中阿含经六十卷（第三十一卷～第四十卷）

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 • 乾隆大藏經 • 小乘阿含部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一 大品赖吒和罗经第十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与大比丘众俱，往至鋡芦吒，住鋡芦吒村北尸摄恕园中。

尔时，鋡芦吒梵志、居士闻：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出家学道，游拘楼瘦，与大比丘众俱，来至此鋡芦吒，住鋡芦吒村北尸摄恕园中。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周闻十方，沙门瞿昙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彼若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尊重礼拜，供养承事者，快得善利！“我等应共往见沙门瞿昙礼拜供养。”

鋡芦吒梵志、居士闻已，各与等类眷属相随，从鋡芦吒出，北行至尸摄恕园，欲见世尊礼拜、供养。往诣佛已，彼鋡芦吒梵志、居士或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或问讯佛，却坐一面；或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遥见佛已，默然而坐。彼时，鋡芦吒梵志、居士各坐已定，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时，鋡芦吒梵志、居士，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各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佛三匝而去。

彼时，赖吒恕罗居士子故坐不起。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鋡芦吒梵志、居士去后不久，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如我知佛所说法者，若我在家，为锁所锁，不得尽形寿清净行梵行。世尊，愿我得从世尊出家学道而受具足，得作比丘，净修梵行。”

世尊问曰：“居士子，父母听汝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耶？”

赖吒恕罗居士子白曰：“世尊，父母未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世尊告曰：“居士子，若父母不听汝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我不得度汝出家学道，亦不得授具足。”

赖吒恕罗居士子白曰：“世尊，我当方便从父母求，必令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世尊告曰：“居士子，随汝所欲。”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三匝还归，白曰：“二尊，如我知佛所说法者，若我在家，为锁所锁，不得尽形寿清净行梵行。惟愿二尊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父母告曰：“赖吒恕罗，我今唯有汝一子，极爱怜念，意常爱乐，见无厌足。若汝命终，我尚不欲相弃舍也，况生别离不见汝耶？”

赖吒恕罗居士子复至再三白曰：“二尊，如我知佛所说法者，若我在家，为锁所锁，不得尽形寿清净行梵行。惟愿二尊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亦至再三告曰：“赖吒恕罗，我今唯有汝一子，极爱怜念，意常爱乐，见无厌足。若汝命终，我尚不欲相弃舍也，况生别离不见汝耶！”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即时卧地：“从今不起，不饮不食，乃至父母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一日不食，至二、三、四，多日不食。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往至子所，告曰：“赖吒恕罗，汝至柔软，身体极好，常坐卧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赖吒恕罗，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业。所以者何？赖吒恕罗，世尊境界甚难甚难！出家学道亦复甚难！”

尔时，赖吒恕罗居士子默然不答。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往至赖吒恕罗亲亲及诸臣所，而作是语：“汝等共来至赖吒恕罗所，劝令从地起。”

赖吒恕罗居士子亲亲及诸臣等即便共至赖吒恕罗所，语曰：“赖吒恕罗，汝至柔软，身体极好，常坐卧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赖吒恕罗，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业。所以者何？世尊境界甚难甚难！出家学道亦复甚难！”

彼时，赖吒恕罗居士子默然不答。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至赖吒恕罗居士子善知识、同伴、同时所，而作是语：“汝等共来至赖吒恕罗所，劝令从地起。”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善知识、同伴、同时即共往诣赖吒恕罗居士子所，而作是语：“赖吒恕罗，汝至柔软，身体极好，常坐卧好床，汝今不知苦耶？赖吒恕罗，汝可速起，行欲布施，快修福业。所以者何？赖吒恕罗，世尊境界甚难甚难！出家学道亦复甚难！”彼时，赖吒恕罗居士子默然不答。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善知识、同伴、同时往至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所，作如是语：“可听赖吒恕罗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若其乐者，于此生中，故可

相见。若不乐者，必自来还归父母所。今若不听，定死无疑，当何所益？”

于是，赖吒恕罗居士子父母闻已，语赖吒恕罗居士子善知识、同伴、同时曰：“我今听赖吒恕罗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若学道来还，故可见也。”

赖吒恕罗居士子善知识、同伴、同时即共往诣赖吒恕罗所，便作是语：“居士子，父母听汝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若学道已，还见父母。”

赖吒恕罗居士子闻是语已，便大欢喜，生爱生乐，从地而起，渐养其身。身平复已，从鍮芦吒出，往诣佛所，稽首佛足，白曰：“世尊，父母听我于正法、律中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惟愿世尊，听从世尊出家学道而受具足，得作比丘。”

于是，世尊度赖吒恕罗居士子出家学道，授其具足。授具足已，于鍮芦吒随住数时，于后则便摄衣持钵，游行展转，往至舍卫国，住胜林给孤独园。尊者赖吒恕罗出家学道，受具足已，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彼在远离独住，心无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为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唯无上梵行讫，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尊者赖吒恕罗知法已，至得阿罗诃。

于是，尊者赖吒恕罗得阿罗诃已，后或九年、十年，而作是念：“我本已许出家学道，还见父母，我今宁可还赴本要。”于是，尊者赖吒恕罗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本有要，出家学道已，还见父母。世尊，我今辞行，往见父母，赴其本要。”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赖吒恕罗族姓子，若使舍戒，罢道行欲如本者，必无是处。”世尊知已，告曰：“汝去未度者度，未解脱者令得解脱，未灭讫者令得灭讫。赖吒恕罗，今随汝意。”

彼时，尊者赖吒恕罗闻佛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至己房中，收举卧具，著衣持钵，游行展转，往至鍮芦吒，住鍮芦吒村北尸摄恕园。

于是，尊者赖吒恕罗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鍮芦吒而行乞食。尊者赖吒恕罗作如是念：“世尊称叹次第乞食，我今宁可于此鍮芦吒次第乞食。”尊者赖吒恕罗便于鍮芦吒次第乞食，展转至本家。

彼时，尊者赖吒恕罗父在中门住，修理须发。尊者赖吒恕罗父遥见尊者赖吒恕罗来，便作是语：“此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破坏我家。我有一子，极爱怜念，意常忍乐，见无厌足，彼将去度，当莫与食。”

尊者赖吒恕罗自于父家不得布施，但得责数：“此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破坏我家。我有一子，极爱怜念，意常爱乐，见无厌足，彼将去度，当莫与食。”

尊者赖吒恕罗知已，便速出去。

彼时，尊者赖吒恕罗父家婢使以箕盛臭烂饮食，欲弃著粪聚中。尊者赖吒恕罗见父婢使以箕盛臭烂饮食，欲弃著粪聚中，便作是语：“汝妹，若此臭烂饮食法应弃者，可著我钵中，我当食之。”

彼时，尊者赖吒恕罗父家婢使以箕中臭烂饮食泻著钵中，泻著钵中时取其二相识，其音声及其手足；取二相已，即往至尊者赖吒恕罗父所，而作是语：“尊今当知，尊子赖吒恕罗还来至此鍮芦吒，可往见之。”

尊者赖吒恕罗父闻已，大欢喜踊跃，左手摄衣，右手摩抆须发，疾往诣尊者赖吒恕罗所。

彼时，尊者赖吒恕罗向壁食此臭烂食。尊者赖吒恕罗父见尊者赖吒恕罗向壁食此臭烂食，作如是说：“汝赖吒恕罗，汝至柔软，身体极好，常食好食。赖吒恕罗，汝云何乃食此臭烂食耶？赖吒恕罗，汝以何意来此鍮芦吒，而不能还至父母家耶？”

尊者赖吒恕罗白曰：“居士，我入父家不得布施，但得责数：‘此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破坏我家。我唯有一子，至爱怜念，意常爱乐，见无厌足，彼将去度，当莫与食。’我闻此已，便速出去。”

尊者赖吒恕罗父即辞谢曰：“赖吒恕罗可忍！赖吒恕罗可忍！我实不知赖吒恕罗还入父家。”

于是，尊者赖吒恕罗父敬心扶抱尊者赖吒恕罗，将入于内，敷座令坐，尊者赖吒恕罗即便就坐。

于是，其父见尊者赖吒恕罗坐已，往至妇所，而作是语：“卿今当知，赖吒恕罗族姓子今来还家，可速办饮食！”

尊者赖吒恕罗母闻已，大欢喜踊跃，速办饮食。办饮食已，疾辇钱出，著中庭地，聚作大积。彼大钱积，一面立人，一面坐人，各不相见。作大钱积已，往诣尊者赖吒恕罗所，作如是语：“赖吒恕罗，是汝母分所有钱财，汝父钱财无量，百千不可复计，今尽付汝。赖吒恕罗，汝可舍戒罢道，行欲布施，快修福业。所以者何？世尊境界甚难甚难！出家学道亦复甚难！”

尊者赖吒恕罗白其母曰：“我今欲有所说，能见听不？”

尊者赖吒恕罗母语曰：“居士子，汝有所说，我当听之。”

尊者赖吒恕罗白其母曰：“当作新布囊，用盛满钱，以车载之，至恒伽江，泻著深处。所以者何？因此钱故，令人忧苦、愁戚、啼哭，不得快乐。”

于是，尊者赖吒恕罗母而作是念：“以此方便不能令子赖吒恕罗舍戒罢道，我宁可至其本妇所，作如是语：‘诸新妇等，汝可以先所著璎珞严饰其身，赖吒恕罗族姓子本在家时极所爱念。以此璎珞速严身已，汝等共往至赖吒恕罗族姓子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说：不审贤郎有何天女胜于我者，而令贤郎舍我为彼修梵行耶？’”

于是，其母即至尊者赖吒恕罗其本妇所，作如是语：“诸新妇等，汝可以先所著璎珞严饰其身，赖吒恕罗族姓子本在家时极所爱念。以此璎珞速严身已，汝等共往至赖吒恕罗族姓子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说：不审贤郎有何天女胜于我者，而令贤郎舍我为彼修梵行耶？”

彼时，尊者赖吒恕罗其本妇等即各以先所著璎珞严饰其身，尊者赖吒恕罗本在家时极所爱念。以此璎珞严饰身已，往诣尊者赖吒恕罗所，各抱一足而作是说：“不审贤郎有何天女胜于我者，而令贤郎舍我为彼修梵行耶？”

尊者赖吒恕罗语本妇曰：“诸妹，当知我不为天女故修于梵行，所为修梵行者，彼义已得，佛教所作今已成办。”

尊者赖吒恕罗诸妇等却住一面，啼泣垂泪而作是语：“我非贤郎妹，然贤郎唤我为妹。”

于是，尊者赖吒恕罗回还顾视，白父母曰：“居士，若施食者便以时施，何为相娆？”

尔时，父母即从座起，自行澡水，以上味肴馔，种种丰饶，食啖含消，手自斟酌，极令饱满；食讫收器，行澡水竟，取一小床，别坐听法。尊者赖吒恕罗为父母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立，说颂曰：

“观此严饰形，珍宝璎珞等，

右槃萦其发，绀黛画眉目，

此欺愚痴人，不诳度彼岸。

以众好彩色，庄严臭秽身，

此欺愚痴人，不诳度彼岸。

众香遍涂体，雌黄黄其足，

此欺愚痴人，不诳度彼岸。

身服净妙衣，庄严犹幻化，

此欺愚痴人，不诳度彼岸。

断绝鹿鞙縪，及破坏鹿门，

我舍离饵去，谁乐于鹿缚？”

尊者赖吒恕罗说此颂已，以如意足乘虚而去，至鍮芦吒林入彼林中，于鞞醯勒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尔时，拘牢婆王及诸群臣前后围绕，坐于正殿，咨嗟称叹尊者赖吒恕罗：“若我闻赖吒恕罗族姓子来此鍮芦吒者，我必往见。”

于是，拘牢婆王告猎师曰：“汝去按行鍮芦吒林，我欲出猎。”猎师受教，即便按行鍮芦吒林。于是，猎师按行鍮芦吒林，见尊者赖吒恕罗在鞞醯勒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便作是念：“所为拘牢婆王及诸群臣共坐正殿，咨嗟称叹者，今已在此。”

尔时，猎师按行鍮芦吒林已，还诣拘牢婆王所，白曰：“大王，当知我已按行鍮芦吒林，随大王意。大王本所为与诸群臣共坐正殿，咨嗟称叹尊者赖吒恕罗：‘若我闻赖吒恕罗族姓子来此鍮芦吒林者，我必往见。’尊者赖吒恕罗族姓子今在鍮芦吒林中鞞醯勒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大王欲见者，便可往也。”

拘牢婆王闻已，告御者曰：“汝速严驾，我今欲往见赖吒恕罗。”

御者受教，即速严驾，讫还白曰：“大王，当知严驾已办，随大王意。”

于是，拘牢婆王即乘车出，往至鍮芦吒林，遥见尊者赖吒恕罗，即便下车，步进往至尊者赖吒恕罗所。尊者赖吒恕罗见拘牢婆王来，而作是说：“大王，今来欲自坐耶？”

拘牢婆王曰：“今我虽到自己境界，然我意欲令赖吒恕罗族姓子请我令坐。”

尊者赖吒恕罗即请拘牢婆王曰：“今有别座，大王可坐。”

于是，拘牢婆王与尊者赖吒恕罗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语赖吒恕罗：“若为家衰故出家学道耶？若为无财物故行学道者？赖吒恕罗，拘牢婆王家多有财物，我出财物与赖吒恕罗，劝赖吒恕罗舍戒罢道，行欲布施，快修福业。所以者何？赖吒恕罗，师教甚难！出家学道亦复甚难！”

尊者赖吒恕罗闻已，语曰：“大王，今以不净请我，非清净请。”

拘牢婆王闻已，问曰：“我当云何以清净请赖吒恕罗，非以不净耶？”

尊者赖吒恕罗语曰：“大王，应如是语：‘赖吒恕罗，我国人民安隐快乐，无恐怖、无斗诤，亦无棘刺、无苦使役，米谷丰饶，乞食易得。赖吒恕罗住我国中，我当护如法。’大王，如是以净请我，非以不净。”

拘牢婆王闻已，语曰：“我今以净请赖吒恕罗，非以不净。我国人民安隐快乐，无恐怖、无斗诤，亦无棘刺、无苦使役，米谷丰饶，乞食易得。赖吒恕罗住我国中，我当护如法。

“复次，赖吒恕罗，有四种衰，谓衰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云何为四？病衰、老衰、财衰、亲衰。

“赖吒恕罗，云何病衰？或有一人长病疾患，极重甚苦，彼作是念：‘我长病疾患，极重甚苦，我实有欲，不能行欲，我今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于后时以病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是为病衰。

“赖吒恕罗，云何老衰？或有一人年耆根熟，寿过垂讫，彼作是念：‘我年耆根熟，寿过垂讫，我实有欲，不能行欲，我今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于后时以老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是谓老衰。

“赖吒恕罗，云何财衰？或有一人贫穷无力，彼作是念：‘我贫穷无力，我今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于后时以财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是谓财衰。

“赖吒恕罗，云何亲衰？或有一人亲里断种，死亡没尽，彼作是念：‘我亲里断种，死亡没尽，我今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于后时以亲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是谓亲衰。

“赖吒恕罗昔时无病，安隐成就，平等食道，不冷不热，平正安乐，顺次不诤。由是之故，食啖含消，安隐得化。赖吒恕罗非以病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往昔之时，年幼童子，发黑清净，身体盛壮，尔时作倡伎乐，极以自娱，庄严其身，常喜游戏。彼时亲属皆不欲使令其学道，父母啼泣，忧戚懊恼，亦不听汝

出家学道，然汝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赖吒恕罗不以老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此鍮芦吒第一家、最大家、最胜家、最上家，谓财物也。赖吒恕罗不以财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此鍮芦吒林间，大豪亲族亲皆存在。赖吒恕罗不以亲衰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赖吒恕罗，此四种衰，或有衰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我见赖吒恕罗都无此衰可使赖吒恕罗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赖吒恕罗，知见何等，为闻何等，剃除须发，著架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尊者赖吒恕罗答曰：“大王，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说四事。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云何为四？大王，此世无护，无可依恃；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此世非常，要当舍去；此世无满，无有厌足，为爱走使。”

拘牢婆王问曰：“赖吒恕罗向之所说：‘大王，此世无护，无可依恃。’赖吒恕罗，我有儿孙、兄弟、枝党、象军、车军、马军、步军，皆能射御，严毅勇猛；王子力士钵逻搴提摩诃能伽有占相、有策虑、有计算、有善知书、有善谈论；有君臣、有眷属，持咒知咒，彼随诸方，有恐怖者能制止之。若赖吒恕罗所说：‘大王，此世无护，无可依恃。’赖吒恕罗，向所说，此有何义耶？”

尊者赖吒恕罗答曰：“大王，我今问王，随所解答。大王，此身颇有病耶？”

拘牢婆王答曰：“赖吒恕罗，今我此身常有风病。”

尊者赖吒恕罗问曰：“大王，风病发时，生极重甚苦者。大王，尔时可得语彼儿孙、兄弟、象军、马军、车军、步军皆能射御严毅勇猛，王子力士钵逻搴提摩诃能伽占相、策虑、计算、知书、善能谈论，君臣、眷属持咒知咒：‘汝等共来暂代我受极重甚苦，令我无病得安乐’耶？”

拘牢婆王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我自作业，因业缘业，独受极苦，甚重苦也。”

尊者赖吒恕罗语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说此世无护，无可依恃。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拘牢婆王语曰：“若赖吒恕罗所说：‘大王，此世无护，无可依恃。’赖吒恕罗，我亦欲是忍乐于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实无护，无可依恃。”

拘牢婆王复问曰：“若赖吒恕罗所说：‘大王，此世一切趣向老法。’赖吒恕罗向所说，此复有何义？”

尊者赖吒恕罗答曰：“大王，我今问王，随所解答。若大王年或二十四、或二十五者。于意云何？尔时速疾何如于今？尔时筋力、形体、颜色何如于今？”

拘牢婆王答曰：“赖吒恕罗，若我时年或二十四、或二十五，自忆尔时，速疾、筋力、形体、颜色无胜我者。赖吒恕罗，我今极老，诸根衰熟，寿过垂讫，年满八十，不复能起。”

尊者赖吒恕罗语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说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拘牢婆王语曰：“若赖吒恕罗所说：‘大王，此世一切趣向老法。’我亦欲是忍乐于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实一切趣向老法。”

拘牢婆王复问曰：“若赖吒恕罗所说：‘大王，此世无常，要当舍去。’赖吒恕罗向所说，此复有何义？”

尊者赖吒恕罗语曰：“大王，我今问王，随所解答。大王，有丰拘楼国及丰后宫、丰仓库耶？”

拘牢婆王答曰：“如是。”

尊者赖吒恕罗复问曰：“大王，有丰拘楼国及丰后宫、丰仓库者，若时有法来不可依，忍乐破坏，一切世无不归死者，尔时丰拘楼国及丰后宫、丰仓库者，可得从此世持至后世耶？”

拘牢婆王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我独无二，亦无伴侣从此世至后世也。”

尊者赖吒恕罗语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说此世无常，要当舍去。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拘牢婆王语曰：“若赖吒恕罗所说‘大王，此世无常，要当舍去’者，我亦欲是忍乐于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实无常，要当舍去。”

拘牢婆王复问曰：“若赖吒恕罗所说：‘大王，此世无满，无有厌足，为爱走使。’赖吒恕罗向所说，此复有何义？”

尊者赖吒恕罗答曰：“大王，我今问王，随所解答。大王，有丰拘楼国及丰后宫、丰仓库耶？”

拘牢婆王答曰：“如是。”

尊者赖吒恕罗复问曰：“大王，有丰拘楼国及丰后宫、丰仓库者，若于东方有一人来，可信可任，不欺诳世，来语王言：‘我从东方来，见彼国土极大富乐，多有人民。大王，可得彼国尔所财物、人民、力役，欲得彼国整御之耶？’”

拘牢婆王答曰：“赖吒恕罗，若我知有如是丰国，尔所财物、人民、力役，得彼人民整御治者，我必取之。”

“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从大海岸若有人来，可信可任，不欺诳世，来语王言：‘我从大海彼岸来，见彼国土极大富乐，多有人民。大王，可得彼国尔所财物、人民、力役，欲得彼国整御之耶？’”

拘牢婆王答曰：“赖吒恕罗，若我知有如是丰国，尔所财物、人民、力役，得彼人民整御治者，我必取之。”

尊者赖吒恕罗语曰：“大王，以是故，世尊说此世无满，无有厌足，为爱走使。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拘牢婆王语曰：“若赖吒恕罗所说：‘大王，此世无满，无有厌足，为爱走使。’我亦欲是忍乐于是。所以者何？此世真实无满，无有厌足，为爱走使。”

尊者赖吒恕罗语曰：“大王，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我说此四事。我欲忍乐是，我知见闻是，是故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于是，尊者赖吒恕罗说此颂曰：

“我见世间人，有财痴不施，

得财复更求，悭贪积聚物。

王者得天下，整御随其力，

海内无厌足，复求于海外。

王及诸人民，未离欲命尽，

散发妻子哭，呜呼苦难伏。

衣被而埋藏，或积薪火烧，

缘行至后世，烧已无慧念。

死后财不随，妻子及奴婢，

货富俱共同，愚智亦复然。

智者不怀忧，唯愚抱悒戚，

是故智慧胜，逮得正觉道。

深著于有有，愚痴作恶行，

于法非法行，以力强夺他。

少智习效他，愚多作恶行，

趣胎至后世，数数受生死。

已受出生世，独作众恶事，

如贼他所缚，自作恶所害。

如是此众生，至到于后世，

为己所作业，自作恶所害。

如果熟自堕，老少亦如斯，

欲庄美爱乐，心趣好恶色。

为欲所缚害，因欲恐怖生，

王我见此觉，知是沙门妙。”

尊者赖吒恕罗所说如是，拘牢婆王闻尊者赖吒恕罗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二 大品优婆离经第十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那难陀，在波婆离奈林。尔时，长苦行尼揵中后彷佯，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于是，世尊问曰：“苦行尼揵亲子施设几行，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长苦行尼揵答曰：“瞿昙，我尊师尼揵亲子不为我等施设于行，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但为我等施设于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世尊又复问曰：“苦行尼揵亲子施设几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长苦行尼揵答曰：“瞿昙，我尊师尼揵亲子为我等辈施设三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云何为三？身罚、口罚及意罚也。”

世尊又复问曰：“苦行，云何身罚异、口罚异、意罚异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瞿昙，我等身罚异、口罚异、意罚异也。”

世尊又复问曰：“苦行，此三罚如是相似，尼揵亲子施设何罚为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为身罚、口罚？为意罚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瞿昙，此三罚如是相似，我尊师尼揵亲子施设身罚为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不然，意罚最下，不及身罚极大甚重。”

世尊又复问曰：“苦行，汝说身罚为最重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瞿昙，身罚最重。”

世尊复再三问曰：“苦行，汝说身罚为最重耶？”

长苦行尼揵亦再三答曰：“瞿昙，身罚最重。”

于是，世尊再三审定长苦行尼揵如此事已，便默然住。

长苦行尼揵问曰：“沙门瞿昙施设几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尔时，世尊答曰：“苦行，我不施设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我但施设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长苦行尼揵问曰：“瞿昙施设几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

世尊又复答曰：“苦行，我施设三业，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云何为三？身业、口业及意业也。”

长苦行尼揵问曰：“瞿昙，身业异、口业异、意业异耶？”

世尊又复答曰：“苦行，我身业异、口业异、意业异也。”

长苦行尼揵问曰：“瞿昙，此三业如是相似，施设何业为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为身业、口业？为意业耶？”

世尊又复答曰：“苦行，此三业如是相似，我施设意业为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身业、口业则不然也。”

长苦行尼揵问曰：“瞿昙施设意业为最重耶？”

世尊又复答曰：“苦行，我施设意业为最重也。”

长苦行尼揵复再三问曰：“瞿昙施设意业为最重耶？”

世尊亦再三答曰：“苦行，我施设意业为最重也。”

于是，长苦行尼揵再三审定世尊如此事已，即从座起，绕世尊三匝而退还去，往诣尼揵亲子所。

尼揵亲子遥见长苦行尼揵来，即便问曰：“苦行，从何处来？”

长苦行尼揵答曰：“尊，我从那难陀波婆离奈林沙门瞿昙处来。”

尼揵亲子问曰：“苦行，颇共沙门瞿昙有所论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共论。”

尼揵亲子告曰：“苦行，若共沙门瞿昙有所论者，尽为我说，我或能知彼之所论。”

于是，长苦行尼揵共世尊有所论者尽向彼说，尼揵亲子闻便叹曰：“善哉！苦行，谓汝于师行弟子法，所作智辩聪明决定，安隐无畏成就调御，逮大辩才，得甘露幢，于甘露界自作证成就游。所以者何？谓汝向沙门瞿昙施设身罚为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不然，意罚最下，不及身罚极大甚重。”

是时，优婆离居士与五百居士俱集在众中，叉手向尼揵亲子。于是，优婆离居士语长苦行尼揵曰：“尊已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居士，我已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也。”

优婆离居士语长苦行尼揵曰：“我亦能至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已，随所牵挽。犹如力士执长髦羊，随所牵挽；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已，随所牵挽。犹如力士手执髦裘，抖擞去尘；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已，随所牵挽。犹如沽酒师、沽酒弟子取漉酒囊，著深水中，随意所欲，随所牵挽；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已，随所牵挽。犹龙象王年满六十，而以骄傲摩诃能加牙足体具，筋力炽盛，力士将去以水洗髀、洗脊、洗胁、洗腹、洗牙、洗头及水中戏；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审定沙门瞿昙如此事已，随其所洗。我往诣沙门瞿昙所，共彼谈论，降伏已还。”

尼揵亲子语优婆离居士曰：“我亦可伏沙门瞿昙，汝亦可也，长苦行尼揵亦可也。”

于是，长苦行尼揵白尼揵亲子曰：“我不欲令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所。所以者何？沙门瞿昙知幻化咒，能咒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恐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

尼揵亲子语曰：“苦行，若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作弟子者，终无是处；若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处。”

优婆离居士再三白尼揵亲子曰：“我今往诣沙门瞿昙所，共彼谈论，降伏已还。”

尼揵亲子亦再三答曰：“汝可速往，我亦可伏沙门瞿昙，汝亦可也，长苦行尼揵亦可也。”

长苦行尼揵复再三白曰：“我不欲令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所。所以者何？沙门瞿昙知幻化咒，能咒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恐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

尼揵亲子语曰：“苦行，若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作弟子者，终无是处；若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处。优婆离居士，汝去随意！”

于是，优婆离居士稽首尼揵亲子足，绕三匝而去；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问曰：“瞿昙，今日长苦行尼揵来至此耶？”

世尊答曰：“来也，居士。”

优婆离居士问曰：“瞿昙，颇共长苦行尼揵有所论耶？”

世尊答曰：“有所论也。”

优婆离居士语曰：“瞿昙，若共长苦行尼揵有所论者，尽为我说。若我闻已，或能知之。”

于是，世尊共长苦行尼揵有所论者，尽向彼说。

尔时，优婆离居士闻便叹曰：“善哉！苦行，谓于尊师行弟子法，所作智辩聪明决定，安隐无畏成就调御，逮大辩才，得甘露幢，于甘露界自作证成就游。所以者何？谓向沙门瞿昙施设身罚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不然，意罚最下，不及身罚极大甚重。”

彼时，世尊告曰：“居士，我欲与汝共论此事。汝若住真谛者，以真谛答。”

优婆离居士报曰：“瞿昙，我住真谛，以真谛答。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

世尊问曰：“居士，于意云何？若有尼揵来，好喜于布施，乐行于布施，无戏、乐不戏，为极清净，极行咒也。若彼行来时，多杀大小虫。云何，居士，尼揵亲子于此杀生施设报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瞿昙，若思者有大罪，若无思者无大罪也。”

世尊问曰：“居士，汝说思为何等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瞿昙，意业是也。”

世尊告曰：“居士，汝当思量而后答也。汝之所说，前与后违，后与前违，则不相应。居士，汝在此众自说：‘瞿昙，我住真谛，以真谛答。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居士，于意云何？若有尼揵来饮汤断冷水，彼无汤时，便欲饮冷水，不得冷水，彼便命终。居士，尼揵亲子云何可说彼尼揵所生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瞿昙，有天名意著，彼尼揵命终，若意著死者，必生彼处。”

世尊告曰：“居士，汝当思量而后答也。汝之所说，前与后违，后与前违，则不相应。汝在此众自说：‘瞿昙，我住真谛，以真谛答。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居士，于意云何？若使有人持利刀来，彼作是说：‘我于此那难陀内一切众生，于一日中斫剉斩截、剥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积。’居士，于意云何？彼人宁能于此那难陀内一切众生，于一日中斫剉斩截、剥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积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不也。所以者何？此那难陀内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是故彼人于此那难陀内一切众生，必不能得于一日中斫剉斩截、剥裂削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积。瞿昙，彼人唐大烦劳。”

“居士，于意云何？若有沙门、梵志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心得自在。彼作是说：‘我以发一瞋念，令此一切那难陀内烧使成灰。’居士，于意云何？彼沙门、梵志宁能令此一切那难陀内烧成灰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瞿昙，何但一那难陀？何但二、三、四？瞿昙，彼沙门、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心得自在，若发一瞋念，能令一切国一切人民烧使成灰，况一那难陀耶？”

世尊告曰：“居士，汝当思量而后答也。汝之所说，前与后违，后与前违，则不相应。汝在此众自说：‘瞿昙，我住真谛，以真谛答。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

世尊问曰：“居士，汝颇曾闻大泽无事、麒麟无事、麋鹿无事、静寂无事、空野无事、无事即无事耶？”

优婆离居士答曰：“瞿昙，我闻有也。”

“居士，于意云何？彼为谁大泽无事、麒麟无事、麋鹿无事、静寂无事、空野无事、无事即无事耶？”

优婆离居士默然不答，世尊告曰：“居士，速答！居士，速答！今非默然时。居士在此众自说：‘瞿昙，我住真谛，以真谛答。沙门瞿昙，但当与我共论此事。’”

于是，优婆离居士须臾默然已，语曰：“瞿昙，我不默然，我但思惟于此义耳！瞿昙，彼愚痴尼揵不善晓了，不能解知，不识良田，而不自审，长夜欺我，为彼所误，谓向沙门瞿昙施设身罚最重，令不行恶业、不作恶业，口罚、意罚而不如也。如我从沙门瞿昙所说知义，仙人发一瞋念，能令大泽无事、麒麟无事、麋鹿无事、寂静无事、空野无事、无事即无事。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世尊告曰：“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胜人默然为善。”

优婆离居士白曰：“世尊，我以是故，复于世尊重加欢喜。所以者何？谓世尊作如是说：‘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胜人默然为善。’世尊，若我更为余沙门、梵志作弟子者，彼等便当持幢、幡、盖，遍行宣令于那难陀，作如是说：‘优婆离居士为我作弟子！优婆离居士为我作弟子！’然世尊作是说：‘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胜人默然为善。’”

优婆离居士白曰：“世尊，从今日始，不听诸尼揵入我家门，唯听世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

世尊告曰：“居士，彼尼揵等，汝家长夜所共尊敬，若其来者，汝当随力供养于彼。”

优婆离白曰：“世尊，我以是故，复于世尊倍加欢喜。所以者何？谓世尊作如是说：‘居士，彼尼揵等，汝家长夜所共尊敬，若其来者，汝当随力供养于彼。’世尊，我本闻世尊作如是说：‘当施与我，莫施与他；当施与我弟子，莫施与他弟子。若施与我者，当得大福；若施与他，不得大福。施与我弟子，当得大福；施与他弟子，不得大福。’”

世尊告曰：“居士，我不如是说：‘当施与我，莫施与他；施与我弟子，莫施与他弟子。若施与我者，当得大福；若施与他，不得大福。施与我弟子，当得大福；若施与他弟子，不得大福。’居士，我说如是：‘施与一切，随心欢喜。但施与不精进者，不得大福；施与精进者，当得大福。’”

优婆离居士白曰：“世尊，愿无为也。我自知施与尼揵、不施与尼揵。世尊，我今再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于是，世尊为优婆离居士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闻者欢悦，谓说施、说戒、说生天法，毁咨欲为灾患，生死为秽，称叹无欲为妙，道品白净。世尊为彼说如是法已，佛知彼有欢喜心、具足心、柔软心、堪耐心、升上心、一向心、无疑心、无盖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谓如诸佛所说正要，世尊便为彼说苦、集、灭、道。优婆离居士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犹如白素易染为色，如是优婆离居士即于坐中见四圣谛苦、集、灭、道。

于是，优婆离居士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为佛作礼：“世尊，我今三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于是，优婆离居士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归，敕守门者：“汝等当知，我今则为世尊弟子，从今日始，诸尼揵来，莫听入门，唯听世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若尼揵来者，当语彼言：‘尊者，优婆离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则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世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若须食者，便可住此，当出食与。’”

于是，长苦行尼揵闻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则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沙门瞿昙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长苦行尼揵闻已，往诣尼揵亲子所，白曰：“尊，此是我本所说。”

尼揵亲子问曰：“苦行，何者是汝本所说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尊，我本所说，不欲令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所。所以者何？沙门瞿昙知幻化咒，能咒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恐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尊，优婆离居士今已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已，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沙门瞿昙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

尼揵亲子语曰：“苦行，若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作弟子者，终无是处；若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处。”

长苦行尼揵复白曰：“尊，若不信我所说者，尊自可往，亦可遣使。”

于是，尼揵亲子告曰：“苦行，汝可自往，诣彼看之，为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作弟子耶？为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弟子耶？”

长苦行尼揵受尼揵亲子教已，往诣优婆离居士家。守门人遥见长苦行尼揵来，而作是说：“尊者，优婆离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则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世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若欲得食者，便可住此，当出食与。”

长苦行尼揵语曰：“守门人，我不用食。”

长苦行尼揵知此事已，奋头而去，往诣尼揵亲子所，白曰：“尊，此是如我本所说。”

尼揵亲子问曰：“苦行，何者是汝本所说耶？”

长苦行尼揵答曰：“尊，我本所说，不欲令优婆离居士往诣沙门瞿昙所。所以者何？沙门瞿昙知幻化咒，能咒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恐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尊，优婆离居士今已受沙门瞿昙化，化作弟子已，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沙门瞿昙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

尼揵亲子告曰：“苦行，若优婆离居士受沙门瞿昙化作弟子者，终无是处；若沙门瞿昙受优婆离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处。”

长苦行尼揵白曰：“尊，若不信我所说者，愿尊自往！”

于是，尼揵亲子与大尼揵众五百人俱，往诣优婆离居士家。守门人遥见尼揵亲子与大尼揵众五百人俱来，而作是说：“尊者，优婆离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则不听诸尼揵入门，唯听世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私入。若欲得食者，便可住此，当出食与。”

尼揵亲子语曰：“守门人，我不用食，但欲得见优婆离居士。”

守门人语曰：“愿尊住此，我今入白尊者优婆离居士。”

彼守门人即入白曰：“居士，当知尼揵亲子与大尼揵众五百人俱住在门外，作如是语：‘我欲得见优婆离居士。’”

优婆离居士告守门人：“汝至中门，敷设床座，讫还白我。”

守门人受教，往至中门，敷设床座讫，还白曰：“居士，当知敷床已讫，惟愿居士自当知时！”

优婆离居士将守门人往至中门，若有床座，极高广大，极净好敷，谓优婆离居士本抱尼揵亲子所令坐者。优婆离居士自处其上，结跏趺坐，告守门人：“汝出往至尼揵亲子所，作如是语：‘尊人，优婆离居士言，尊人欲入者，自可随意。’”

彼守门人受教即出，至尼揵亲子所，作如是语：“尊人，优婆离居士言，尊人欲入者，自可随意。”

于是，尼揵亲子与大尼揵众五百人俱入至中门。

优婆离居士遥见尼揵亲子与大尼揵众五百人俱入，而作是语：“尊人，有座，欲坐随意！”

尼揵亲子语曰：“居士，汝应尔耶？自上高座，结跏趺坐，与人共语，如出家者学道无异？”

优婆离居士语曰：“尊人，我自有物，欲与便与，不与便不与。此座我有，是故我言：‘有座，欲坐随意。’”

尼揵亲子敷座而坐，语曰：“居士，何以故尔？欲降伏沙门瞿昙而反自降伏来？犹如有人求眼入林，而失眼还；如是，居士欲往降伏沙门瞿昙，反为沙门瞿昙所降伏来。犹如有人以渴入池，而反渴还；居士亦然，欲往降伏沙门瞿昙，而反自降伏还。居士，何以故尔？”

优婆离居士语曰：“尊人，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尊人，譬一梵志，有年少妇，彼妇怀妊，语其夫曰：‘我今怀妊，君去至市，可为儿买好戏具来。’时，彼梵志语其妇曰：‘但令卿得安隐产已，何忧无耶？若生男者，当为卿买男戏具来；若生女者，亦当为买女戏具来。’妇至再三语其夫曰：‘我今怀妊，君去至市，速为儿买好戏具来。’梵志亦至再三语其妇曰：‘但令卿得安隐产已，何忧无耶？若生男者，当为卿买男戏具来；若生女者，亦当为买女戏具来。’

“彼梵志者极怜念妇，即便问曰：‘卿欲为儿买何戏具？’妇报之曰：‘君去为儿买猕猴子好戏具来。’梵志闻已，往至市中买猕猴子戏具，持还语其妇曰：‘我已为儿买猕猴子戏具来还。’其妇见已，嫌色不好，即语夫曰：‘君可持此猕猴戏具往至染家，染作黄色，令极可爱，捣使光生。’梵志闻已，即时持此猕猴戏具，往至染家而语之曰：‘为我染此猕猴戏具，作好黄色，令极可爱，捣使光生。’尔时，染家便语梵志：‘猕猴戏具染作黄色，令极可爱，此可尔也，然不可捣使光泽生。’于是，染家说此颂

曰：

“‘猕猴忍受色，不能堪忍捣，

若捣则命终，终不可椎打，

此是臭秽囊，猕猴满不净。’

“尊人，当知尼揵所说亦复如是，不能堪忍受他难问，亦不可得思惟观察，唯但染愚，不染慧也。尊人，复听：犹如清净波罗奈衣，主持往至于彼染家，而语之曰：‘为染此衣，作极好色，令可爱也，亦为极捣，使光泽生。’彼时染家语衣主曰：‘此衣可染，作极好色，令可爱也，亦可极捣，使光泽生。’于是，染家说此颂曰：

“‘如波罗奈衣，白净忍受色，

捣已则柔软，光色增益好。’

“尊人，当知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说亦复如是，极能堪忍受他难问，亦快可得思惟观察，唯但染慧，不染愚也。”

尼揵亲子语曰：“居士为沙门瞿昙幻咒所化。”

优婆离居士语曰：“尊人，善幻化咒，极善幻化咒。尊人，彼幻化咒令我父母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及其妻子、奴婢、作使、那难陀国王及一切世间，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令彼长夜得利饶益，安隐快乐。”

尼揵亲子语曰：“居士，举那难陀知优婆离居士是尼揵弟子，今者竟为谁弟子耶？”

于是，优婆离居士即从座起，右膝著地，若方有佛，叉手向彼，语曰：“尊人，听我所说也：

“雄猛离愚痴，断秽整降伏，

无敌微妙思，学戒禅智慧，

安隐无有垢，佛弟子婆离。

大圣修习已，得德说自在，

善念妙正观，不高亦不下，

不动常自在，佛弟子婆离。

无曲常知足，舍离悭得满，

作沙门成觉，后身尊大士，

无比无有尘，佛弟子婆离。

无疾不可量，甚深得牟尼，

常安隐勇猛，住法微妙思，

调御常不戏，佛弟子婆离。

大龙乐住高，结尽得解脱，

应辩才清净，慧生离忧戚，

不还有释迦，佛弟子婆离。

正法禅思惟，无有娆清净，

常笑无有恚，乐离得第一，

无畏常专精，佛弟子婆离。

七仙无与等，三达逮得梵，

净浴如明灯，得息止怨结，

勇猛极清净，佛弟子婆离。

得息慧如地，大慧除世贪，

可祠无上眼，上士无与等，

御者无有恚，佛弟子婆离。

断望无上善，善调无比御，

无上常欢喜，无疑有光明，

断慢无上觉，佛弟子婆离。

断爱无比觉，无烟无有焰，

如去为善逝，无比无与等，

名称已逮正，佛弟子婆离。

此是百叹佛，本未曾思惟，

优婆离所说，诸天来至彼，

善助加诸辩，如法如其人，

尼揵亲子问，佛十力弟子。”

尼揵亲子问曰：“居士，汝以何意称叹沙门瞿昙耶？”

优婆离居士报曰：“尊人，听我说喻，慧者闻喻则解其义。犹善鬘师、鬘师弟子采种种华，以长綖结作种种鬘；如是，尊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无量称叹，我之所尊，以故称叹。”

说此法时，优婆离居士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尼揵亲子即吐热血，至波恕国，以此恶患，寻便命终。

佛说如是，优婆离居士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三 大品释问经第十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摩竭陀国，在王舍城东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罗石室。

尔时，天王释闻佛游摩竭陀国，在王舍城东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罗石室。时，天王释告五结乐子：“我闻世尊游摩竭陀国，在王舍城东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因陀罗石室。五结，汝来共往见佛。”

五结乐子白曰：“唯然。”

于是，五结乐子挟琉璃琴从天王释行。三十三天闻天王释其意至重，欲往见佛，三十三天亦复侍从天王释行。于是，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犹如力士屈伸臂顷，于三十三天忽没不现已，住摩竭陀国王舍城东奈林村北鞞陀提山，去石室不远。

尔时，鞞陀提山光耀极照，明如火焰。彼山左右居民见之，便作是念：“鞞陀提山火烧普燃。”

时，天王释住一处已，告曰：“五结，世尊如是住无事处山林树下，乐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有大威德。诸天共俱，乐彼远离，宴坐安隐，快乐游行，我等未通，不应便前。五结，汝往先通，我等然后当进。”

五结乐子白曰：“唯然。”

于是，五结乐子受天王释教已，挟琉璃琴即先往至因陀罗石室，便作是念：“知此处离佛不近不远，令佛知我，闻我音声。”住彼处已，调琉璃琴，作欲相应偈、龙相应偈、沙门相应偈、阿罗诃相应偈，而歌颂曰：

“贤礼汝父母，月及耽浮楼，

谓生汝殊妙，令我发欢心。

烦热求凉风，渴欲饮冷水，

如是我爱汝，犹罗诃爱法。

如收水甚难，著欲亦复然，

无量生共会，如施与无著。

池水清且凉，底有金粟沙，

如龙象热逼，入此池水浴。

犹如钩牵象，我意为汝伏，

所行汝不觉，窈窕未得汝。

我意极著汝，烦冤烧我心，

是故我不乐，如人入虎口。

如释子思禅，常乐在于一，

如牟尼得觉，得汝妙净然。

如牟尼所乐，无上正尽觉，

如是我所乐，常求欲得汝。

如病欲得药，如饥欲得食，

贤汝止我心，犹如水灭火。

若我所作福，供养诸无著，

彼是悉净妙，我共汝受报。

愿我共汝终，不离汝独活，

我宁共汝死，不用相离生。

释为与我愿，三十三天尊，

汝人无上尊，是我愿最坚。

是故礼大雄，稽首人最上，

断绝诸爱刺，我礼日之亲。”

于是，世尊从三昧起，赞叹五结乐子曰：“善哉！善哉！五结，汝歌音与琴声相应，琴声与歌音相应，歌音不出琴声外，琴声不出歌音外。五结，汝颇忆昔时歌颂此欲相应偈、龙相应偈、沙门相应偈、阿罗诃相应偈耶？”

五结乐子白曰：“世尊，唯大仙人自当知之。大仙人，昔时世尊初得觉道，游郁鞞罗尼连禅河岸，阿阇恕罗尼拘类树下。尔时，耽浮楼乐王女，名贤月色，有天名结，摩兜丽御车子，求欲彼女。大仙人，彼当求欲于彼女时，我亦复求欲得彼女。然，大仙人，求彼女时竟不能得，我于尔时住彼女后，便歌颂此欲相应偈、龙相应偈、沙门相应偈、阿罗诃相应偈。大仙人，我歌颂此偈时，彼女回顾，怡然含笑而语我曰：‘五结，我未曾见彼佛世尊，然我已从三十三天闻彼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五结，若汝能数称叹世尊者，可与汝共事。’大仙人，我唯一共会，自后不复见。”

于是，天王释而作是念：“五结乐子已令世尊从定觉起已，通我于善逝。”彼时，天王释告曰：“五结，汝即往彼，为我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作如是语：‘大仙人，天王释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大仙人，天王释及三十三天欲见世尊。’”

五结乐子白曰：“唯然。”

于是，五结乐子舍琉璃琴，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唯大仙人，天王释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大仙人，天王释及三十三天欲见世尊。”

尔时，世尊告曰：“五结，今天王释安隐快乐，及诸天、人、阿修罗、揵沓恕、罗刹及余种种身安隐快乐。五结，天王释欲见我者，随其所欲。”

于是，五结乐子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往诣天王释所，白曰：“天王，我已为白世尊，世尊今待天王，惟愿天王自当知时！”

于是，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往诣佛所。时，天王释稽首佛足，再三自称名姓言：“唯大仙人，我是天王释，我是天王释。”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拘翼，汝是天王释。”

时，天王释再三自称名姓，稽首佛足，却住一面。三十三天及五结乐子亦稽首佛足，却住一面。时，天王释白曰：“唯大仙人，我去世尊近远坐耶？”

世尊告曰：“汝近我坐。所以者何？汝有大天眷属。”

于是，天王释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三十三天及五结乐子亦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尔时，因陀罗石室忽然广大。所以者何？佛之威神及诸天威德。

时，天王释坐已，白曰：“唯大仙人，我于长夜欲见世尊，欲请问法。大仙人，往昔一时世尊游舍卫国，住石岩中。大仙人，我尔时自为及为三十三天，乘千象车，往至鞞沙门大王家。尔时，鞞沙门大王家有妾，名盘阇那。尔时，世尊入定寂然，彼妾叉手礼世尊足。大仙人，我语彼曰：‘妹，我今非往见世尊时，世尊入定。若世尊从定寤者，妹便为我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作如是说：“唯大仙人，天王释稽首佛足，问讯世尊圣体康强，安快无病，起居轻便，气力如常耶？”’大仙人，彼妹为我稽首佛足，问讯世尊，世尊为忆不耶？”

世尊告曰：“拘翼，彼妹为汝稽首我足，具宣汝意，问讯于我，我亦忆。拘翼，当汝去时，闻此音声，便从定寤。”

“大仙人，昔时我闻：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出于世时，增诸天众，减阿修罗。大仙人，我自眼见世尊弟子比丘从世尊修习梵行，舍欲离欲，身坏命终，得至善处，生于天中。大仙人，瞿毗释女是世尊弟子，亦从世尊修习梵行，憎恶是女身，爱乐男形，转女人身，受男子形，舍欲离欲，身坏命终，得生妙处三十三天，为我作子。彼既生已，诸天悉知：瞿婆天子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

“大仙人，我复见有世尊弟子三比丘等，亦从世尊修习梵行，不舍离欲，身坏命终，生余下贱伎乐宫中。彼既生已，日日来至三十三天供事诸天，奉侍瞿婆天子。天子见彼已，而说颂曰：

“与眼优婆私，我字名瞿毗，

奉敬佛及法，净意供养众。

我已蒙佛恩，释子大佑德，

妙生三十三，彼知佑天子。

见彼本比丘，受生伎乐神，

叉手面前立，瞿婆为说偈。

是本瞿昙子，我本为人时，

来至到我家，饮食好供养。

汝本与圣等，行无上梵行，

今为他所使，日来奉事天。

我本承事汝，闻圣善说法，

得信成就戒，妙生三十三。

汝本受奉事，行无上梵行，

今为他所使，日来奉事天。

汝以何为面？受持佛法已，

反背不向法，是眼觉善说。

我昔见汝等，今生下伎乐，

自行非法行，自生于非法。

我本在居家，观我今胜德，

转女成天子，自在五欲乐。

彼诃瞿昙子，厌已叹瞿昙：

我今当进行，天子真谛说。

二于彼勤行，忆瞿昙法律，

知欲有灾患，即彼舍离欲。

彼为欲结缚，即得舍远离，

如象断羁绊，度三十三天。

因陀罗天梵，一切皆来集，

即彼坐上去，雄猛舍尘欲。

帝释见已厌，胜天天中天，

彼本生下贱，度三十三天。

厌已妙息言，瞿婆后说曰：

人中有佛胜，释牟尼知欲。

彼子中失念，我诃更复得，

于三中之一，则生伎乐中。

二成等正道，在天定根乐，

汝说如是法，弟子无有惑。

度漏断邪疑，礼佛胜伏根，

若彼觉诸法，二得升进处。

彼得升进已，生于梵天中，

我等知彼法，大仙来至此。”

尔时，世尊便作是念：“此鬼长夜无有谀谄，亦无欺诳，无幻质直。若有问者，尽欲知故，不欲触娆，彼之所问亦复如是，我宁可说甚深阿毗昙。”世尊知已，为天王释说此颂曰：

“于现法乐故，亦为后世乐，

拘翼自恣问，随意之所乐，

彼彼之所问，尽当为决断。

世尊已见听，日天求见义，

在摩竭陀国，贤婆娑婆问。”

于是，天王释白曰：“世尊，天、人、阿修罗、揵沓和、罗刹及余种种身各各有几结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天、人、阿修罗、揵沓和、罗刹及余种种身各各有二结，悭及嫉也。彼各各作是念：‘令我无杖、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斗、无苦，安乐游行。’彼虽作是念，然故有杖、有结、有怨、有恚、有诤、有斗、有苦，无安乐游行。”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天、人、阿修罗、揵沓和、罗刹及余种种身各各有二结，彼作是念：‘令我无杖、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斗、无苦，安乐游行。’彼虽作是念，然故有杖、有结、有怨、有恚、有诤、有斗、有苦，无安乐游行。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悭、嫉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由何而有？复何因由无悭、嫉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悭、嫉者，因爱、不爱，缘爱、不爱，从爱、不爱生，由爱、不爱有。若无爱、不爱者，则无悭、嫉也。”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悭、嫉者，因爱、不爱，缘爱、不爱，从爱、不爱生，由爱、不爱有。若无爱、不爱者，则无悭、嫉也。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爱、不爱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由何而有？复何因由无爱、不爱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爱、不爱者，因欲缘欲，从欲而生，由欲故有。若无欲者，则无爱、不爱。”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爱、不爱者，因欲缘欲，从欲而生，由欲故有。若无欲者，则无爱、不爱。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欲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由何而有？复何因由无有欲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欲者，因念缘念，从念而生，由念故有。若无念者，则无有欲。”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欲者，因念缘念，从念而生，由念故有。若无念者，则无有欲。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念者，何因何缘？为从何生？由何而有？复何因由无有念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念者，因思缘思，从思而生，由思故有。若无思者，则无有念。由念故有欲，由欲故有爱、不爱，由爱、不爱故有悭、嫉，由悭、嫉故有刀杖、斗诤、憎嫉、谗谄、欺诳、妄言、两舌，心中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如是此纯大苦阴生。若无思者，则无有念；若无念者，则无有欲；若无欲者，则无爱、不爱；若无爱、不

爱者，则无悭、嫉；若无悭、嫉者，则无刀杖、斗诤、憎嫉、谗谄、欺诳、妄言、两舌，心中不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如是此纯大苦阴灭。”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念者，因思缘思，从思而生，由思故有。若无思者，则无有念。由念故有欲，由欲故有爱、不爱，由爱、不爱故有悭、嫉，由悭、嫉故有刀杖、斗诤、憎嫉、谗谄、欺诳、妄言、两舌，心中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如是此纯大苦阴生。若无思者，则无有念；若无念者，则无有欲；若无欲者，则无爱、不爱；若无爱、不爱者，则无悭、嫉；若无悭、嫉者，则无刀杖、斗诤、憎嫉、谗谄、欺诳、妄言、两舌，心中不生无量恶不善之法，如是此纯大苦阴灭。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何者灭戏道迹？比丘何行趣向灭戏道迹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灭戏道迹者，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拘翼，是谓灭戏道迹。比丘者，行此趣向灭戏道迹。”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灭戏道迹者，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为八。大仙人，是为灭戏道迹。比丘者，行此趣向灭戏道迹。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断几法，行几法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断三法，修行三法。云何为三？一曰、念，二曰、言，三曰、求。拘翼，念者，我说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念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念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为成就彼念故。言亦如是。拘翼，求者，我说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求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求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求故。”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断三法，修行三法。云何为三？一曰、念，二曰、言，三曰、求。大仙人说念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念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便断彼；若念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念故。言亦如是。大仙人说求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求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便断彼；若

求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求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有几法，护从解脱行几法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有六法，护从解脱行六法也。云何为六？眼视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拘翼，眼视色者，我说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眼视色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眼视色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如是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者，我说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意知法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意知法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者有六法，护从解脱行六法。云何为六？眼视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知法。大仙人说眼视色者，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眼视色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即断彼；若眼视色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如是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大仙人说意知法者，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意知法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即断彼；若意知法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命存一时顷，复断几法，行几法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命存一时顷，复断三法，行三法。云何为三？一曰、喜，二曰、忧，三曰、舍。拘翼，喜者，我说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喜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喜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忧亦如是。拘翼，舍者，我说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舍不可行者，我即断彼；若舍可行者，我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比丘者，趣向灭戏道迹，命存一时顷，断三法，行三法。云何为三？一曰、喜，二曰、忧，三曰、

舍。大仙人说喜者，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喜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即断彼；若喜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忧亦如是。大仙人说舍者，亦有二种：可行、不可行。若舍增长恶不善法，减损善法者，大仙人即断彼；若舍减损恶不善法，增长善法者，大仙人为彼知时，有念有智，成就彼故。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一切沙门、梵志同一说、一欲、一爱、一乐、一意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一切沙门、梵志不同一说、一欲、一爱、一乐、一意也。”

时，天王释复问曰：“大仙人，一切沙门、梵志以何等故，不同一说、一欲、一爱、一乐、一意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此世有若干种界，有无量界，彼随所知界，即彼界随其力，随其方便，一向说此为真谛，余者虚妄。拘翼，是故一切沙门、梵志不同一说、一欲、一爱、一乐、一意耳！”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此世有若干种界，有无量界，彼随所知界，即彼界随其力，随其方便，一向说此为真谛，余者虚妄。大仙人，以是故，一切沙门、梵志不同一说、一欲、一爱、一乐、一意耳！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复问曰：“大仙人，一切沙门、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不必一切沙门、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

时，天王释复问曰：“大仙人，以何等故，不必一切沙门、梵志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耶？”

世尊闻已，答曰：“拘翼，若有沙门、梵志于无上爱尽，不正善心解脱者，彼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拘翼，若有沙门、梵志于无上爱尽，

正善心解脱者，彼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

时，天王释闻已，白曰：“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若有沙门、梵志于无上爱尽，不正善心解脱者，彼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大仙人，若有沙门、梵志，于无上爱尽，正善心解脱者，彼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唯然，世尊。唯然，善逝。唯然，大仙人，如佛所说法，我悉知之，我断疑度惑，无有犹豫，闻佛所说故。”

时，天王释闻佛所说，善受善持，白曰：“大仙人，我于长夜有疑惑刺，世尊今日而拔出之。所以者何？谓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故。”

世尊问曰：“拘翼，汝颇忆昔时曾问余沙门、梵志如此事耶？”

时，天王释答曰：“世尊，唯大仙人自当知之。大仙人，三十三天集在法堂，各怀愁戚，数数叹说：‘我等若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者，必当往见。’大仙人，然我等不得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已，便行具足五欲功德。大仙人，我等放逸，行放逸已，大威德天子于极妙处，即便命终。大仙人，我见大威德天子于极妙处，即命终时，便生极厌，身毛皆竖：‘莫令我于此处速命终！’”

“大仙人，我因此厌、因此忧戚故，若见余沙门、梵志在无事处山林树下，乐居高岩，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彼乐远离，宴坐安隐，快乐游行。我见彼已，便谓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即往奉见。彼不识我，而问我言：‘汝为是谁？’我时答彼：‘大仙人，我是天王释。大仙人，我是天王释。’彼复问我：‘我曾见释，亦见释种姓，以何等故名为释？以何等故为释种姓？’我便答彼：‘大仙人，若有来问我事者，我便随所能、随其力而答彼，是故我名为释。’彼作是说：‘我等若随其事以问释者，释亦随其事答我。’彼问我事，我不问彼；彼归命我，我不归命彼。大仙人，从彼沙门、梵志竟不得威仪法教，况复得如是问耶？”

时，天王释而说颂曰：

“释往释往已，释今作是说，

远离意所念，除疑诸犹豫。

久远行于世，推求索如来，

见沙门梵志，在远离宴坐，

谓是正尽觉，往奉敬礼事。

云何得升进？如是我问彼，

问已不能知，圣道及道迹。

世尊今为我，若意有所疑，

所念及所思，其意之所行，

知心隐及现，明者为我说。

尊佛尊为师，尊无著牟尼，

尊断诸结使，自度度众生。

觉者第一觉，御者最上御，

息者尊妙息，大仙自度度。

故我礼大雄，稽首人最上，

断绝诸爱刺，我礼日之亲。”

于是，世尊问曰：“拘翼，汝颇忆昔时，得如是离，得如是欢喜，谓于我得法喜耶？”

时，天王释答曰：“世尊，唯大仙人自当知之。大仙人，昔一时天及阿修罗而共斗战。大仙人，天及阿修罗共斗战时，我作是念：‘令天得胜破阿修罗，诸天食及阿修罗食，尽令三十三天食。’大仙人，天及阿修罗共斗战时，天便得胜，破阿修罗，诸天食及阿修罗食，尽令三十三天食。大仙人，尔时有离有喜，杂刀杖、结怨、斗诤、憎嫉；不得神通，不得觉道，不得涅槃。大仙人，今日得离得喜，不杂刀杖、结怨、斗诤、憎嫉；得通得觉，亦得涅槃。”

世尊问曰：“拘翼，汝何因得离得喜？谓于我得法喜耶？”

时，天王释答曰：“大仙人，我作是念：‘我于此命终，生于人间，彼若有族，极大富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种种具足，谓刹利长者族、梵志长者族、居士长者族及余族，极大富乐，资财无量，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封户、食邑种种具足。生如是族已，成就诸根，如来所说法、律有得信者；得信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学智，学智已，若得智者，便得究竟智，得究竟边。学智，学智已，若得智、不得究竟智者，若有诸天，有大福佑，色像巍巍，光耀暐烨，极有威力，安隐快乐，长住宫殿，生于最上，我生彼中。’”

于是，天王释而说颂曰：

“舍离于天身，来下生人间，

不愚痴入胎，随我意所乐。

得身具足已，逮质直正道，

行具足梵行，常乐于乞食。

“学智，学智已，若得智者，便得究竟智，得究竟边。学智，学智已，若得智、不得究竟智者，当作最上妙天，诸天闻名，色究竟天，往生彼中。大仙人，愿当得阿那含。大仙人，我今定得须陀洹。”

世尊问曰：“拘翼，汝何因得此极好、极高、极广差降，而自称说得须陀洹耶？”

时，天王释以偈答曰：

“不更有余尊，唯世尊境界，

得最上差降，未曾有此处。

大仙我此坐，即于此天身，

我更得增寿，如是自眼见。”

说此法时，天王释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及八万诸天亦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于是，天王释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归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于是，天王释称叹五结乐子曰：“善哉！善哉！汝五结大益于我。所以者何？由汝故，佛从定寤。以汝先使世尊从定寤故，令我等后得见佛。五结，我从此归，以耽浮楼伎乐王女贤月色嫁与汝作妇，及其父乐王本国拜与汝作伎乐王。”

于是，天王释告三十三天曰：“汝等共来，若我等本为梵天，住梵天上，再三恭敬礼事者，彼今尽为世尊恭敬礼事。所以者何？世尊梵天，梵天当造化最尊生众生有及当有彼所，可知尽知，可见尽见。”

于是，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若本为梵天，住梵天上，再三恭敬礼事者，彼尽为世尊恭敬礼事，稽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是，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再三为世尊恭敬礼事，稽首佛足，绕三匝已，即于彼处忽没不现。

尔时，梵天色像巍巍，光耀晖烨，夜将向旦，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即时以偈白世尊曰：

“为多饶益义，见利义曰天，

贤住摩竭国，婆裟婆问事。”

大仙人说此法时，天王释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及八万诸天亦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

于是，世尊告梵天曰：“如是！如是！如梵天所说：

“为多饶益义，见利义曰天，

贤住摩竭国，婆娑婆问事。

“梵天，我说法时，天王释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及八万诸天亦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

佛说如是，时天王释及三十三天、五结乐子并大梵天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善生经第十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饶虾蟆林。尔时，善生居士子，父临终时，因六方故，遗敕其子，善教善诃曰：“善生，我命终后，汝当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善生居士子闻父教已，白父曰：“唯，当如尊敕。”

于是，善生居士子，父命终后，平旦沐浴，著新刍磨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彼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王舍城而行乞食。世尊入王舍城乞食时，遥见善生居士子平旦沐浴，著新刍磨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世尊见已，往至善生居士子所，问曰：“居士子，受何沙门、梵志教？教汝恭敬、供养、礼事，平旦沐浴，著新刍磨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

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耶？”

善生居士子答曰：“世尊，我不受余沙门、梵志教也。世尊，我父临命终时，因六方故，遗敕于我，善教善诃曰：‘善生，我命终后，汝当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世尊，我受父遗教，恭敬、供养、礼事故，平旦沐浴，著新刍磨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叉手向六方礼：东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如是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若有众生者，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我尽恭敬、供养、礼事彼已，彼亦当恭敬、供养、礼事我。”

世尊闻已，告曰：“居士子，我说有六方，不说无也。居士子，若有人善别六方，离四方恶不善业垢，彼于现法可敬可重，身坏命终，必至善处，上生天中。居士子，众生有四种业、四种秽。云何为四？居士子，杀生者，是众生业种、秽种；不与取、邪淫、妄言者，是众生业种、秽种。”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杀生不与取，邪淫犯他妻，

所言不真实，慧者不称誉。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罪。云何为四？行欲、行恚、行怖、行痴。”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欲恚怖及痴，行恶非法行，

彼必灭名称，如月向尽没。

“居士子，人因四事故，便得多福。云何为四？不行欲、不行恚、不行怖、不行痴。”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断欲无恚怖，无痴行法行，

彼名称普闻，如月渐盛满。

“居士子，求财物者，当知有六非道。云何为六？一曰、种种戏求财物者为非道，二曰、非时行求财物者为非道，三曰、饮酒放逸求财物者为非道，四曰、亲近恶知识求财物者为非道，五曰、常喜妓乐求财物者为非道，六曰、懒惰求财物者为非道。

“居士子，若人种种戏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负则生怨，二者、失则生耻，三者、负则眠不安，四者、令怨家怀喜，五者、使宗亲怀忧，六者、在众所说人不信用。居士子，人博戏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居士子，人非时行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不自护，二者、不护财物，三者、不护妻子，四者、为人所疑，五者、多生苦患，六者、为人所谤。居士子，人非时行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居士子，若人饮酒放逸者，当知有六灾患：一者、现财物失，二者、多有疾患，三者、增诸斗诤，四者、隐藏发露，五者、不称不护，六者、灭慧生痴。居士子，人饮酒放逸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居士子，若人亲近恶知识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亲近贼，二者、亲近欺诳，三者、亲近狂醉，四者、亲近放恣，五者、逐会嬉戏，六者、以此为亲友，以此为伴侣。居士子，若人亲近恶如识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居士子，若人喜伎乐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喜闻歌，二者、喜见舞，三者、喜往作乐，四者、喜见弄铃，五者、喜拍两手，六者、喜大聚会。居士子，若人喜伎乐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居士子，若有懒惰者，当知有六灾患。云何为六？一者、大早不作业，二者、大晚不作业，三者、大寒不作业，四者、大热不作业，五者、大饱不作业，六者、大饥不作业。居士子，若人懒惰者，不经营作事；作事不营，则功业不成；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种种戏逐色，嗜酒喜作乐，

亲近恶知识，懒惰不作业，

放恣不自护，此处坏败人。

行来不防护，邪淫犯他妻，

心中常结怨，求愿无有利，

饮酒念女色，此处坏败人。

重作不善行，佷戾不受教，

骂沙门梵志，颠倒有邪见，

凶暴行黑业，此处坏败人。

自乏无财物，饮酒失衣被，

负债如涌泉，彼必坏门族。

数往至酒炉，亲近恶朋友，

应得财不得，是伴党为乐。

多有恶朋友，常随不善伴，

今世及后世，二俱得败坏。

人习恶转减，习善转兴盛，

习胜者转增，是故当习胜。

习升则得升，常逮智慧升，

转获清净戒，及与微妙止。

昼则喜眠卧，夜则好游行，

放逸常饮酒，居家不得成。

大寒及大热，谓有懒惰人，

至竟不成业，终不获财利。

若寒及大热，不计犹如草，

若人作是业，彼终不失乐。

“居士子，有四不亲而似亲。云何为四？一者、知事非亲似如亲，二者、面前爱言非亲似如亲，三者、言语非亲似如亲，四者、恶趣伴非亲似如亲。居士子，因四事故，知事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以知事夺财，二者、以少取多，三者、或以恐怖，

四者、或为利狎习。”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人以知为事，言语至柔软，

怖为利狎习，知非亲如亲，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面前爱言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制妙事，二者、教作恶，三者、面前称誉，四者、背说其恶。”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制妙善法，教作恶不善，

对面前称誉，背后说其恶，

若知妙及恶，亦复觉二说，

是亲不可亲，知彼人如是，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言语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认过去事，二者、必辩当来事，三者、虚不真说，四者、现事必灭，我当作不作认说。”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认过及未来，虚论现灭事，

当作不作说，知非亲如亲，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因四事故，恶趣伴非亲似如亲。云何为四？一者、教种种戏，二者、教非时行，三者、教令饮酒，四者、教亲近恶知识。”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教若干种戏，饮酒犯他妻，

习下不习胜，彼灭如月尽，

常当远离彼，如道有恐怖。

“居士子，善亲当知有四种。云何为四？一者、同苦乐，当知是善亲；二者、愍念，当知是善亲；三者、求利，当知是善亲；四者、饶益，当知是善亲。居士子，因四事故同苦乐，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为彼舍己，二者、为彼舍财，三者、为彼舍妻子，四者、所说堪忍。”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舍欲财妻子，所说能堪忍，

知亲同苦乐，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因四事故愍念，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教妙法，二者、制恶法，三者、面前称说，四者、却怨家。”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教妙善制恶，面称却怨家，

知善亲愍念，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因四事故求利，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密事发露，二者、密不覆藏，三者、得利为喜，四者、不得利不忧。”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密事露不藏，利喜无不忧，

知善亲求利，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因四事故饶益，当知是善亲。云何为四？一者、知财物尽，二者、知财物尽已便给与物，三者、见放逸教诃，四者、常以愍念。”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知财尽与物，放逸教愍念，

知善亲饶益，慧者当狎习。

“居士子，圣法、律中有六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居士子，如东方者，如是子观父母，子当以五事奉敬供养父母。云何为五？一者、增益财物，二者、备办众事，三者、所欲则奉，四者、自恣不违，五者、所有私物尽以奉上。子以此五事奉敬供养父母，父母亦以五事善念其子。云何为五？一者、爱念儿子，二者、供给无乏，三者、令子不负债，四者、婚娶称可，五者、父母可意所有财物尽以付子。父母以此五事善念其子。居士子，如是东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东方者，谓子、父母也。居士子，若慈孝父母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南方者，如是弟子观师，弟子当以五事恭敬供养于师。云何为五？一者、善恭顺，二者、善承事，三者、速起，四者、所作业善，五者、能奉敬师。弟子以此五事恭敬供养于师，师亦以五事善念弟子。云何为五？一者、教技术，二者、速教，三者、尽教所知，四者、安处善方，五者、付嘱善知识。师以此五事善念弟子。居士子，如是南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南方者，谓弟子、师也。居士子，若人慈顺于师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西方者，如是夫观妻子，夫当以五事爱敬供给妻子。云何为五？一者、怜念妻子，二者、不轻慢，三者、为作璎珞严具，四者、于家中得自在，五者、念妻亲亲。夫以此五事爱敬供给妻子，妻子当以十三事善敬顺夫。云何十三？一者、重爱敬夫，二者、重供养夫，三者、善念其夫，四者、摄持作业，五者、善摄眷属，六者、前以瞻侍，七者、后以爱行，八者、言以诚实，九者、不禁制门，十者、见来赞善，十一者、敷设床待，十二者、施设净美丰饶饮食，十三者、供养沙门、梵志。妻子以此十三事善敬顺夫。居士子，如是西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西方者，谓夫、妻子也。居士子，若人慈愍妻子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北方者，如是大家观奴婢、使人，大家当以五事愍念给恤奴婢、使人。云何为五？一者、随其力而作业，二者、随时食之，三者、随时饮之，四者、及日休息，五者、病给汤药。大家以此五事愍念给恤奴婢、使人，奴婢、使人当以九事善奉大家。云何为九？一者、随时作业，二者、专心作业，三者、一切作业，四者、前以瞻侍，五者、后以爱行，六者、言以诚实，七者、急时不远离，八者、行他方时则便赞叹，九者、称大家庶几。奴婢、使人此以九事善奉大家。居士子，如是北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北方者，谓大家、奴婢、使人也。居士子，若有人慈愍奴婢、使人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下方者，如是亲友观亲友臣，亲友当以五事爱敬供给亲友臣。云何为五？一者、爱敬，二者、不轻慢，三者、不欺诳，四者、施与珍宝，五者、拯念亲友臣。亲友以此五事爱敬供给亲友臣，亲友臣亦以五事善念亲友。云何为五？一者、知财物尽，二者、知财物尽已供给财物，三者、见放逸教诃，四者、爱念，五者、急时可归依。亲友臣以此五事善念亲友。居士子，如是下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下方者，谓亲友、亲友臣也。居士子，若人慈愍亲友臣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如上方者，如是施主观沙门、梵志，施主当以五事尊敬供养沙门、梵志。云何为五？一者、不禁制门，二者、见来赞善，三者、敷设床待，四者、施设净美丰饶饮食，五者、拥护如法。施主以此五事尊敬供养沙门、梵志，沙门、梵志亦以五事善

念施主。云何为五？一者、教信、行信、念信，二者、教禁戒，三者、教博闻，四者、教布施，五者、教慧、行慧、立慧。沙门、梵志以此五事善念施主。居士子，如是上方二俱分别。居士子，圣法、律中上方者，谓施主、沙门、梵志也。居士子，若人尊奉沙门、梵志者，必有增益，则无衰耗。

“居士子，有四摄事。云何为四？一者、惠施，二者、爱言，三者、行利，四者、等利。”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惠施及爱言，常为他行利，

众生等同利，名称普远至。

此则摄持世，犹如御车人，

若无摄持者，母不因其子，

得供养恭敬，父因子亦然，

若有此法摄，故得大福佑。

照远犹日光，速利翻捷疾，

不粗说聪明，如是得名称。

定护无贡高，速利翻捷疾，

成就信尸赖，如是得名称。

常起不懒惰，喜施人饮食，

将去调御正，如是得名称。

亲友臣同恤，爱乐有齐限，

谓摄在亲中，殊妙如师子。

初当学技术，于后求财物，

后求财物已，分别作四分，

一分作饮食，一分作田业，

一分举藏置，急时赴所须，

耕作商人给，一分出息利。

第五为取妇，第六作屋宅，

家若具六事，不增快得乐，

彼必饶钱财，如海中水流。

彼如是求财，犹如蜂采华，

长夜求钱财，当自受快乐。

出财莫令远，亦勿令普漫，

不可以财与，凶暴及豪强。

东方为父母，南方为师尊，

西方为妻子，北方为奴婢，

下方亲友臣，上沙门梵志。

愿礼此诸方，二俱得大称，

礼此诸方已，施主得生天。”

佛说如是，善生居士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四 大品商人求财经第二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乃往昔时，阎浮洲中诸商人等皆共集会在贾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宁可乘海装船，入大海中取财宝来，以供家用。’复作是念：‘诸贤入海，不可豫知安隐、不安隐，我等宁可各各备办浮海之具，谓羖羊皮囊、大瓠、押筏。’彼于后时各各备办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筏，便入大海。彼在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其船，彼商人等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筏，浮向诸方。

“尔时，海东大风卒起，吹诸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见诸女人辈，极妙端正，一切严具以饰其身。彼女见已，便作是语：‘善来！诸贤。快来！诸贤。此间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璇珠，尽与诸贤。当与我等共相娱乐，莫令阎浮洲商人南行，乃至于梦。’彼商人等皆与妇人共相娱乐。彼商人等因共妇人合会，生男或复生女。彼于后时，阎浮洲有一智慧商人独住静处，而作是念：‘以何等故，此妇人辈制于我等不令南行耶？我宁可伺共居妇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当窃南行。’

“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则于后，伺其居妇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即窃南行。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既南行已，遥闻大音高声唤叫，众多人声啼哭懊恼，唤父呼母，呼唤妻子及诸爱念亲亲朋友：‘好阎浮洲安隐快乐，不复得见。’彼商人闻已，极大恐怖，身毛皆竖：‘莫令人及非人触娆我者。’于是，阎浮洲一智慧商人自制恐怖，复进南行。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进行南已，忽见东边有大铁城，见已，遍观不见其门，乃至可容猫子出处。

“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见铁城北有大丛树，即往至彼大丛树所，安徐缘上，上已，问彼大众人曰：‘诸贤，汝等何故啼哭懊恼、唤父呼母、呼唤妻子及诸爱念亲亲朋友：好阎浮洲安隐快乐，不复得见耶？’时，大众人便答彼曰：‘贤者，我等是阎浮洲诸商人也，皆共集会在贾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宁可乘海装船，入大海中取财宝，求以供家用。”贤者，我等复作是念：“诸贤，我等入海，不可豫知安隐不安隐，我等宁可各各备办浮海之具，谓羖羊皮囊、大瓠、押筏。”贤者，我于后时各各备办浮海之具，谓羖羊皮囊、大瓠、押筏，便入大海。贤者，我等在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其船。贤者，我等商人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筏，浮向诸方。尔时，海东大风卒起，吹我等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见诸女人辈，极妙端正，一切严具以饰其身。彼女见已，便作是语：“善来！诸贤。快来！诸贤。此间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尽与诸贤。当与我等共相娱乐，莫令阎浮洲商人南行，乃至于梦。”贤者，我等与彼妇人共相娱乐。我等因共妇人合会，生男或复生女。贤者，若彼妇人不闻阎浮洲余诸商人在于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船者，则与我等共相娱乐。贤者，若彼妇人闻阎浮洲有诸商人在于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船者，便食我等，极遭逼迫。若食人时，有余发毛及爪齿者，彼妇人等尽取食之。若食人时，有血滴地，彼妇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贤者，当知我等阎浮洲商人本有五百人，于中已啖二百五十，余有二百五十今皆在此大铁城中。贤者，汝莫信彼妇人语，彼非真人，是罗刹鬼耳！’

“于是，阎浮洲一智慧商人于大丛树安徐下已，复道而还彼妇人所本共居处，知彼妇人故眠未寤，即于其夜，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速往至彼阎浮洲诸商人所，便作是语：‘汝等共来，当至静处。汝各独往，勿将儿去，当共在彼，密有所论。’彼阎浮洲诸商人等共至静处，各自独去，不将儿息。

“于是，阎浮洲一智慧商人语曰：‘诸商人，我则独住于安静处，而作是念：“以何等故，此妇人辈制于我等不今南行耶？我宁可伺共居妇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当

窃南行。”于是，我便伺共居妇人，知彼眠已，我安徐起，即窃南行。我南行已，遥闻大音高声唤叫，众多人声啼哭懊恼，唤父呼母，呼唤妻子及诸爱念亲亲朋友：“好阎浮洲安隐快乐，不复得见。”我闻是已，极大恐怖，身毛皆竖：“莫令人及非人触娆我者。”于是，我便自制恐怖，复进南行。进南行已，忽见东边有大铁城。见已，遍观不见其门，乃至可容猫子出处。我复见于大铁城北有大丛树，即往至彼大丛树所，安徐缘上。上已，问彼大众人曰：“诸贤，汝等何故啼哭懊恼、唤父呼母、呼唤妻子及诸爱念亲亲朋友：好阎浮洲安隐快乐，不复得见耶？”彼大众人而答我曰：“贤者，我等是阎浮洲诸商人，皆共集会在贾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宁可乘海装船，入大海中取财宝来以供家用。贤者，我等复作是念：诸贤，我等入海，不可豫知安隐不安隐，我等宁可各各备办浮海之具，谓羖羊皮囊、大瓠、押筏。贤者，我等后时各各备办浮海之具，谓羖羊皮囊、大瓠、押筏，便入大海。贤者，我等在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其船。贤者，我等商人各各自乘浮海之具羖羊皮囊、大瓠、押筏，浮向诸方。尔时，海东大风卒起，吹我等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见诸女人辈，极妙端正，一切严具以饰其身。彼女见已，便作是语：善来！诸贤。快来！诸贤。此间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尽与诸贤，当与我等共相娱乐，莫令阎浮洲商人南行，乃至于梦。贤者，我等与彼妇人共相娱乐，我等因共妇人合会，生男或复生女。贤者，若彼妇人不闻阎浮洲更有商人在于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船者，则与我等共相娱乐。贤者，若彼妇人闻阎浮洲更有商人在于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船者，便食我等，极遭逼迫。若食人时，有余发毛及爪齿者，彼妇人等尽取食之。若食人时，有血滴地，彼妇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贤者，当知我等阎浮洲商人本有五百人，于中已啖二百五十，余有二百五十，今皆在此大铁城中。贤者，汝莫信彼妇人语，彼非真人，是罗刹鬼耳！”，

“于是，阎浮洲诸商人问彼阎浮洲一智慧商人曰：‘贤者不问彼大众人：诸贤，颇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耶？’阎浮洲一智慧商人答曰：‘诸贤，我时脱，不如是问也。’于是，阎浮洲诸商人语曰：‘贤者，还去至本共居妇人处已，伺彼眠时，安徐而起，更窃南行。复往至彼大众人所问曰：诸贤，颇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耶？’于是，阎浮洲一智慧商人为诸商人默然而受。

“是时，阎浮洲一智慧商人还至共居妇人处已，伺彼眠时，安徐而起，即窃南行。复往至彼大众人所，问曰：‘诸贤，颇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耶？’彼大众人答曰：‘贤者，更无方便令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贤者，我作是念：“我等当共破掘此墙，还归本所。”适发心已，此墙转更倍高于常。贤者，是谓方便令我等

不得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贤者，别有方便可令汝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我等永无方便。诸贤，我等闻天于空中唱曰：“阎浮洲诸商人愚痴不定，亦不善解。所以者何？不能令十五日说从解脱时而南行。”彼有駏马王，食自然粳米，安隐快乐，充满诸根，再三唱曰：“谁欲度彼岸？谁欲使我脱？谁欲使我将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耶？”汝等可共诣駏马王而作是语：“我等欲得度至彼岸，愿脱我等，愿将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贤者，是谓方便令汝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商人汝来，可往至彼駏马王所，而作是语：“我等欲得度至彼岸，愿脱我等，愿将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

“于是，阎浮洲有一智慧商人语曰：‘诸商人，今时往诣駏马王所，而作是语：“我等欲得度至彼岸，愿脱我等，愿将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诸商人随诸天意，诸商人若使十五日说从解脱时，駏马王食自然粳米，安隐快乐，充满诸根，再三唱曰：“谁欲度彼岸？谁欲从我脱？谁欲使我将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耶？”我等尔时即往彼所，而作是语：“我等欲得度至彼岸，愿脱我等，愿将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

“于是，駏马王后十五日说从解脱时，食自然粳米，安隐快乐，充满诸根，再三唱曰：‘谁欲得度彼岸？我当脱彼，我当将彼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时，阎浮洲诸商人闻已，即便往诣駏马王所而作是语：‘我等欲得度至彼岸，愿脱我等，愿将我等从此安隐度至阎浮洲！’时，駏马王语曰：‘商人，彼妇人等必当抱儿共相将来而作是语：“诸贤，善来还此，此间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尽与诸贤，当与我等共相娱乐，设不用我者，当怜念儿子。”若彼商人而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我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虽骑我正当背中，彼必颠倒，落堕于水，便当为彼妇人所食，当遭逼迫。若食人时，有余发毛及爪齿者，彼妇人便当尽取食之。复次，若食人时，有血滴地，彼妇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若彼商人不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我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虽持我身上一毛，彼必安隐度至阎浮洲。’”

于是，世尊告诸比丘：“彼妇人等抱儿子来，而作是语：‘诸贤，善来还此，此间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尽与诸贤，当与我等共相娱乐。’若彼商人而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

处所、林木蓊郁，我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虽得骑駏马王脊正当背中，彼必颠倒，落堕于水，便当为彼妇人所食，当遭逼迫。若食人时，有余发毛及爪齿者，彼妇人等尽取食之。复次，食彼人时，有血滴地，彼妇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若彼商人不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极乐最妙好处，园观浴池、坐卧处所、林木蓊郁，我多有钱财、金银、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砗磲、珊瑚、琥珀、玛瑙、玳瑁、赤石、琁珠’者，彼虽持駏马王一毛者，彼必安隐度至阎浮洲。

“诸比丘，我说此喻，欲令知义，此说是义。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是我，我有眼；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有意’者，彼比丘必被害，犹如商人为罗刹所食。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非是我，我无有眼；耳、鼻、舌、身、意非是我，我无有意’者，彼比丘得安隐去，犹如商人乘駏马王安隐得度。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是我，我有色；声、香、味、触、法是我，我有法’者，彼比丘必被害，犹如商人为罗刹所食。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非是我，我无有色；声、香、味、触、法非是我，我无有法’者，彼比丘得安隐去，犹如商人乘駏马王安隐得度。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阴是我，我有色阴；觉、想、行、识阴是我，我有识阴’者，彼比丘必被害，犹如商人为罗刹所食。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阴非是我，我无有色阴；觉、想、行、识阴非是我，我无有识阴’者，彼比

丘得安隐去，犹如商人乘駏马王安隐得度。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是我，我有地；水、火、风、空、识是我，我有识’者，彼比丘必被害，犹如商人为罗刹所食。

“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说，发露极广，善护无有空缺，如桥筏浮具，遍满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非是我，我无有地；水、火、风、空、识非是我，我无有识’者，彼比丘得安隐去，犹如商人乘駏马王安隐得度。”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有不信于，佛说正法律，

彼人必被害，如为罗刹食。

若人有信于，佛说正法律，

彼得安隐度，如乘駏马王。”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世间经第二十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来自觉世间，亦为他说，如来知世间。如来自觉世间集，亦为他说，如来断世间集。如来自觉世间灭，亦为他说，如来世间灭作证。如来自觉世间道迹，亦为他说，如来修世间道迹。若有一切尽普正，有彼一切如来知见觉得。所以者何？如来从昔夜觉无上正尽之觉，至于今日夜，于无余涅槃界，当取灭讫。于其中间，若如来口有所言说，有所应对者，彼一切是真谛，不虚不离于如，亦非颠倒，真谛审实。若说师子者，当知说如来。所以者何？如来在众有所讲说，谓师子吼，一切世间，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如来是梵有，如来至冷有，无烦亦无热，真谛不虚有。”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知一切世间，出一切世间，

说一切世间，一切世如真。

彼最上尊雄，能解一切缚，

得尽一切业，生死悉解脱。

是天亦是人，若有归命佛，

稽首礼如来，甚深极大海。

知已亦修敬，诸天香音神，

彼亦稽首礼，谓随于死者。

稽首礼智士，归命人之上，

无忧离尘安，无碍诸解脱。

是故当乐禅，住远离极定，

当自作灯明，无我必失时，

失时有忧戚，谓堕地狱中。”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福经第二十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莫畏于福，爱乐意所念。所以者何？福者是说乐，畏于福，不爱乐意所念。所以者何？非福者，是说苦。何以故？我忆往昔长夜作福，长夜受报，爱乐意所念。我往昔时七年行慈，七反成败，不来此世。世败坏时，生晃昱天；世成立时，来下生空梵宫殿中。于彼梵中，作大梵天。余处千返作自在天王，三十六返作天帝释，复无量返作刹利顶生王。

“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大象，被好乘具，众宝校饰，白珠珞覆，于娑贺象王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马，被好乘具，众宝严饰，金银交络，騋马王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车，四种校饰，庄以众好，师子、虎豹斑文之皮织成杂色，种种校饰，极利疾，名乐声车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大城，极大富乐，多有人民，拘舍恕提王城为首。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楼，四种宝楼金、银、琉璃及水精，正法殿为首。

“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御座，四种宝座金、银、琉璃及水精，敷以氍毹、毾**㲪**，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恕罗波遮悉哆罗那。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双衣，有初摩衣，有锦缯衣，有劫贝衣，有加陵伽

波恕罗衣。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女，身体光泽，皦洁明净，美色过人，小不及天，恣容端正，睹者欢悦，众宝璎珞严饰具足，尽刹利种女，余族无量。

“比丘，我作刹利顶生王时，有八万四千种食，昼夜常供，为我故设，欲令我食。比丘，彼八万四千种食中，有一种食，极美净洁，无量种味，是我常所食。比丘，彼八万四千女中，有一刹利女，最端正姝妙，常奉侍我。比丘，彼八万四千双衣中，有一双衣，或初摩衣，或锦缯衣，或劫贝衣，或加陵伽波恕罗衣，是我常所著。比丘，彼八万四千御座中，有一御座，或金或银，或琉璃，或水精，敷以氍毹、毾**㲪**，覆以锦绮罗縠，有衬体被，两头安枕，加陵伽波恕罗波遮悉哆逻那，是我常所卧。

“比丘，彼八万四千楼观中，有一楼观，或金或银，或琉璃，或水精，名正法殿，是我常所住。比丘，彼八万四千大城中，有一城极大富乐，多有人民，名拘舍恕提，是我常所居。比丘，彼八万四千车中而有一车，庄以众好，师子、虎豹斑文之皮织成杂色，种种庄饰，极利疾，名乐声车，是我常所载，至观望园观。比丘，彼八万四千马中而有一马，体绀青色，头像如乌，名駷马王，是我常所骑，至观望园观。比丘，彼八万四千大象中而有一象，举体极白，七支尽正，名于娑贺象王，是我常所乘，至观望园观。

“比丘，我作此念：‘是何业果？为何业报？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比丘，我复作此念：‘是三业果，为三业报，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一者、布施，二者、调御，三者、守护。’”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观此福之报，妙善多饶益。

比丘我在昔，七年修慈心，

七反成败劫，不来还此世。

世间败坏时，生于晃昱天，

世间转成时，生于梵天中。

在梵为大梵，千生自在天，

三十六为释，无量百顶王。

刹利顶生王，为人之最尊，

如法非刀杖，政御于天下。

如法不加枉，正安乐教授，

如法转相传，遍一切大地。

大富多钱财，生于如是族，

财谷具足满，成就七宝珍。

因此大福佑，所生得自在，

诸佛御于世，彼佛之所说。

知此甚奇特，见神通不少，

谁知而不信，如是生于冥。

是故当自为，欲求大福佑，

当恭敬于法，常念佛法律。”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息止道经第二十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年少比丘始成就戒，当以数数诣息止道观相：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锁相。彼善受善持此相已，还至住处，澡洗手足，敷尼师檀，在于床上结跏趺坐，即念此相：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锁相。所以者何？若彼比丘修习此相，速除心中欲恚之病。”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年少比丘，学未得止意，

当诣息止道，欲除其淫欲。

心中无恚诤，慈愍于众生，

遍满一切方，往至观诸身。

当观于青相，及以烂腐坏，

观鸟虫所食，骨骨节相连。

修习如是相，还归至本处，

澡洗于手足，敷床正基坐。

当以观真实，内身及外身，

盛满大小便，心肾肝肺等。

若欲分卫食，到人村邑间，

如将铠缠络，常正念在前。

若见色可爱，清净欲相应，

见已观如真，正念佛法律。

此中无骨筋，无肉亦无血，

无肾心肝肺，无有涕唾脑。

一切地皆空，水种亦复然，

空一切火种，风种亦复空。

若所有诸觉，清净欲相应，

彼一切息止，如慧之所观。

如是行精勤，常念不净想，

永断淫怒痴，除一切无明，

兴起清净明，比丘得苦边。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至边经第二十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含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生活中下极至边，谓行乞食。世间大讳，谓为秃头手擎钵行，彼族姓子为义故受。所以者何？以厌患生老病死、愁戚啼哭、忧苦懊恼，或得此淳具足大苦阴边。汝等非如是心出家学道耶？”

时，诸比丘白曰：“如是。”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彼愚痴人以如是心出家学道，而行伺欲染著至重，浊缠心中，憎嫉无信，懈怠失正念，无正定，恶慧心狂，掉乱诸根，持戒极宽，不修沙门，不增广行。犹人以墨浣墨所污，以血除血，以垢除垢，以浊除浊，以厕除厕，但增其秽，从冥入冥，从暗入暗；我说彼愚痴人持沙门戒亦复如是，谓彼人行伺欲染著至重，浊缠心中，憎嫉无信，懈怠失正念，无正定，恶慧心狂，掉乱诸根，持戒极宽，不修沙门，不增广行。犹无事处烧人残木，彼火烬者，非无事所用，亦非村邑所用；我说彼愚痴人持

沙门戒亦复如是，谓彼人行伺欲染著至重，浊缠心中，憎嫉无信，懈怠失正念，无正定，恶慧心狂，掉乱诸根，持戒极宽，不修沙门，不增广行。”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愚痴失欲乐，复失沙门义，

俱忘失二边，犹烧残火烬。

犹如无事处，烧人残火烬，

无事村不用，人著欲亦然，

犹烧残火烬，俱忘失二边。”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喻经第二十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无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为习，因不放逸生，不放逸为首。不放逸者，于诸善法为最第一。犹作田业，彼一切因地、依地、立地，得作田业。如是，若有无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为习，因不放逸生，不放逸为首。不放逸者，于诸善法为最第一。犹种子，村及与鬼村，百谷药木得生长养，彼一切因地、依地、立地，得生长养。

“如是，若有无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为习，因不放逸生，不放逸为首。不放逸者，于诸善法为最第一。犹诸根香，沉香为第一；犹诸树香，赤栴檀为第一；犹诸水华，青莲华为第一；犹诸陆华，须摩那华为第一；犹诸兽迹，彼一切悉入象迹中，象迹尽摄，彼象迹者为最第一，谓广大故。如是，若有无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为习，因不放逸生，不放逸为首。不放逸者，于诸善法为最第一。犹诸兽中，彼师子王为最第一；犹如列阵共斗战时，唯要誓为第一；犹楼观椽，彼一切皆依承椽梁立，承椽梁、承椽梁皆摄持之，承椽梁者为最第一，谓尽摄故。

“如是，若有无量善法可得，彼一切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为习，因不放逸生，不放逸为首。不放逸者，于诸善法为最第一。犹如诸山，须弥山王为第一；犹如诸泉，大海摄水，大海为第一；犹诸大身，阿须罗王为第一；犹诸瞻侍，魔王为第一；犹诸行欲，顶生王为第一；犹如诸小王，转轮王为第一；犹如虚空诸星，宿月殿为第一；犹诸彩衣，白练为第一；犹诸光明，慧光明为第一；犹如诸众，如来弟子众为第一；犹如诸法，有为及无为，爱尽、无欲、灭尽、涅槃为第一；犹诸众生，无足、二足、四足、多足

，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如来于彼为极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犹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酥精，酥精为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如是若有诸众生，无足、二足、四足、多足，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如来于彼为极第一，为大为上，为最为胜，为尊为妙。”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若有求财物，极好转增多，

称誉不放逸，事无事慧说。

有不放逸者，必取二俱义，

即此世能获，后世亦复得。

雄猛观诸义，慧者必解脱。”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品第十一竟。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五 梵志品第十二（有二十经）（第三念诵）

雨势、歌罗、数，瞿默、象迹喻，

闻德、何苦、欲，郁瘦、阿摄怼。

梵志品雨势经第一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鹫岩山中。

尔时，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与跋耆相憎，常在眷属数作是说：“跋耆国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我当断灭跋耆人种，破坏跋耆，令跋耆人遭无量厄。”

于是，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闻世尊游王舍城，在鹫岩山中，便告大臣雨势曰：“我闻沙门瞿昙游王舍城，在鹫岩山中。雨势，汝往至沙门瞿昙所，汝持我名问讯圣体安快无病，气力如常耶？当作是语：‘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问讯圣体安快无病，气力如常耶？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与跋耆相憎，常在眷属数作是说：“跋耆国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我当断灭跋耆人种，破坏跋耆，令跋耆人遭无量厄。”沙门瞿昙当何所说？’雨势，若沙门瞿昙有所说者，汝善受持。所以者何？如是之人，终不妄说。”

大臣雨势受王教已，乘最好乘，与五百乘俱出王舍城，即便往诣鹫岩山中。登鹫岩山，下车步进，往诣佛所，便与世尊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问讯圣体安快无病，气力如常耶？瞿昙，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与跋耆相憎，常在眷属数作是说：‘跋耆国人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我当断灭跋耆人种，破坏跋耆，令跋耆人遭无量厄。’沙门瞿昙当何所说？”

世尊闻已，告曰：“雨势，我昔曾游于跋耆国，彼国有寺名遮恕逻。雨势，尔时我为跋耆国人说七不衰法，跋耆国人则能受行七不衰法。雨势，若跋耆国人行七不衰法而不犯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大臣雨势白世尊曰：“沙门瞿昙略说此事，不广分别，我等不能得解此义。愿沙门瞿昙广分别说，当令我等得知此义。”

世尊告曰：“雨势，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广说此义。”

大臣雨势受教而听。

是时，尊者阿难执拂持佛，世尊回顾问曰：“阿难，颇闻跋耆数数集会，多聚集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数数集会，多聚集也！”

世尊即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数数集会，多聚集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共俱集会，俱作跋耆事，共俱起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共俱集会，俱作跋耆事，共俱起也！”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共俱集会，俱作跋耆事，共俱起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未施设者不更施设，本所施设而不改易，旧跋耆法善奉行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未施设者不更施设，本所施设而不改易，旧跋耆法善奉行也！”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未施设者不更施设，本所施设而不改易，旧跋耆法善奉行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不以力势而犯他妇、他童女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不以力势而犯他妇、他童女也！”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不以力势而犯他妇、他童女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宗敬、恭奉、供养，于彼闻教则受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宗敬、恭奉、供养，于彼闻教则受。”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有名德尊重者，跋耆悉共宗敬、恭奉、供养，于彼闻教则受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所有旧寺，跋耆悉共修饰，遵奉、供养、礼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废，本之所为不减损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所有旧寺，跋耆悉共修饰，遵奉、供养、礼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废，本之所为不减损也！”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所有旧寺，跋耆悉共修饰，遵奉、供养、礼事，本之所施常作不废，本之所为不减损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世尊复问尊者阿难：“颇闻跋耆悉共拥护诸阿罗诃，极大爱敬，常愿未来阿罗诃者而欲令来，既已来者乐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耶？”

尊者阿难白曰：“世尊，我闻跋耆悉共拥护诸阿罗诃，极大爱敬，常愿未来阿罗诃者而欲令来，既已来者乐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

世尊复告大臣雨势：“若彼跋耆悉共拥护诸阿罗诃，极大爱敬，常愿未来阿罗诃者而欲令来，既已来者乐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雨势，跋耆行此七不衰法，诸受持此七不衰法者，跋耆必胜，则为不衰。”

于是，大臣雨势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昙，设彼跋耆成就一不衰法者，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不能伏彼，况复具七不衰法耶？瞿昙，我国事多，请退还归。”

世尊报曰：“欲去随意！”

于是，大臣雨势闻佛所说，则善受持，起绕世尊三匝而去。

大臣雨势去后不久，于是，世尊回顾告曰：“阿难，若有比丘依鹫岩山处处住者，宣令一切尽集讲堂，一切集已，便来白我。”

尊者阿难即受佛教：“唯然，世尊。”

是时，尊者阿难便行宣令，若有比丘依鹫岩山处处住者，今令一切尽集讲堂。一切集已，还诣佛所，稽首作礼，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已宣令，若有比丘依鹫岩山处处住者，悉令一切尽集讲堂。今皆已集，惟愿世尊自知其时！”

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诣讲堂，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今为汝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数数集会，多聚集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共齐集会，俱作众事，共俱起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未施设事不更施设，本所施设而不改易，我所说戒善奉行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此未来有爱喜欲共俱，爱乐彼彼有起不随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有长老上尊俱学梵行，比丘悉共宗敬、恭奉、供养，于彼闻教则受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有无事处山林高岩，闲居静处，寂无音声，远离，无恶，无有人民，随顺宴坐，乐住不离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悉共拥护诸梵行者，至重爱敬，常愿未来诸梵行者而欲令来，既已来者乐恒久住，常使不乏衣被、饮食、床榻、汤药诸生活具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于是，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尊师，恭敬、极重供养、奉事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法、众、戒、不放逸、供给、定，恭敬、极重供养、奉事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不行于业，不乐于业，不习业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不行哗说，不乐哗说，不习哗说者；不行聚会，不乐聚会，不习聚会者；不行杂合，不乐杂合，不习杂合者；不行睡眠，不乐睡眠，不习睡眠者；不为利，不为誉，不为他人行梵行者；不为暂尔，不为德胜，于其中间舍方便，令德胜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成就信财、戒财、惭财、愧财、博闻财、施财，成就慧财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成就信力、精进力、惭力、愧力、念力、定力，成就慧力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修念觉支，依舍离、依无欲、依灭尽，趣向出要，择法、精进、喜、息、定，修舍觉支，依舍离、依无欲、依灭尽，趣向出要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我为汝等更说七不衰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七？若比丘应与面前律与面前律，应与忆律与忆律，应与不痴律与不痴律，应与自发露与自发露，应与居与居，应与展转与展转，众中起诤，当以如弃粪扫，止诤法止之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比丘必胜，则法不衰。”

世尊复告诸比丘曰：“今为汝等说六慰劳法，汝等谛听！善思念之。”

时，诸比丘白曰：“唯然。”

佛言：“云何为六？以慈身业向诸梵行，是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如是慈口业、慈意业。若有法利，如法得利，自所饭食，至在钵中。如是利分，布施诸梵行，是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若有戒不缺、不穿、无秽、无黑，如地不随他，圣所称誉，具善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诸梵行，是慰劳法，爱法乐法，令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若有见是圣出要，明了深达，能正尽苦。如是见分，布施诸梵行，是慰劳法，爱法乐法，令

爱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我向所言六慰劳法者，因此故说。”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伤歌逻经第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伤歌逻摩纳中后彷佯，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我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摩纳，若有疑者，恣汝所问。”

伤歌逻摩纳即便问曰：“瞿昙，梵志如法行乞财物，或自作斋，或教作斋。瞿昙，若自作斋，教作斋者，彼一切行无量福迹，以因斋故。沙门瞿昙弟子随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自调御，自息止，自灭讫，如是沙门瞿昙弟子随族行一福迹，不行无量福迹，因学道故。”

尔时，尊者阿难执拂侍佛。于是，尊者阿难问曰：“摩纳，此二道迹，何者最上、最妙、最胜耶？”

伤歌逻摩纳语曰：“阿难，沙门瞿昙及阿难我俱恭敬、尊重、奉祠。”

尊者阿难复语曰：“摩纳，我不问汝恭敬、尊重、奉祠谁，我但问汝此二道迹，何者最上、最妙、最胜耶？”

尊者阿难至再三问曰：“摩纳，此二道迹，何者最上、最妙、最胜耶？”

伤歌逻摩纳亦再三语曰：“阿难，沙门瞿昙及阿难我俱恭敬、尊重、奉祠。”

尊者阿难复语曰：“摩纳，我不问汝恭敬、尊重、奉祠谁，我但问汝此二道迹，何者最上、最妙、最胜耶？”

于是，世尊便作是念：“此伤歌逻摩纳为阿难所屈，我宁可救彼。”世尊知已，告曰：“摩纳，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会，共论何事？以何事故共集会耶？”

伤歌逻摩纳答曰：“瞿昙，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会，共论如此事：‘何因何缘，昔沙门瞿昙施设少戒，然诸比丘多得道者？何因何缘，今沙门瞿昙施设多戒，然诸比丘少得道耶？’瞿昙，昔日王及群臣普集大会，共论此事，以此事故共集会耳！”

尔时，世尊告曰：“摩纳，我今问汝，随所解答。于意云何？若使有一沙门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

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为他说：‘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共来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为他说，他为他说，如是展转无量百千。于摩纳意云何？我弟子随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行一福迹，不行无量福迹，因学道故耶？”

伤歌逻摩纳答曰：“瞿昙，如我解沙门瞿昙所说义，彼沙门瞿昙弟子随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行无量福迹，不行一福迹，因学道故。”

世尊复告伤歌逻曰：“有三示现：如意足示现、占念示现、教训示现。

“摩纳，云何如意足示现？有一沙门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于如意足心得自在，行无量如意足之功德，谓分一为众，合众为一，一则住一，有知有见，不碍石壁，犹如行空，没地如水，履水如地，结跏趺坐，上升虚空，犹如鸟翔。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以手扪摸，身至梵天。摩纳，是谓如意足示现。

“摩纳，云何占念示现？有一沙门梵志，以他相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实有是意；无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谛而无有虚设。不以他相占他意者，但以闻天声及非人声而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实有是意；无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谛而无有虚设。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闻天声及非人声占他意者，但以他念、他思、他说，闻声已，占他意，有是意、如是意、实有是意；无量占不少占，彼一切真谛而无有虚设。不以他相占他意，亦不以闻天声及非人声占他意，亦不以他念、他思、他说，闻声已，占他意者，但以见他入无觉无观定，见已，作是念：‘如此贤者不念不思，如意所愿。’彼贤者从此定寤，如是念，彼从此定寤，即如是如是念。彼亦占过去，亦占未来，亦占现在，久所作，久所说，亦占安静处，住安静处，亦占至心、心所有法。摩纳，是谓占念示现。

“摩纳，云何教训示现？有一沙门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为他说：‘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说，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汝等共来，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

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亦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为他说，他为他说，如是展转无量百千。摩纳，是谓教训示现。此三示现，何者示现最上、最妙、最胜耶？”

伤歌逻摩纳答曰：“瞿昙，若有沙门、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于如意足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者。瞿昙，此自作自有，自受其报。瞿昙，于诸示现，此示现大法。瞿昙，若有沙门、梵志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者。瞿昙，此亦自作自有，自受其报。瞿昙，于诸示现，此亦示现大法。瞿昙，若有沙门、梵志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何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为他说，他为他说，如是展转无量百千者。瞿昙，于三示现，此示现最上、最妙、最胜。”

世尊复问伤歌逻曰：“于三示现，称叹何示现？”

伤歌逻摩纳答曰：“瞿昙，于三示现，我称说沙门瞿昙。所以者何？沙门瞿昙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沙门瞿昙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沙门瞿昙示现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沙门瞿昙为他说，他为他说，如是展转无量百千。瞿昙，是故于三示现，我称叹沙门瞿昙。”

于是，世尊告曰：“摩纳，汝善达此论。所以者何？我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于如意足心得自在，乃及身至梵天。摩纳，我以他相占他意，乃至占心、心所有法。摩纳，我自行如是道、如是迹，行此道、行此迹已，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我为他说，他为他说，如是展转无量百千。摩纳，是故汝善达此论，汝当如是善受善持。所以者何？此所说义，应当如是。”

于是，伤歌逻摩纳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伤歌逻摩纳、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算数目揵连经第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东园鹿子母堂。

尔时，算数梵志目揵连中后彷佯，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我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目揵连，恣汝所问，莫自疑难。”

算数目揵连则便问曰：“瞿昙，此鹿子母堂渐次第作，转后成讫。瞿昙，此鹿子母堂磴梯，初升一磴，后二、三、四。瞿昙，如是此鹿子母堂渐次第上。瞿昙，此御象者，亦渐次第调御成讫，谓因钩故。瞿昙，此御马者，亦渐次第调御成讫，谓因钩故。瞿昙，此刹利亦渐次第至成就讫，谓因捉弓箭故。瞿昙，此诸梵志亦渐次第至成就讫，谓因学经书故。瞿昙，我等学算数，以算数存命，亦渐次第至成就讫。若有弟子，或男或女，始教一一数，二、二、三、三、十、百、千、万，次第至上。瞿昙，如是我等学算数，以算数存命，渐次第至成讫。沙门瞿昙，此法、律中，云何渐次第作至成就讫？”

世尊告曰：“目揵连，若有正说渐次第作，乃至成讫，目揵连，我法、律中谓正说。所以者何？目揵连，我于此法、律渐次第作至成就讫。

“目揵连，若年少比丘初来学道，始入法、律者，如来先教：‘比丘，汝来身护命清净，口、意护命清净。’

“目揵连，若比丘身护命清净，口、意护命清净者，如来复上教：‘比丘，汝来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

“目揵连，若比丘观内身如身，至观觉、心、法如法者，如来复上教：‘比丘，汝来观内身如身，莫念欲相应念，至观觉、心、法如法，莫念非法相应念。’

“目揵连，若比丘观内身如身，不念欲相应念，至观觉、心、法如法，不念非法相应念者，如来复上教：‘比丘，汝来守护诸根，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见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谓忿诤故，守护眼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谓忿诤故，守护意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意根。’

“目揵连，若比丘守护诸根，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见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谓忿诤故，守护眼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谓忿诤故，守护意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意根者，如来复上教：‘比丘，汝来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

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

“目揵连，若比丘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者，如来复上教：‘比丘，汝来独住远离，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山岩石室、露地穰积，或至林中，或住在冢间。汝已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敷尼师檀，结跏趺坐，正身正愿，反念不向，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莫起贪伺，欲令我得，汝于贪伺净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汝于疑惑净除其心。汝断此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目揵连，若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目揵连，如来为诸年少比丘多有所益，谓训诲教诃。目揵连，若有比丘、长老、上尊、旧学梵行，如来复上教，谓究竟讫一切漏尽。”

算数目揵连即复问曰：“沙门瞿昙，一切弟子如是训诲，如是教诃，尽得究竟智必涅槃耶？”

世尊答曰：“目揵连，不一向得，或有得者，或不得者。”

算数目揵连复更问曰：“瞿昙，此中何因何缘有涅槃、有涅槃道，沙门瞿昙现在导师，或有比丘如是训诲，如是教诃，得究竟涅槃，或复不得耶？”

世尊告曰：“目揵连，我还问汝，随所解答。目揵连，于意云何？汝知王舍城处，谙彼道耶？”

算数目揵连答曰：“唯然，我知王舍城处，亦谙彼道。”

世尊问曰：“目揵连，若有人来欲见彼王，至王舍城，其人问汝：‘我欲见王，至王舍城。算数目揵连知王舍城处，谙彼道径，可示语我耶？’汝告彼人曰：‘从此东行至彼某村，从某村去当至某邑，如是展转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尽见尽知。’彼人闻汝语，受汝教已，从此东行，须臾不久，便舍正道，从恶道还；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彼尽不见，亦不知也。

“复有人来欲见彼王，至王舍城，其人问汝：‘我欲见王，至王舍城。算数目揵连知王舍城处，谙彼道径，可示语我耶？’汝告彼人曰：‘从此东行至彼某村，从某村去当至某邑，如是展转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尽见尽知。’彼人闻汝语，受汝教已，即从此东行至彼某村，从某村去得至某邑，如是展转至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尽见尽知。

“目揵连，此中何因何缘有彼王舍城，有王舍城道，汝现在导师，彼第一人随受汝教，于后不久，舍平正道，从恶道还；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彼尽不见，亦不知耶？彼第二人随受汝教，从平正道展转得至于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彼尽见尽知耶？”

算数目揵连答曰：“瞿昙，我都无事。有彼王舍城，有王舍城道，我现在导师，彼第一人不随我教，舍平正道，从恶道还；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彼尽不见，亦不知耳！彼第二人随顺我教，从平正道展转得至于王舍城；若王舍城外有好园林，其地平正，楼观浴池，若干华树，狭长流河，又有清泉，彼尽见尽知耳！”

世尊告曰：“如是，目揵连，我亦无事。有彼涅槃、有涅槃道，我为导师，为诸比丘如是训诲，如是教诃，得究竟涅槃，或有不得。目揵连，但各自随比丘所行，尔时世尊便记彼行，谓究竟漏尽耳！”

算数目揵连白曰：“瞿昙，我已知。瞿昙，我已解。瞿昙，犹如良地有娑罗林，彼中有守娑罗林人，明健不懈，诸娑罗根以时锄掘，平高填下，粪沃溉灌，不失其时。若其边有秽恶草生，尽拔弃之；若有横曲不调直者，尽落治之。若有极好中直树者，便权养护，随时锄掘，粪沃溉灌，不失其时，如是良地娑罗树林转茂盛好。瞿昙，如是有人谀谄、欺诳、极不庶几无信、懈怠、无念、无定、恶慧、心狂、诸根掉乱，持戒宽缓，不广修沙门。瞿昙，如是之人不能共事。所以者何？瞿昙，如是人者，秽污梵行。瞿昙，若复有人不有谀谄，亦不欺诳，庶几有信，精进不懈，有念、有定，亦有智慧，极恭敬戒，广修沙门。瞿昙，如是之人，能共事也。所以者何？瞿昙，如是人者，清净梵行。

“瞿昙，犹诸根香，沉香为第一。所以者何？瞿昙，彼沉香者，于诸根香为最上故。瞿昙，犹诸娑罗树香，赤栴檀为第一。所以者何？瞿昙，赤旃檀者于诸娑罗树香为最上故。瞿昙，犹诸水华，青莲华为第一。所以者何？瞿昙，青莲华者于诸水华为最上故。瞿昙，犹诸陆华，修摩那华为第一。所以者何？瞿昙，修摩那华者于诸陆华为最上故。瞿昙，犹如世中诸有论士，沙门瞿昙为最第一。所以者何？沙门瞿昙论士能伏一切外道异学故。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算数目揵连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梵志品瞿默目揵连经第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般涅槃后不久，尊者阿难游王舍城。

尔时，摩竭陀大臣雨势治王舍城，为防跋耆故。于是，摩竭陀大臣雨势遣瞿默目揵连田作人，往至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尊者阿难过夜平旦，著衣持钵，为乞食故，入王舍城。于是，尊者阿难作是念：“且置王舍城乞食，我宁可往诣瞿默目揵连田作人所。”于是，尊者阿难往诣瞿默目揵连田作人所。

梵志瞿默目揵连遥见尊者阿难来，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阿难，白曰：“善来！阿难，久不来此，可坐此座。”

尊者阿难即坐彼座，梵志瞿默目揵连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阿难，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阿难报曰：“目揵连，汝便可问，我闻当思。”

则便问曰：“阿难，颇有一比丘与沙门瞿昙等耶？”

尊者阿难与梵志瞿默目揵连共论此事时，尔时，摩竭陀大臣雨势慰劳田作人，往诣梵志瞿默目揵连田作人所。

摩竭陀大臣雨势遥见尊者阿难坐在梵志瞿默目揵连田作人中，往诣尊者阿难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问曰：“阿难，与梵志瞿默目揵连共论何事？以何事故共会此耶？”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梵志瞿默目揵连问我：‘阿难，颇有一比丘与沙门瞿昙等耶？’”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云何答彼？”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都无一比丘与世尊等等。”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唯然，阿难，无一比丘与世尊等等。颇有一比丘为沙门瞿昙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汝等今所依耶？”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都无一比丘为世尊所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唯然，无一比丘与沙门瞿昙等等；亦无一比丘为沙门瞿昙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汝等今所依者。颇有一比

丘与众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汝等今所依。”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亦无一比丘与众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唯然，无一比丘与沙门瞿昙等等；亦无一比丘为沙门瞿昙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汝等今所依者；亦无一比丘与众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汝等今所依者。阿难，若尔者，汝等无所依，共和合、不诤、安隐，同一一教，合一水乳，快乐游行，如沙门瞿昙在时耶？

尊者阿难告曰：“雨势，汝莫作是说，言我等无所依。所以者何？我等有所依耳！”

摩竭陀大臣雨势白曰：“阿难，前后所说何不相应？阿难向如是说：无一比丘与世尊等等；亦无一比丘为世尊所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亦无一比丘与众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难，何因何缘今说我有所依耶？”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我等不依于人而依于法。雨势，我等若依村邑游行，十五日说从解脱时，集坐一处。若有比丘知法者，我等请彼比丘为我等说法。若彼众清净者，我等一切欢喜奉行彼比丘所说；若彼众不清净者，随法所说，我等教作是。”

摩竭陀大臣雨势白曰：“阿难，非汝等教作是，但法教作是。阿难，如是少法、多法可得久住者。如是阿难等共和合、不诤、安隐，同一一教，合一水乳，快乐游行，如沙门瞿昙在时。”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颇有可尊敬耶？”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有可尊敬。”

雨势白曰：“阿难，前后所说何不相应？阿难向如是说：无一比丘与世尊共等等；亦无一比丘为世尊在时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亦无一比丘与众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后，为诸比丘所依，谓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难，汝何因何缘今说有可尊敬耶？”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有十法而可尊敬。我等若见比丘有此十法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云何为十？

“雨势，比丘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纤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行增上戒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广学多闻，守持不忘，积聚博闻，所谓法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如是诸法广学，多闻诵习至千，意所推观，明见深达。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多闻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作善知识，作善朋友，作善伴党。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善知识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乐住远离，成就二远离，身及心也。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乐住远离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乐于宴坐，内行正止，亦不离伺，成就于观，增长空行。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乐宴坐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躯，随所游至，与衣钵俱，行无顾恋，犹如鹰鸟，与两翅俱，飞翔空中。如是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躯，随所游至，与衣钵俱，行无顾恋。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知足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常行于念，成就正念，久所曾习，久所曾闻，恒忆不忘。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有正念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常行精进，断恶不善，修诸善法，恒自起意，专一坚固，为诸善本，不舍方便。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精勤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修行智慧，观兴衰法，得如此智，圣慧明达，分别晓了，以正尽苦。雨势，我等若见比丘极行慧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复次，雨势，比丘诸漏已尽，而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雨势，我等若见比丘诸漏尽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雨势，世尊知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此十法而可尊敬。雨势，我等若见比丘行此十法者，则共爱敬、尊重、供养、宗奉，礼事于彼比丘。”

于是，彼大众放高大音声：“可修直道，非不可修。若修直道，非不可修者，随世中阿罗诃爱敬、尊重、供养、礼事。若诸尊可修直道而能修者，是故世中阿罗诃爱敬、尊重、供养、礼事。”

于是，摩竭陀大臣雨势及其眷属问曰：“阿难，今游何处？”

尊者阿难答曰：“我今游行此王舍城竹林迦兰哆园。”

“阿难，竹林迦兰哆园至可爱乐，整顿可喜，昼不喧闹，夜则静寂，无有蚊虻，亦无蝇蚤，不寒不热。阿难，乐住竹林迦兰哆园耶？”

尊者阿难答曰：“如是，雨势。如是，雨势。竹林迦兰哆园至可爱乐，整顿可喜，昼不喧闹，夜则静寂，无有蚊虻，亦无蝇蚤，不寒不热。雨势，我乐住竹林迦兰哆园中。所以者何？以世尊拥护故。”

是时，婆难大将在彼众中，婆难大将白曰：“如是，雨势。如是，雨势。竹林迦兰哆园至可爱乐，整顿可喜。昼不喧闹，夜则静寂，无有蚊虻，亦无蝇蚤，不寒不热，彼尊者乐住竹林迦兰哆园。所以者何？此尊者行伺、乐伺故。”

摩竭陀大臣雨势闻已，语曰：“婆难大将，沙门瞿昙昔时游行金鞞罗乐园中。婆难大将，尔时我数往诣彼，见沙门瞿昙。所以者何？沙门瞿昙行伺、乐伺，称叹一切伺。”

尊者阿虽闻已，告曰：“雨势，莫作是说：‘沙门瞿昙称说一切伺。’所以者何？世尊或称说伺，或不称说。”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沙门瞿昙不称说伺，不称说何等伺？”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或有一贪欲所缠而起贪欲，不知出要如真，彼为贪欲所障碍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势，是谓第一伺，世尊不称说。复次，雨势，或有一瞋恚所缠而起瞋恚，不知出要如真，彼为瞋恚所障碍故，伺、憎伺而重伺。雨势，是谓第二伺，世尊不称说。复次，雨势，睡眠所缠而起睡眠，不如出要如真，彼为睡眠所障碍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势，是谓第三伺，世尊不称说。复次，雨势，疑惑所缠而起疑惑，不知出要如真，彼为疑惑所障碍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势，是谓第四伺，世尊不称说。雨势，世尊不称说此四伺。”

摩竭陀大臣雨势白曰：“阿难，此四伺可憎可憎处，沙门瞿昙不称说。所以者何？正尽觉故。”

摩竭陀大臣雨势复问曰：“阿难，何等伺沙门瞿昙所称说？”

尊者阿难答曰：“雨势，比丘者，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雨势，世尊称说此四伺。”

摩竭陀大臣雨势白曰：“阿难，此四伺可称可称处，沙门瞿昙所称。所以者何？以正尽觉故。阿难，我事烦猥，请退还归。”

尊者阿难告曰：“欲还随意。”

于是，摩竭陀大臣雨势闻尊者阿难所说，善受善持，即从座起，绕尊者阿难三匝而去。

是时，梵志瞿默目揵连于摩竭陀大臣雨势去后不久，白曰：“阿难，我所问事，都不答耶？”

尊者阿难告曰：“目揵连，我实不答。”

梵志瞿默目揵连白曰：“阿难，我更有所问，听我问耶？”

尊者阿难答曰：“目揵连，汝便可问，我闻当思。”

梵志瞿默目揵连即问曰：“阿难，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解脱及慧解脱、阿罗诃解脱，此三解脱有何差别？有何胜如？”

尊者阿难答曰：“目揵连，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解脱及慧解脱、阿罗诃解脱，此三解脱无有差别，亦无胜如。”

梵志瞿默目揵连白曰：“阿难，可在此食。”

尊者阿难默然而受。

梵志瞿默目揵连知默然受已，即从座起，自行澡水，极美净妙，种种丰饶食啖含消，自手斟酌，极令饱满；食讫举器，行澡水竟，取一小床，别坐听法。

尊者阿难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尊者阿难所说如是，摩竭陀大臣雨势眷属，及梵志瞿默目揵连，闻尊者阿难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象迹喻经第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卑卢异学平旦则从舍卫国出，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座一面，佛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然而住。卑卢异学，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坐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

尔时，生闻梵志乘极好白乘，与五百弟子俱，以平旦时从舍卫出，至无事处，欲教弟子讽读经书。生闻梵志遥见卑卢异学来，便问：“婆蹉，晨起从何处来？”

卑卢异学答曰：“梵志，我见世尊礼事、供养来。”

生闻梵志问曰：“婆蹉，颇知沙门瞿昙空安静处学智慧耶？”

卑卢异学答曰：“梵志，何等人可知世尊空安静处学智慧耶？梵志，若知世尊空安静处学智慧者，亦当如彼。但，梵志，我所读书有四句义，因四句义，我必信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梵志，譬善象师游无事处，于树林间见大象迹，见已，必信彼象极大而有此迹。梵志，我亦如是，我所读书有四句义，因四句义，我必信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云何四句义？梵志，智慧剎利论士多闻决定，能伏世人，无所不知，则以诸见造作文章，行于世间。彼作是念：‘我往沙门瞿昙所，问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当复重问；若不能答，便伏舍去。’彼闻世尊游某村邑，便往彼所，见世尊已，尚不敢问，况复能伏？梵志，我所读书，用得如此第一句义，我因此义，必信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如是智慧梵志、智慧居士、智慧沙门论士多闻决定，能伏世人，无所不知，则以诸见造作文章，行于世间。彼作是念：‘我往沙门瞿昙所，问如是如是事。若能答者，当复重问；若不能答，便伏舍去。’彼闻世尊游某村邑，便往彼所，见世尊已，尚不敢问，况复能伏？梵志，我所读书，用得如此第四句义，我因此义，必信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梵志，我所读书有此四句义，我因此四句义故，必信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生闻梵志语曰：“婆蹉，汝大供养沙门瞿昙，所因所缘，欢喜奉行。”

卑卢异学答曰：“梵志，如是！如是！我极供养于彼世尊，亦极称誉，一切世间亦应供养。”

彼时，生闻梵志闻此义已，即从乘下，右膝著地，叉手向于胜林给孤独园，再三作礼：“南无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如是至三已，还乘极好白乘，往诣胜林给孤独园。到彼乘地，即便下乘，步进诣佛，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生闻梵志向与卑卢异学所共论事尽向佛说，世尊闻已，告曰：“梵志，卑卢异学说象迹喻，犹不善作，亦不具足。如象迹喻善作具足者，今为汝说，当善听之。

“梵志，譬善象师游无事处，于树林间见大象迹，见已，必信彼象极大而有此迹。梵志，彼善象师或不信者，于此林中复有母象，名加梨毫，身极高大，彼有此迹，即寻此迹，复见大象迹，见已，必信彼象极大而有此迹。梵志，彼善象师或复不信，于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加罗梨，身极高大，彼有此迹，即寻此迹，复见大象迹，见已，必信彼象极大而有此迹。梵志，彼善象师或复不信，于此林中更有母象，名婆恕毫，身极高大，彼有此迹，即寻此迹，复见大象迹，见已，必信彼象极大而有此迹。彼寻此迹已，见大象迹，大象迹方极长极广，周匝遍著，正深入地。及见彼象，或去或来，或住或走，或立或卧。见彼象已，便作是念：‘若有此迹，必是大象。’

“梵志，如是，若世中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彼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乃至天、人，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彼说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义有文，具足清净，显现梵行。彼所说法，或居士、居士子，闻已得信；于如来正法、律彼得信已，便作是念：‘在家至狭，尘劳之处；出家学道，发露旷大。我今在家，为锁所锁，不得尽形寿净修梵行。我宁可舍于少财物及多财物，舍少亲族及多亲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

“彼于后时，舍少财物及多财物，舍少亲族及多亲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出家已，舍亲族相，受比丘要，修习禁戒，守护从解脱，又复善摄威仪礼节，见织芥罪，常怀畏怖，受持学戒。

“彼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彼于杀生净除其心。彼离不与取、断不与取，与而后取，乐于与取，常好布施，欢喜无吝，不望其报，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彼离非梵行，断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净无秽，离欲断淫，彼于非梵行净除其心。

“彼离妄言、断妄言、真谛言，乐真谛，住真谛，不移动，一切可信，不欺世间，彼于妄言净除其心。彼离两舌，断于两舌，行不两舌，不破坏他；不闻此语彼，欲破坏此；不闻彼语此，欲破坏彼；离者欲合，合者欢喜；不作群党，不乐群党，不称说群党事，彼于两舌净除其心。彼离粗言，断于粗言，若有所言，辞气粗犷，恶声逆耳，众所不喜，众所不爱，使他苦恼，令不得定，断如是言；若有所言，清和柔润，顺耳入心，可喜可爱，使他安隐，言声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说如是言，彼于粗言净除其心。彼离绮语，断于绮言，时说、真说、法说、义说、止息说、乐止息说，事随时得宜，善教善诃，彼于绮语净除其心。

“彼离治生，断于治生，弃舍称量及斗斛，亦不受货，不缚束人，不望折斗量，不以小利侵欺于人，彼于治生净除其心。彼离受寡妇、童女，断受寡妇、童女，彼于受寡妇、童女净除其心。彼离受奴婢，断受奴婢，彼于受奴婢净除其心。彼离受象、马、牛、羊，断受象、马、牛、羊，彼于受象、马、牛、羊净除其心。彼离受鸡、猪，断受鸡、猪，彼于受鸡、猪净除其心。彼离受田业、店肆，断受田业、店肆，彼于受田业、店肆净除其心。彼离受生稻、麦、豆，断受生稻、麦、豆，彼于受生稻、麦、豆净除其心。

“彼离酒、断酒，彼于饮酒净除其心。彼离高广大床，断高广大床，彼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彼离华鬘、璎珞、涂香、脂粉，断华鬘、璎珞、涂香、脂粉，彼于华鬘、璎珞、涂香、脂粉净除其心。彼离歌舞、倡妓及往观听，断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彼于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净除其心。彼离受生色、像宝，断受生色、像宝，彼于受生色、像宝净除其心。彼离过中食，断过中食，一食、不夜食、学时食，彼于过中食净除其心。

“彼已成就此圣戒聚，复行极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躯，随所游至，与衣钵俱，行无顾恋，犹如鹰鸟，与两翅俱，飞翔空中。彼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复守护诸根，常念闭塞，念欲明达，守护念心而得成就，恒起正知。若眼见色，然不受相，亦不味色，谓忿诤故，守护眼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眼根。如是耳、鼻、舌、身，若意知法，然不受相，亦不味法，谓忿诤故，守护意根；心中不生贪伺、忧戚、恶不善法，趣向彼故，守护意根。

“彼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守护诸根，复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伸低仰，仪容庠序，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寤语默，皆正知之。彼已成就此圣戒聚，及极知足，守护诸根，正知出入，复独住远离，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山岩石室、露地穰积，或至林中，或在冢间。彼已在无事处，或至树下空安静处，敷尼师檀，结跏趺坐，正身正愿，反念不向，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彼于贪伺净除其心。

“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彼于疑惑净除其心。彼断此五盖、心秽、慧羸，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逮初禅成就游。梵志，是谓如来所屈，如来所行，如来所服。然彼不以此为讫。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彼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逮第二禅成就游。梵志，是谓如来所屈，如来所行，如来所服。然彼不以此为讫。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彼离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逮第三禅成就游。梵志，是谓如来所屈，如来所行，如来所服。然彼不以此为讫。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彼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逮第四禅成就游。梵志，是谓如来所屈，如来所行，如来所服。然彼不以此为讫。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

“彼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趣向漏尽智通作证。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梵志，是谓如来所屈，如来所行，如来所服。彼以此为讫。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世尊所说法善，如来弟子圣众善趣。梵志，于意云何？如是象迹喻善作具足耶？”

生闻梵志答曰：“唯然，瞿昙，如是象迹喻善作具足。”

生闻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生闻梵志及卑卢异学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闻德经第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生闻梵志中后彷佯，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我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梵志，恣汝所问。”

生闻梵志即便问曰：“沙门瞿昙弟子或有在家，或有出家学道，以何义故博闻诵习耶？”

世尊答曰：“梵志，我弟子或有在家，或出家学道，所以博闻诵习，欲自调御，欲自息止，自求灭讫。梵志，我弟子或有在家，或出家学道，以此义故博闻诵习。”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博闻诵习有差别耶？博闻诵习有功德耶？”

世尊答曰：“梵志，博闻诵习而有差别，博闻诵习则有功德。”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博闻诵习有何差别？有何功德耶？”

世尊答曰：“梵志，多闻圣弟子昼日作业，欲得其利，彼所作业败坏不成。彼所作业败坏不成已，然不忧戚、愁烦、啼哭，不椎身懊恼，亦不痴狂。梵志，若多闻圣弟子昼日作业，欲得其利，彼所作业败坏不成。彼所作业败坏不成已，然不忧戚、愁烦、啼哭，不椎身懊恼，亦不痴狂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所有爱念，异无散解，不复相应，与别离已，然不忧戚、愁烦、啼哭，不椎身懊恼，亦不痴狂。梵志，若多闻圣弟子所有爱念，异无散解，不复相应，与别离已，然不忧戚、愁烦、啼哭，不椎身懊恼，亦不痴狂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知所有财物皆悉无常，念出家学道。梵志，若多闻圣弟子知所有财物皆悉无常，念出家学道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知所有财物皆悉无常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梵志，若多闻圣弟子知所有财物皆悉无常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能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梵志，若多闻圣弟子能忍饥渴、寒热、蚊虻、蝇蚤，风日所逼、恶声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诸疾，极为苦痛，至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堪耐不乐，生不乐已，心终不著。梵志，若多闻圣弟子堪耐不乐，生不乐已，心终不著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堪耐恐怖，生恐怖已，心终不著。梵志，若多闻圣弟子堪耐恐怖，生恐怖已，心终不著。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若生三恶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害念，为此三恶不善念已，心终不著。梵志，若多闻圣弟子若生三恶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害念，为此三恶不善念已，心终不著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梵志，若多闻圣弟子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则得苦边。梵志，若多闻圣弟子三结已尽，得须陀洹，不堕恶法，定趣正觉，极受七有，天上人间七往来已，则得苦边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

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三结已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则得苦边。梵志，若多闻圣弟子三结已尽，淫、怒、痴薄，得一往来，天上人间一往来已，则得苦边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五下分结尽，生彼间已，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梵志，若多闻圣弟子五下分结尽，生彼间已，便般涅槃，得不退法，不还此世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有息解脱，离色得无色如其像定，身作证成就游，慧观断漏而知漏。梵志，若多闻圣弟子有息解脱，离色得无色如其像定，身作证成就游，慧观断漏而知漏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梵志，若多闻圣弟子如意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诸漏已尽，得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成就游：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者。梵志，是谓博闻诵习而有差别，有此功德。”

生闻梵志复问世尊：“此博闻诵习有此差别，有此功德，颇更有差别，更有功德，最上、最妙、最胜耶？”

世尊答曰：“梵志，此博闻诵习有此差别，有此功德，更无差别，更无功德，最上、最妙、最胜者。”

生闻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生闻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何苦经第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生闻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我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梵志，恣汝所问。”

生闻梵志即便问曰：“瞿昙，在家者有何苦？出家学道者有何苦耶？”

世尊答曰：“梵志，在家者，以不自在为苦；出家学道者，以自在为苦。”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在家者云何以不自在为苦？出家学道者云何以自在为苦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钱不增长，金、银、真珠、琉璃、水精悉不增长，畜牧、谷米及奴婢使亦不增长，尔时，在家忧苦愁戚，因此故在家者多有忧苦，多怀愁戚。梵志，若出家学道者行随其欲，行随恚痴，尔时，出家学道忧苦愁戚，因此故出家学道者多有忧苦，多怀愁戚。梵志，如是在家者以不自在为苦，出家学道者以自在为苦。”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在家者有何乐？出家学道者有何乐耶？”

世尊答曰：“梵志，在家者以自在为乐，出家学道者以不自在为乐。”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在家者云何以自在为乐？出家学道者云何以不自在为乐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在家者钱得增长，金、银、真珠、琉璃、水精皆得增长，畜牧、谷米及奴婢使亦得增长，尔时，在家快乐欢喜，因此故在家者多快乐欢喜。梵志，出家学道者行不随欲，行不随恚痴，尔时，出家学道快乐欢喜，因此故出家学道者多快乐欢喜。梵志，如是在家者以自在为乐，出家学道者以不自在为乐。”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无利义？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有利义？”

世尊答曰：“梵志，若天及人共诤者，必无利义；若天及人不诤者，必有利义。”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云何天及人共诤者必无利义？云何天及人不诤者必有利义耶？”

世尊答曰：“梵志，若时天及人斗诤怨憎者，尔时，天及人忧苦愁戚，因此故天及人多有忧苦，多怀愁戚。梵志，若时天及人不斗诤、不怨憎者，尔时，天及人快乐欢喜，因此故天及人多快乐、多欢喜。梵志，如是天及人共诤者，必无利义；天及人不诤者，必有利义。”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不得饶益，必得其苦？以何事故，令天及人必得饶益，必得其乐？”

世尊答曰：“梵志，若天及人行于非法及行恶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若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恶者，必得饶益，必得其乐。”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天及人云何行于非法及行恶者，必不得益，必得其苦？天及人云何行如法，不行恶者，必得饶益，必得其乐？”

世尊答曰：“梵志，天及人身行非法及行恶，口、意行非法及行恶者，尔时，天及人必当减损，阿修罗必当兴盛。梵志，若天及人身行如法，守护其身，口、意行如法，守护口、意者，尔时，天及人必当兴盛，阿修罗必当减损。梵志，如是天及人行于非法及行恶者，必得不益，必得其苦。梵志，如是天及人能行如法，不行恶者，必得饶益，必得其乐。”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云何观恶知识？”

世尊答曰：“梵志，当观恶知识犹如月也。”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云何当观恶知识犹如月耶？”

世尊答曰：“梵志，如向尽月，日日稍减，宫殿亦减，光明亦减，形色亦减，日日尽去。梵志，有时月乃至于尽，都不复见。梵志，恶知识人于如来正法、律亦得其信，彼得信已，则于后时而不孝顺，亦不恭敬，所行不顺，不立正智，不趣向法次法，彼便失信，持戒、博闻、庶几、智慧亦复失之。梵志，有时此恶知识教灭善法，犹如月尽。梵志，如是当观恶知识犹如月也。”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云何观善知识？”

世尊答曰：“梵志，当观善知识犹如月也。”

生闻梵志复问曰：“瞿昙，云何当观善知识犹如月耶？”

世尊答曰：“梵志，犹如月初生，少壮明净，日日增长。梵志，或时月十五日，其殿丰满。梵志，如是善知识于如来正法、律得信，彼得信已，而于后时孝顺恭敬，所行随顺，立于正智，趣向法次法，彼增长信，持戒、博闻、庶几、智慧亦复增长。梵志，有时彼善知识善法具足，如十五日月。梵志，如是当观善知识犹如月也。”

于是，世尊说此颂曰：

“譬如月无垢，游于虚空界，

一切世星宿，悉翳其光明。

如是信博闻，庶几无悭贪，

世间一切悭，悉翳施光明。

犹如有大龙，兴起云雷电，

雨下极滂沛，充满一切地。

如是信博闻，庶几无悭贪，

施饮食丰足，乐劝增广施。

如是极雷震，如天降时雨，

彼福雨广大，施主之所雨。

钱财多名誉，得生于善处，

彼当受于福，死已生天上。”

佛说如是，生闻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七 梵志品何欲经第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生闻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梵志即便问曰：“瞿昙，刹利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刹利者，欲得财物，行于智慧，所立以刀，依于人民，以自在为讫。”

生闻梵志问曰：“瞿昙，居士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居士者，欲得财物，行于智慧，立以技术，依于作业，以作业竟为讫。”

生闻梵志问曰：“瞿昙，妇人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妇人者，欲得男子，行于严饰，立以儿子，依于无对，以自在为讫。”

生闻梵志问曰：“瞿昙，偷劫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偷劫者，欲不与取，行隐藏处，所立以刀，依于暗冥，以不见为讫。”

生闻梵志问曰：“瞿昙，梵志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梵志者，欲得财物，行于智慧，立以经书，依于斋戒，以梵天为讫。”

生闻梵志问曰：“瞿昙，沙门何欲、何行、何立、何依、何讫耶？”

世尊答曰：“沙门者，欲得真谛，行于智慧，所立以戒，依于无处，以涅槃为讫。”

生闻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生闻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郁瘦歌逻经第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郁瘦歌逻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郁瘦歌逻梵志即便问曰：“瞿昙，梵志为四种姓施设四种奉事，为梵志施设奉事，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奉事。瞿昙，梵志为梵志施设奉事，梵志应奉事梵志，刹利、居士、工师亦应奉事梵志。瞿昙，此四种姓应奉事梵志。瞿昙，梵志为刹利施设奉事，刹利应奉事刹利，居士、工师、亦应奉事刹利。瞿昙，此三种姓应奉事刹利。瞿昙，梵志为居士施设奉事，居士应奉事居士，工师亦应奉事居士。瞿昙，此二种姓应奉事居士。瞿昙，梵志为工师施设奉事，工师应奉事工师，谁复下贱应施设奉事工师？唯工师奉事工师。”

世尊问曰：“梵志，诸梵志颇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奉事，为梵志施设奉事，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奉事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不知也。瞿昙，但诸梵志自作是说：‘我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梵志不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奉事，为梵志施设奉事，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奉事。’”

世尊告曰：“梵志，犹如有人，强与他肉，而作是说：‘士夫可食，当与我值。’梵志，汝为诸梵志说亦复如是。所以者何？梵志不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奉事，为梵志施设奉事，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奉事。”

世尊问曰：“梵志，云何奉事？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

世尊告曰：“梵志，若更有梵志来，非愚非痴，亦非颠倒，心无颠倒，自由自在，我问彼梵志：‘于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为是奉事耶？’

“梵志，彼梵志非愚非痴，亦非颠倒，心无颠倒，自由自在，答我曰：‘瞿昙，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如无胜者，我不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有胜无如者，我应奉事彼。’”

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

；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

世尊告曰：“梵志，若更有梵志来，非愚非痴，亦非颠倒，心无颠倒，自由自在，我问彼梵志：‘于意云何？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若有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梵志，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为是奉事耶？’

“梵志，彼梵志非愚非痴，亦非颠倒，心无颠倒，自由自在，亦如是答我曰：‘瞿昙，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若我奉事，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失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不应奉事彼。瞿昙，若奉事梵志，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奉事刹利、居士、工师，因奉事故，增益信、戒、博闻、庶几、智慧者，我应奉事彼。’”

郁瘦歌逻梵志白曰：“瞿昙，梵志为四种姓施设四种自有财物，为梵志施设自有财物，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自有财物。瞿昙，梵志为梵志施设自有财物者，瞿昙，梵志为梵志施设乞求自有财物。若梵志轻慢乞求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犹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则便失利。如是，瞿昙，梵志为梵志施设乞求自有财物。若梵志轻慢乞求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

“瞿昙，梵志为刹利施设自有财物者，瞿昙，梵志为刹利施设弓箭自有财物。若刹利轻慢弓箭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犹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则便失利。如是，瞿昙，梵志为刹利施设弓箭自有财物。若刹利轻慢弓箭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瞿昙，梵志为居士施设自有财物者，瞿昙，梵志为居士施设田作自有财物。若居士轻慢田作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犹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则便失利。如是，瞿昙，梵志为居士施设田作自有财物。若居士轻慢田作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瞿昙，梵志为工师施设自有财物者，瞿昙，梵志为工师施设麻自有财物。若工师轻慢麻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犹如放牛人不能看牛者，则便失利

。如是，瞿昙，梵志为工师施设麻自有财物。若工师轻慢麻者，则便轻慢自有财物；轻慢自有财物已，则便失利。”

世尊问曰：“梵志，诸梵志颇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自有财物，为梵志施设自有财物，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自有财物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不知也。瞿昙，但诸梵志自说：‘我于此世，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不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自有财物，为梵志施设自有财物，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自有财物。’”

世尊告曰：“梵志，犹如有人，强与他肉，而作是说：‘士夫可食，当与我值。’梵志，汝为诸梵志说亦复如是。所以者何？梵志不自知为四种姓施设四种自有财物，为梵志施设自有财物，为刹利、居士、工师施设自有财物。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

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颇有梵志于此虚空不著、不缚、不触、不碍，刹利、居士、工师不然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梵志于此虚空不著、不缚、不触、不碍，刹利、居士、工师亦然如是。”

“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颇有梵志能行慈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刹利、居士、工师不然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梵志能行慈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刹利、居士、工师亦然如是。”

“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若百种人来，或有一人而语彼曰：‘汝等共来，若有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梵志，于意云何？为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为居士族、工师族者，彼不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为一切百种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日：“瞿昙，彼一切百种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若百种人来，或有一人而语彼曰：

‘汝等共来，若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以极燥娑罗及旃檀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梵志，于意云何？为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以极燥娑罗及旃檀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为居士族、工师族者，彼当以燥猪狗槽、伊兰檀木及余弊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为一切百种人皆能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口：“瞿昙，彼一切百种人皆能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若彼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为彼火独有焰、有色、有热、有光，能作火事耶？为彼火独无焰、无色、无热、无光，不能作火事耶？为彼一切为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若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者，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若彼火独有焰、有色、有热、有光，能为火事者，终无是处。若彼火独无焰、无色、无热、无光，不能为火事者，亦无是处。但，瞿昙，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

“如是，梵志，我自善解、善知诸法，为人施设息止法、灭讫法、觉道法、善趣法，施设自有财物。”世尊问曰：“梵志，于意云何？若彼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彼或有人以燥草木著其火中，生焰、生色、生热、生烟，颇有焰、色、热、烟，焰、色、热、烟而差别耶？”

郁瘦歌逻梵志答曰：“瞿昙，若彼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彼若有人以燥草木著其火中，生焰、生色、生热、生烟，我于彼火焰、色、热、烟，焰、色、热、烟不能施设有差别也。”

世尊告曰：“梵志，如是我所得火，所得不放逸，能灭放逸及贡高慢，我于此火，火亦不能施设有差别也。”

郁瘦歌逻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郁瘦歌逻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阿摄和经第十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众多梵志于拘萨罗，集在学堂，共论此事：“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而沙门瞿昙说四种姓皆悉清净，施设显示。”彼作是念：“诸贤，为谁有力能至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彼复作是念：“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有力能至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诸贤，可共诣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所，向说此事，随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所说，我等当受。”

于是，拘萨罗众多梵志即诣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语曰：“摩纳，我等众多梵志于拘萨罗，集在学堂，共论此事：‘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而沙门瞿昙说四种姓皆悉清净，施设显示。’我等作是念：‘诸贤，为谁有力能至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我等复作是念：‘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有力能至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愿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往诣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语诸梵志曰：“诸贤，沙门瞿昙如法说法，若如法说法者，不可难诘也。”

拘萨罗众多梵志语曰：“摩纳，汝未有屈事，未可豫自伏。所以者何？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有力能至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愿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往诣沙门瞿昙所，则以此事如法难诘。”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为拘萨罗众多梵志默然而受。于是，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与彼拘萨罗众多梵志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世尊告曰：“摩纳，恣汝所问。”

阿摄怼逻延多那便问曰：“瞿昙，诸梵志等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未知沙门瞿昙当云何说？”

世尊告曰：“我今问汝，随所解答。摩纳，颇闻余尼及剑浮国有二种姓，大家及奴，大家作奴，奴作大家耶？”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我闻余尼及剑浮国有二种姓，大家及奴，大家作奴，奴作大家也。”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颇独有梵志于此虚空不著不缚，不触不碍，刹利、居士、工师为不然耶？”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梵志于此虚空不著不缚，不触不碍，刹利、居士、工师亦然。”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颇独有梵志能行慈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刹利、居士、工师不然耶？”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梵志能行慈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刹利、居士、工师亦然。”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百种人来，或有一人而语彼曰：‘汝等共来，若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摩纳，于意云何？为刹利

族、梵志族者，彼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为居士族、工师族者，彼不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为一切百种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耶？”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彼一切百种人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极净。”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百种人来，或有一人而语彼曰：‘汝等共来，若生刹利族、梵志族者，唯彼能以极燥娑罗及旃檀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摩纳，于意云何？为刹利族、梵志族者，彼能以极燥娑罗及旃檀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为居士族、工师族者，彼当以燥猪狗槽及伊兰檀木及余弊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为一切百种人皆能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耶？”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彼一切百种人皆能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彼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为彼火独有焰、有色、有热、有光，能作火事耶？为彼火独无焰、无色、无热、无光，不能作火事耶？为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耶？”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若彼百种人皆以若干种木用作火母，以钻钻之，生火长养者，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若彼火独有焰、有色、有热、有光，能为火事者，终无是处。若彼火独无焰、无色、无热、无光，不能为火事者，亦无是处。瞿昙，但彼一切火皆有焰、有色、有热、有光，皆能作火事。”

“如是，摩纳，梵志若正趣者，彼得善解，自知如法；刹利、居士、工师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白曰：“瞿昙，甚奇！甚特！快说此喻，但诸梵志作如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世尊告曰：“摩纳，若此身随所生者，即彼之数。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数。若生刹利、居士、工师族者，即工师族数。摩纳，犹若如火，随所生者，即彼之数。若因木生者，即木火数。若因草粪薪生者，即薪火数。如是，摩纳，此身随所生者，即彼之数。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数。若生刹利、居士、工师族者，即工师族数。”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刹利女与梵志男共合会者，彼因合会，后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汝云何说？彼为刹利？为梵志耶？”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刹利女与梵志男共合会者，彼因合会，后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我不说彼刹利，亦不说梵志。瞿昙，我但说彼他身。”

“如是，摩纳，此身随所在者，即彼之数。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数。若生刹利、居士、工师族者，即工师族数。”

世尊问曰：“摩纳，若梵志女与刹利男共合会者，彼因合会，后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汝云何说？彼为梵志？为刹利耶？”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梵志女与刹利男共合会者，彼因合会，后便生子，或似父，或似母，或不似父母，我不说彼梵志，亦不说刹利。瞿昙，我但说彼他身。”

“如是，摩纳，此身随所生者，既彼之数。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数。若生刹利、居士、工师族者，即工师族数。”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人有众多草马，放一父驴，于中一草马与父驴共合会，彼因合会，后便生驹。汝云何说？彼为驴？为马耶？”

阿摄怼暹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若有马与驴共合会，彼因合会，后便生驹，我不说彼驴，亦不说马。瞿昙，我但说彼骡也。”

“如是，摩纳，若此身随所生者，即彼之数。若生梵志族者，即梵志族数。若生刹利、居士、工师族者，即工师族数。”

世尊告曰：“摩纳，乃往昔时有众多仙人共住无事高处，生如是恶见：‘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于是，阿私罗仙人提鞞逻闻众多仙人共住无事高处，生如是恶见已，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头，拄杖持伞，著白衣，不从门入，至仙人住处静室经行。于是，共住无事高处有一仙人见阿私罗仙人提鞞逻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头，拄杖持伞，著白衣履，不从门入，至仙人住处静室经行；见已，往诣共住无事高处众多仙人所，便作是语：‘诸贤，今有一人著袈裟衣，以袈裟巾裹头，拄杖持伞，著白衣履，不从门入，至仙人住处静室经行，我等宁可共往咒之：“汝作灰！汝作灰耶！”’

“于是，共住无事高处众多仙人即往诣彼阿私罗仙人提鞞逻所，到已共咒：‘汝作灰！汝作灰！’如其咒法咒之汝作灰汝作灰者，如是如是，光颜益好，身体悦泽。彼众多仙人便作是念：‘我等本咒汝作灰！汝作灰者，彼即作灰。我今咒此人汝作灰！汝作灰！我等如其咒法咒此人，此人光颜益好，身体悦泽，我宁可问。’即便问之：‘汝为是谁？’阿私罗仙人提鞞逻答曰：‘诸贤，汝等颇闻有阿私罗仙人提鞞逻耶？’答曰：‘闻有阿私罗仙人提鞞逻。’复语曰：‘我即是也。’彼众多仙人即共辞谢阿私罗仙人提鞞逻曰：‘愿为忍恕！愿为忍恕！我等不知尊是阿私罗仙人提鞞逻耳！’于是，阿私罗仙人提鞞逻语诸仙人曰：‘我已相恕，汝等实生恶见：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彼诸仙人答曰：‘如是，阿私罗。’

“复问诸仙人曰：‘汝等为自知己父耶？’彼诸仙人答曰：‘知也，彼梵志取梵志妇，非非梵志，彼父复父，乃至七世父。彼梵志取梵志妇，非非梵志。’阿私罗复问诸仙人曰：‘汝等为自知己母耶？’彼诸仙人答曰：‘知也，彼梵志取梵志夫，非非梵志，彼母复母，乃至七世母。彼梵志取梵志夫，非非梵志。’阿私罗复问诸仙人曰：‘汝等颇自知受胎耶？’彼诸仙人答曰：‘知也，以三事等合会受胎，父母合会，无满堪耐，香阴已至。阿私罗，此事等会，入于母胎。’

“阿私罗复问诸仙人曰：‘颇知受生为男？为女？知所从来？为从刹利族来？梵志、居士、工师族来耶？为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来耶？’彼诸仙人答曰：‘不知。’阿私罗复语彼仙人曰：‘诸贤，不见不知此者，汝等不知受胎，谁从何处来，为男为女，为从刹利来，梵志、居士、工师来，为从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来；然作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

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摩纳，彼住无事高处众多仙人为阿私罗仙人提鞞逻如是善教善诃，不能施设清净梵志，况汝师徒著皮草衣？”

于是，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为世尊面诃诘责，内怀愁戚，低头默然，失辩无言。

于是，世尊面诃诘责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已，复令欢悦，即便告曰：“摩纳，有一梵志作斋行施，彼有四儿，二好学问，二不学问。于摩纳意云何？彼梵志为先施谁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耶？”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若彼梵志其有二儿，好学问者，必先施彼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也！”

世尊复问曰：“摩纳，复有一梵志作斋行施，彼有四儿，二好学问，然不精进，喜行恶法。二不学问，然好精进，喜行妙法。于摩纳意云何？彼梵志为先施谁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耶？”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答曰：“瞿昙，若彼梵志其有二儿，虽不学问，而好精进，喜行妙法者，必先施彼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食也！”

世尊告曰：“摩纳，汝先称叹学问，后称叹持戒。摩纳，我说种姓皆悉清净施设显示，汝亦说种姓皆悉清净施设显示。”

于是，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即从座起，欲稽首佛足，尔时，彼大众唱高大音声：“沙门瞿昙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佑，有大威神。所以者何？如沙门瞿昙说，四种姓皆悉清净施设显示，令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亦说四种姓皆悉清净。”

尔时，世尊知彼大众心之所念，告曰：“止！止！阿摄怼逻延多那，但心喜足，可还复坐，我当为汝说法。”

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世尊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无量方便为彼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默念而住。

于是，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佛为说法，劝发渴仰，成就欢喜已，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绕三匝而去。是时，拘萨罗众多梵志还去不远，种种言语责数阿摄怼逻延多那：“欲何等作？欲伏沙门瞿昙，而反为沙门瞿昙所降伏还。犹如有人，为眼入林中，而反失眼还；阿摄怼逻延多那，汝亦如是，欲伏沙门瞿昙，而反为沙门瞿昙所降伏还。犹如有人，为饮入池，而反渴还；阿摄怼逻延多那，汝亦如是，欲伏沙门瞿昙，而反为沙门瞿昙所降伏还。阿摄怼逻延多那，欲何等作？”

于是，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语拘萨罗众多梵志曰：“诸贤，我前已说，沙门瞿昙如法说法，若如法说法者，不可难诘也！”

佛说如是，阿摄怼逻延多那摩纳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第三念诵讫）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八

鹦鹉、须闲提，娑罗婆游堂，

须达、梵波罗，黄芦园、头那，

阿伽罗诃那，阿兰那、梵摩。

梵志品鹦鹉经第十一（第四分别诵）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鹦鹉摩纳都题子少有所为，往至王舍城，寄宿居士家。于是，鹦鹉摩纳都题子问所寄宿居士曰：“颇有沙门、梵志宗主众师，统领大众，为人所尊，令我随时往见奉敬，倘能因此敬奉之时，得欢喜耶？”

居士答曰：“有也！天爱，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觉无上正尽觉。天爱，自可随时往见，诣彼奉敬，或能因此奉敬之时，心得欢喜。”

鹦鹉摩纳即复问曰：“沙门瞿昙今在何处？我欲见之。”

居士答曰：“沙门瞿昙在此王舍城竹林迦兰哆园，便可往见。”

于是，鹦鹉摩纳从所寄宿居士家出，往诣竹林迦兰哆园。鹦鹉摩纳遥见世尊在树林间，端正姝好，犹星中月，光耀晔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无有蔽碍，成就调御，息心静默；见已，便前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鹦鹉摩纳问曰：“瞿昙，如我所闻：若在家者，便得善解，则知如法；出家学道者，则不然也。我问瞿昙，此事云何？”

世尊告曰：“此事不定。”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愿今为我分别此事。”

世尊告曰：“摩纳，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具分别说。”鹦鹉摩纳受教而听。

佛言：“摩纳，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邪行者，我不称彼。所以者何？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邪行者，不得善解，不知如法。是故，摩纳，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邪行者，我不称彼。摩纳，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正行者，我称说彼。所以者何？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正行者，必得善解，则知如法。是故，摩纳，若有在家及出家学道行正行者，我称说彼。摩纳，我如是说，说此二法，如是分别，如是显示。若有沙门、梵志有力坚固深入，一向专著，而说此为真谛，余者虚妄。”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如我所闻：若在家者，便有大利，有大功德；出家学道者，则不然也。我问瞿昙，此事云何？”

世尊告曰：“此事不定。”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愿复为我分别此事。”

世尊告曰：“摩纳，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具分别说。”鹦鹉摩纳受教而听。

佛言：“摩纳，若在家者，有大灾患，有大斗诤，有大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无大功德。犹如田作，有大灾患，有大斗诤，有大怨僧，行邪行者，不得大果，无大功德；如是，摩纳，若在家者亦复如是。摩纳，出家学道少有灾患，少有斗诤，少有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无大功德。犹如治生，少有灾患，少有斗诤，少有怨憎，行邪行者，不得大果，无大功德；如是，摩纳，出家学道亦复如是。

“摩纳，若在家者，有大灾患，有大斗诤，有大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报，有大功德。犹如田作，有大灾患，有大斗诤，有大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报，有大功德；如是，摩纳，若在家者亦复如是。摩纳，出家学道少有灾患，少有斗诤，少有怨僧，行正行者，得大果报，有大功德。犹如治生，少有灾患，少有斗诤，少有怨憎，行正行者，得大果报，有大功德；如是，摩纳，出家学道亦复如是。摩纳，我如是说，说此二法，如是分别，如是显示。若有沙门、梵志有力坚固深入，一向专著，而说此为真谛，余者虚妄。”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彼诸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

世尊告曰：“若诸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汝在此众，今可说耶？”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我无不可。所以者何？瞿昙，于今现坐此众。”

世尊告曰：“汝便可说。”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善听！瞿昙，梵志施设第一真谛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第二诵习，第三热行，第四苦行。瞿昙，梵志施设第五梵行，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

世尊告曰：“若有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彼梵志中颇有一梵志作如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耶？”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无也，瞿昙。”

世尊告曰：“颇有师及祖师，至七世父母，作如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耶？”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无也，瞿昙。”

尔时，世尊问曰：“摩纳，若昔有梵志寿终命过，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一曰、夜吒，二曰、婆摩，三曰、婆摩提婆，四曰、毗奢蜜哆罗，五曰、夜婆陀揵尼，六曰、应疑罗婆，七曰、婆私吒，八曰、迦葉，九曰、娑罗婆，十曰、婆恕。谓今诸梵志即彼具经诵习持学，彼颇作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耶？”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无也，瞿昙，但诸梵志因信受持。”

世尊告曰：“若于诸梵志，无一梵志而作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报。’亦无师及祖师，乃至七世父母，而作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报。’若昔有梵志寿终命过，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一曰、夜吒，二曰、婆摩，三曰、婆摩提婆，四曰、毗奢蜜哆逻，五曰、夜婆陀揵尼，六曰、应疑罗婆，七曰、婆私吒，八曰、迦葉，九曰、婆罗婆，十曰、婆恕。谓今诸梵志即彼具经诵习持学，彼无作是说：‘我此五法，于现法中自知、自觉、自作证已，施设果报。’摩纳，彼诸梵志不以此故，于信向中无根本耶？”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实无根本，但诸梵志闻已受持。”

世尊告曰：“犹众盲儿各相扶持，彼在前者，不见于后，亦不见中；彼在中者，不见于前，亦不见后；彼在后者，不见于中，亦不见前。摩纳，所说诸梵志辈亦复如是。摩纳，前说信而后复说闻。”

鹦鹉摩纳瞋恚世尊，憎嫉不悦，诽谤世尊，指摘世尊，骂詈世尊，应诽谤瞿昙，应指瞿昙，应堕瞿昙，语世尊曰：“有一梵志，名弗袈裟罗，姓直清净化，彼作是说：‘若有沙门、梵志，于人上法有知有见，现我得者，我闻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虚

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说得人上法？若于人上法言我知我见者，此事不然。’”

于是，世尊便作是念：“鹦鹉摩纳都题子瞋恚于我，憎嫉不悦，诽谤于我，指摘于我，骂詈于我，应诽谤瞿昙，应指瞿昙，应堕瞿昙，而语我曰：‘瞿昙，有梵志名弗袈娑罗，姓直清净化，彼作是说：“若有沙门、梵志，于人上法有知有见，现我得者，我闻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虚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说得人上法？若于人上法言我知我见者，此事不然。”’”

世尊知已，告曰：“摩纳，梵志弗袈裟裟罗姓直清净化，彼知一切沙门、梵志心之所念，然后作是说：‘若有沙门、梵志，于人上法有知有见，现我得者，我闻是已，便大笑之，意不相可，虚妄不真，亦不如法。云何人生人中，自说得人上法？若于人上法言我知我见者，此事不然’耶？”

鹦鹉摩纳答曰：“瞿昙，梵志弗袈裟娑罗姓直清净化，自有一婢，名曰不尼，尚不能知心之所念，况复欲知一切沙门、梵志心之所念耶？若使知者，终无是处。”

世尊告曰：“犹人生盲，彼作是说：‘无黑白色，亦无见黑白色者；无好恶色，亦无见好恶色；无长短色，亦无见长短色；无近远色，亦无见近远色；无粗细色，亦无见粗细色。我初不见不知，是故无色。’彼生盲人作如是说，为真实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不也，瞿昙。所以者何？有黑白色，亦有见黑白色者；有好恶色，亦有见好恶色；有长短色，亦有见长短色；有近远色，亦有见近远色；有粗细色，亦有见粗细色。若言：‘我初不见不知，是故无色。’彼生盲人作是说者，为不真实。”

“摩纳，梵志弗袈裟裟罗姓直清净化，彼所说者，非如生盲无目人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如盲，瞿昙。”

世尊告曰：“摩纳，于意云何？若昔有梵志寿终命过，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谓商伽梵志、生闻梵志、弗袈裟裟罗梵志及汝父都题，若彼所说，可不可、有真无真、有高有下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若昔有梵志寿终命过，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谓商伽梵志、生闻梵志、弗袈裟裟罗梵志及我父都题，彼所说者，于我意者，欲令可，莫令不可；欲令真，莫令不真；欲令高，莫令下。”

彼时，世尊问曰：“摩纳，梵志弗袈裟裟罗姓直清净化，彼所说者，非为不可、无有可耶？非为不真、无有真耶？非为至下、无有高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实尔，瞿昙。”

“复次，摩纳，有五法作障碍，作覆盖，作盲无目，能灭智慧，唐自疲劳，不得涅槃。云何为五？摩纳，欲第一法作障碍，作覆盖，作盲无目，能灭智慧，唐自疲劳，不得涅槃。摩纳，恚、身见、戒取，疑第五法作障碍，作覆盖，作盲无目，能灭智慧，唐自疲劳，不得涅槃。摩纳，于意云何？为此五法之所障碍，覆盖阴缠，彼若欲观自义，观他义，观俱义，及知一切沙门、梵志心之所念者，终无是处。摩纳，梵志弗袈裟裟罗姓直清净化，为欲所染，欲所秽染，欲触欲猗，著于欲，入于欲中，不见灾患，不知出要而行于欲，彼为此五法之所障碍，覆盖阴缠，彼若欲观自义，观他义，观俱义，及知一切沙门、梵志心之所念者，终无是处。

“复次，摩纳，有五欲功德，爱念意乐，彼有爱色欲相应，甚可于乐。云何为五？目知色，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摩纳，于意云何？众生因此五欲功德故，生乐生喜，不复是过耶？”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如是，瞿昙。”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因草木而燃火，及离草木而燃火？何者光焰最上、最妙、最胜耶？”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若离草木而燃火者，终无是处，唯有如意足力。瞿昙，若离草木而燃火者，彼光焰最上、最妙、最胜。”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摩纳，若离草木而燃火者，终无是处，唯有如意足力。若离草木而无火者，彼光焰最上、最妙、最胜。我今假说，摩纳，如因草木而燃火者，如是众生所生喜乐，谓因欲、恶不善之法，不得舍乐及于止息。摩纳，如离草木而燃火者，如是众生所生舍乐，谓因离欲，从诸善法而得舍乐及于止息。”

世尊告曰：“摩纳，于意云何？有一梵志作斋行施，或从东方有刹利童子来，彼作是说：‘我于其中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饮食。’彼于其中不得第一座、第一澡水、第一饮食，便生怨恨而怀憎嫉。或从南方有梵志童子来，彼作是说：‘我于其中得净妙食。’彼于其中不得净妙食，便生怨恨而怀憎嫉。或从西方有居士童子来，彼作是说：‘我于其中得丰饶食。’彼于其中不得丰饶食，便生怨恨面怀憎嫉。或从北方有工师童子来，彼作是说：‘我于其中得丰足食。’彼于其中不得丰足食，便生怨恨而怀憎嫉。摩纳，彼诸梵志行如是施，施设何等报耶？”

鹦鹉摩纳白曰：“瞿昙，梵志不如是心行于布施，使他生怨恨而怀憎嫉。瞿昙，当知梵志以悯伤心而行于施，以悯伤心而行施已，便得大福。”

世尊告曰：“摩纳，梵志非为施设第六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如是，瞿昙。”

世尊问曰：“摩纳，若有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汝见此法多在何处？为在家耶？为出家学道耶？”

鹦鹉摩纳答曰：“瞿昙，若有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我见此法多在出家学道，非在家也。所以者何？在家者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结恨，多有憎诤，彼不能得守护诚谛。瞿昙，出家学道者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结恨，少有憎诤，彼必能得守护诚谛。瞿昙，彼诚谛者，我见多在出家学道，非在家也。所以者何？在家者多事，多有所作，多有结恨，多有憎诤，彼不得行施，不得诵习，不得行苦行，不得行梵行。瞿昙，出家学道者少事，少有所作，少有结恨，少有憎诤，彼得行施，彼得诵习，得行苦行，得行梵行。瞿昙，行梵行者，我见此法多在出家学道，非在家也。”

世尊告曰：“摩纳，若有梵志施设五法，有大果报，有大功德，作福得善者，我说是从心起。云何为心？若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为修彼故。摩纳，于意云何？若有比丘守护诚谛者，彼因守护诚谛故，得喜得悦。摩纳，若有喜及悦，善善相应，我说是从心起。云何为心？若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为修彼故，如是彼得行施，彼得诵习，得行苦行，得行梵行。彼因行梵行故，得喜得悦。摩纳，若有喜及悦，善善相应，我说是从心起。云何为心？若心无结、无怨、无恚、无诤，彼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

“摩纳，犹如有人善吹于螺，彼若有方未曾闻者，彼于夜半而登高山，极力吹螺，出微妙声，遍满四方。如是比丘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摩纳，于意云何？若有求天，要求天上故，便行贪伺相应心，令我作天及余天。若有求天，要求天上故，便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量极广善修，心定意解，遍满成就游，令我作天及余天。汝观于彼，谁得作天及余天耶？”

鹦鹉摩纳答曰：“瞿昙，若此求天，要求天上故，便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量极广善修，心定意解，遍满成就游者，我观于彼必得作天或余天也。”

世尊问曰：“摩纳，于意云何？若有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行贪伺相应心，令我作梵天及余梵天。若有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量极广善修，心定意解，遍满成就游，令我作梵天及余梵天。汝观于彼，谁得作梵天及余梵天耶？”

鹦鹉摩纳答曰：“瞿昙，若此求梵天，要求梵天上故，便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无量极广善修，心定意解，遍满成就游者，我观于彼得作梵天或余梵天。”

鹦鹉摩纳问曰：“瞿昙，知梵道迹耶？”

世尊告曰：“摩纳，我今问汝，随所解答。摩纳，于意云何？那罗歌逻村去此众不远耶？”

鹦鹉摩纳答曰：“不远。”

世尊告曰：“摩纳，于意云何？汝于此众告一人曰：‘汝往至彼那罗歌逻村，到便即还。’彼受汝教，速疾往至那罗歌逻村，到便即还。彼往返已，汝问道路，谓于那罗歌逻村往返出入事，彼人宁住不能答耶？”

鹦鹉摩纳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世尊告曰：“摩纳，彼人往返于那罗歌逻村，问道路事，乃可得住而不能答；若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梵道迹者，终不暂住而不能答。”

鹦鹉摩纳白世尊曰：“沙门瞿昙，无著天祠，此事具足，谓问梵道迹能速答故。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鹦鹉摩纳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须闲提经第十二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拘楼瘦，在婆罗婆第一静室，坐于草座。

尔时，世尊过夜平旦，著衣持钵，入剑摩瑟昙次第乞食；食讫，中后还举衣钵，澡洗手足，以尼师檀著于肩上，往诣一林，至昼行处。尔时，世尊入于彼林，至一树下，敷尼师檀，结跏趺坐。

于是，须闲提异学中后彷徉，往诣婆罗婆第一静室。须闲提异学遥见婆罗婆第一静室有布草座一胁卧处，似师子卧，似沙门卧，似梵行卧。须闲提异学见已，问曰：“婆罗婆第一静室，谁有此草座一胁卧处，似师子卧，似沙门卧，似梵行卧？”

婆罗婆梵志答曰：“须闲提，有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觉无上正尽觉。彼第一静室有此草座一胁卧处，似师子卧，似沙门卧，似梵行卧。”

须闲提异学语曰：“婆罗婆，我今不可见见，不可闻闻，谓我见沙门瞿昙卧处。所以者何？彼沙门瞿昙败坏地，败坏地者，无可用也。”

婆罗婆语曰：“须闲提，汝不应以此事骂彼沙门瞿昙。所以者何？彼沙门瞿昙多有慧，刹利慧、梵志慧、居士慧、沙门慧，若说慧者皆得圣智。须闲提，我欲以此义向彼沙门瞿昙说，为可尔不？”

须闲提语曰：“婆罗婆，若欲说者，则随汝意，我无所违。婆罗婆，若见沙门瞿昙者，我亦说此义。所以者何？彼沙门瞿昙败坏地，败坏地者，无可用也。”

尔时，世尊在昼行处，以净天耳出过于人，闻娑罗婆梵志与须闲提异学共论此事。世尊闻已，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往诣婆罗婆梵志第一静室，于草座上敷尼师檀，结跏趺坐。婆罗婆梵志遥见世尊在树林间，端正姝好，犹星中月，光耀暐晔，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诸根寂定，无有蔽碍，成就调御，息心静默；见已，进前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婆罗婆，与须闲提异学共论此草座处耶？”

婆罗婆梵志答世尊曰：“如是，瞿昙，我亦欲以此事向沙门瞿昙说，然沙门瞿昙未说已自知。所以者何？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故。”

世尊与婆罗婆梵志共论此事，须闲提异学于后彷徉，往诣婆罗婆第一静室。世尊遥见须闲提异学来已，而作是说：“须闲提，不调御眼根，不密守护而不修者，必受苦报。彼于沙门瞿昙善自调御，善密守护而善修者，必得乐报。须闲提，汝因此故，说沙门瞿昙败坏地，败坏地者，无可用耶？”

须闲提异学答世尊曰：“如是，瞿昙。”

“须闲提，如是耳、鼻、舌、身根，不调御意根，不密守护而不修者，必受苦报。彼于沙门瞿昙善自调御，善密守护而善修者，必得乐报。须闲提，汝因此故，说沙门瞿昙败坏地，败坏地者，无可用耶？”

须闲提异学答世尊曰：“如是，瞿昙。”

世尊问曰：“须闲提，于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学道，彼眼知色，爱念意乐，可欲相应。彼于后时舍眼知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眼知色，集、灭、味、患、出要见如真，内息心游行。彼若见人未离色欲，为色爱所食，为色热所热。彼眼知色，爱念意乐，可欲相应，行时见已，不称彼、不乐彼。须闲提，于意云何？若有此乐，因爱因色，乐此乐时，薄贱故不称彼，薄贱故不乐彼。须闲提，宁可于彼有所说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须闲提，于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学道，如是耳知声，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触，爱念意乐，可欲相应。彼于后时，舍身知触，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身知触，集、灭、味、患、出要见如真，内息心游行。彼若见人未离触欲，为触爱所食，为触热所热。彼身知触，爱念意乐，可欲相应，行时见已，不称彼，不乐彼。须闲提，于意云何？若有见此乐，因爱因触，乐此乐时，薄贱故不称彼，薄贱故不乐彼。须闲提，宁可于彼有所说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世尊问曰：“须闲提，于意云何？若人本未出家学道，五欲功德爱念意乐，可欲相应。彼于后时，舍五欲功德，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五欲功德，集、灭、味、患、出要见如真，内息心游行。彼若见人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五欲功德爱念意乐，可欲相应，行时见已，不称彼，不乐彼。须闲提，于意云何？若有此乐，因欲因欲爱，乐此乐时，簿贱故不称彼，簿贱故不乐彼。须闲提，宁可于彼有所说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须闲提，我本未出家学道时，得五欲功德，易不难得，爱念意乐，可欲相应。我于后时，舍五欲功德，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五欲功德，集、灭、味、患、出要见如真，内息心游行。我见人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五欲功德，爱念意乐，可欲相应，行时见已，我不称彼，我不乐彼。须闲提，于意云何？若有此乐，因欲因欲爱，乐此乐时，薄贱故我不称彼，薄贱故我不乐彼。须闲提，宁可于我有所说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世尊告曰：“须闲提，犹如居士、居士子，极大富乐，资财无量，多诸畜牧、封户、食邑，诸生活具种种丰饶。彼得五欲，易不难得，彼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临死之时，不乐舍五欲功德，身坏命终，后升善处，得生天上，具足行五欲功德。须闲提，此天及天子宁当舍天五欲功德，乐人间欲，欢喜念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所以者何？人间欲者，臭处不净，意甚秽恶而不可向，憎诤极苦。瞿昙，于人间欲，天欲最上、最妙、最胜。若彼天及天子舍于天上五欲功德，乐人间欲，欢喜念者，终无是处。”

“如是，须闲提，我断人间欲，度于天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五欲功德，集、灭、味、患、出要见如真，内息心游行。我见人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五欲功德爱念意乐，可欲相应，行时见已，我不称彼，我不乐彼。须闲提，于意云何？若有此乐，因欲因欲爱，乐此乐时，薄贱故我不称彼，薄贱故我不乐彼。须闲提，宁可于我有所说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世尊告曰：“须闲提，犹人病癞，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须闲提，于意云何？若病癞人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如是宁得除病有力，不坏诸根，为脱癞病，身体完健，平复如故，还本所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所以者何？若病癞人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如是更生疮转增多，本疮转大，然彼反以癞疮为乐。”

“须闲提，如病癞人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如是更生疮转增多，本疮转大，然彼反以癞疮为乐。须闲提，如是众生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而行于欲。须闲提，如是众生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而行于欲；如是欲转增多，欲爱转广，然彼反以欲爱为乐。彼若不断欲，不离欲爱，内息心，已行、当行、今行者，终无是处。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断欲、离欲爱，谓行于欲。”

世尊告曰：“须闲提，犹王及大臣，得五所欲，易不难得。彼若不断欲，不离欲爱，内息心，已行、当行、今行者，终无是处。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断欲、离欲爱，谓行于欲。如是，须闲提，众生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而行于欲。须闲提，若众生未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而行欲者；如是欲转增多，欲爱转广，然彼反以欲爱为乐。彼若不断欲，不离欲爱，内息心，已行、当行、今行者，终无是处。所以者何？此非道理，断欲、离欲爱，谓行于欲。

“须闲提，犹病癞人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有人为彼怜念悯伤，求利及饶益，求安隐快乐，与如其像好药；与如其像好药已，除病得力，不坏诸根，已脱癞病，身体完健，平复如故，更还本所。彼若见人有癞病者，身体烂熟，为虫所食，以爪摘疮开，临火坑炙。须闲提，彼人见已，宁复意乐称誉喜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所以者何？有病须药，无病不须。”

“须闲提，于意云何？若彼癞人除病得力，不坏诸根，已脱癞病，身体完健，平复如故，更还本所。有二力士，强捉彼人临火坑炙，彼于其中惶惶回避，身生重热。须闲提，于意云何？此火坑者，于今更热，大苦可患，甚于本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其本病癞，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彼于苦大乐更乐想，其心迷乱，有颠倒想。瞿昙，彼人于今除病得力，不坏诸根，已脱癞病，身体完健，平复如故，更还本所；彼于苦大苦更乐想，其心泰然，无颠倒想。”

“须闲提，如病癞人身体烂熟，为虫所食，爪摘疮开，临火坑炙；彼于苦大乐更乐想，其心迷乱，有颠倒想。如是，须闲提，众生不离欲，为欲爱所食，为欲热所热而行于欲；彼于苦欲有乐欲想，其心迷乱，有颠倒想。须闲提，犹如彼人除病得力，不坏诸根，已脱癞病，身体完健，平复如故，更还本所；彼于苦大苦更乐想，其心泰然，无颠倒想。如是，须闲提，我于苦欲有苦欲想，得如真实，无颠倒想。所以者何？须闲提，过去时欲不净臭处，意甚秽恶而不可向，憎诤苦更触；未来、现在欲亦不净臭处，意甚秽恶而不可向，憎诤苦更触。须闲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无病第一利，涅槃第一乐。”

须闲提异学白世尊曰：“瞿昙，我亦曾从耆旧尊德长老久学梵行所，闻无病第一利，涅槃第一乐。”

世尊问曰：“须闲提，若汝曾从耆旧尊德长老久学梵行所，闻无病第一利，涅槃第一乐。须闲提，何者无病？何者涅槃耶？”

于是，须闲提异学身即是病、是痈、是箭、是蛇、是无常、是苦、是空、是非神，以两手抆摸而作是说：“瞿昙，此是无病，此是涅槃。”

世尊语曰：“须闲提，犹如生盲，从有目人闻其所说：‘白净无垢！白净无垢！’彼闻此已，便求白净。有谄诳人而不为彼求利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则以垢腻不净之衣，持往语曰：‘汝当知之！此是白净无垢之衣，汝以两手敬受被身。’彼盲子喜，即以两手敬受被身而作是说：‘白净无垢！白净无垢！’须闲提，彼人为自知说？为不知说

？为自见说？为不见说？”

须闲提异学答曰：“瞿昙，如是说者，实不知见。”

世尊语曰：“如是，须闲提，如盲无目，身即是病、是痈、是箭、是蛇、是无常、是苦、是空、是非神，以两手扠摸而作是说：‘瞿昙，此是无病，此是涅槃。’须闲提，汝尚不识于无病，何况知见于涅槃耶？言知见者，终无是处。须闲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

“‘无病第一利，涅槃第一乐，

诸道八正道，往安隐甘露。’

“彼众多人并共闻之，众多异学闻此偈已，展转相传，不能知义。彼既闻已，而欲求教，彼并愚痴，还相欺诳。彼自现身四大之种，从父母生，饮食所长，常覆按摩澡浴，强忍、破坏、磨灭、离散之法，然见神受神，缘受则有，缘有则生，缘生则老死，缘老死则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如是此生纯大苦阴。”

于是，须闲提异学即从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瞿昙，我今极信沙门瞿昙，惟愿瞿昙善为说法，令我得知此是无病，此是涅槃。”

世尊告曰：“须闲提，若汝圣慧眼未净者，我为汝说无病、涅槃，终不能知，唐烦劳我。须闲提，犹生盲人，因他往语：‘汝当知之！此是青色，黄、赤、白色。’须闲提，彼生盲人颇因他说，知是青色、黄、赤、白色耶？”

答世尊曰：“不也，瞿昙。”

“如是，须闲提，若汝圣慧眼未净者，我为汝说无病、涅槃，终不能知，唐烦劳我。须闲提，我为汝说如其像妙药，令未净圣慧眼而得清净。须闲提，若汝圣慧眼得清净者，汝便自知此是无病，此是涅槃。须闲提，犹生盲人，有诸亲亲为彼慈悯，求利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故，为求眼医。彼眼医者与种种治，或吐或下，或灌于鼻，或复灌下，或刺其脉，或令泪出。须闲提，倘有此处，得净两眼。须闲提，若彼两眼得清净者，则便自见此是青色，黄、赤、白色。见彼垢腻不净之衣，便作是念：‘彼即怨家，长夜则以垢腻之衣欺诳于我。’便有憎心。须闲提，此人倘能杀害于彼。如是，须闲提，我为汝说如其像妙药，令未净圣慧眼而得清净。须闲提，若汝圣慧眼得净者，汝便自知此是无病，此是涅槃。

“须闲提，有四种法，未净圣慧眼而得清净。云何为四？亲近善知识，恭敬、承事，闻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须闲提，汝当如是学，亲近善知识，恭敬、承事，闻

善法，善思惟，趣向法次法。须闲提，当学如是。须闲提，汝亲近善知识，恭敬承事已，便闻善法；闻善法已，便善思惟；善思惟已，便趣向法次法；趣向法次法已，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

“云何知苦如真？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如是知苦如真。云何知苦集如真？谓此爱当受未来有，与喜欲俱，愿彼彼有，如是知苦集如真。云何知苦灭如真？谓此爱当受未来有，与喜欲俱，愿彼彼有灭、无余、断、舍、吐、尽、无欲、没、息止，如是知苦灭如真。云何知苦灭道如真？谓八支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谓为八，如是知苦灭道如真。”

说此法已，须闲提异学远尘离垢，诸法法眼生。于是，须闲提异学见法得法，觉白净法，断疑度惑，更无余尊，不复从他，无有犹豫，已住果证，于世尊法得无所畏；即从座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愿令我得出家学道，受具足，得比丘。”

世尊告曰：“善来比丘，修行梵行。”

须闲提异学即是出家学道，受具足，得比丘。须闲提出家学道，受具足，知法已，至得阿罗诃。

佛说如是，尊者须闲提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梵志品婆罗婆堂经第十三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东园鹿子母堂。

尔时，有二人婆私吒及婆罗婆梵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诸梵志见已，极诃责数，甚急至苦，而语之曰：“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舍胜从不如，舍白从黑，彼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是故汝等所作大恶，极犯大过。”

尔时，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堂上来下，于堂影中露地经行，为诸比丘说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遥见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堂上来下，于堂影中露地经行，为诸比丘说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见已，语曰：“贤者婆罗婆，当知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堂上来下，于堂影中露地经行，为诸比丘说甚深微妙法。贤者婆罗婆，可共诣佛，或能因此从佛闻法。”

于是，婆私吒及婆罗婆即诣佛所，稽首作礼，从后经行。世尊回顾，告彼二人：“婆私吒，汝等二梵志舍梵志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觉道。诸梵

志见已，不大责数耶？”

彼即答曰：“唯然，世尊，诸梵志见已，极诃责数，甚急至苦。”

世尊问曰：“婆私吒，诸梵志见已，云何极诃责数，甚急至苦耶？”

答曰：“世尊，诸梵志见我等已，而作是说：‘梵志种胜，余者不如；梵志种白，余者皆黑；梵志得清净，非梵志不得清净；梵志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舍胜从不如，舍白从黑，彼秃沙门为黑所缚，断种无子，是故汝等所作大恶，极犯大过。’世尊，诸梵志见我等已，如是极诃责数，甚急至苦。”

世尊告曰：“婆私吒，彼诸梵志所说至恶，极自无赖。所以者何？谓彼愚痴，不善晓解，不识良田，不能自知，作如是说：‘我等梵志是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我此无上明、行、作证，不说生胜，不说种姓，不说骄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学经书。婆私吒，若有婚姻者，彼应说生，应说种姓，应说骄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学经书。婆私吒，若有计生、计姓、计慢者，彼极远离于我无上明、行、作证。婆私吒，说生、说姓、说慢，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学经书者，于我无上明、行、作证别。复次，婆私吒，谓有三种，令非一切人人共诤，杂善不善法，彼则为圣所称不称。云何为三？刹利种、梵志种、居士种。婆私吒，于意云何？刹利杀生、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邪见，居士亦然，非梵志耶？”

答曰：“世尊，刹利亦可杀生、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邪见，梵志、居士亦复如是。”

世尊问曰：“婆私吒，于意云何？梵志离杀、断杀、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得正见，刹利、居士为不然耶？”

答曰：“世尊，梵志亦可离杀、断杀、不与取、行邪淫、妄言，乃至离邪见得正见，刹利、居士亦复如是。”

世尊问曰：“婆私吒，于意云何？若有无量恶不善法，是刹利、居士所行，非梵志耶？若有无量善法，是梵志所行，非刹利、居士耶？”

答曰：“世尊，若有无量恶不善法，彼刹利、居士亦可行，梵志亦复如是。若有无量善法，彼梵志亦可行，刹利、居士亦复如是。”

“婆私吒，若有无量恶不善法，一向刹利、居士行，非梵志者；若有无量善法，一向梵志行，非刹利、居士者。彼诸梵志可作是说：‘我等梵志是梵天子，从彼口生，梵

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见梵志女始婚姻时，婚姻已后，见怀妊身时，怀妊身已后，见产生时，或童男，或童女。婆私吒，如是诸梵志亦如世法，随产道生，然彼妄言，谤梵天而作是说：‘我等梵志是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

“婆私吒，若族姓子、若干种姓、若干种名，舍苦干族，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从我学道，应作是说：‘我等梵志是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彼族姓子人我正法、律中，受我正法、律，得至彼岸，断疑度惑，无有犹豫，于世尊法得无所畏，是故彼应作是说：‘我等梵志是梵天子，从彼口生，梵梵所化。’婆私吒，彼梵天者，是说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梵是如来，冷是如来。无烦无热，不离如者，是如来也。婆私吒，于意云何？诸释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波斯匿拘娑罗王耶？”

彼则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问曰：“婆私吒，于意云何？若诸释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波斯匿拘娑罗王，如是波斯匿拘娑罗王则于我身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我耶？”

答世尊曰：“诸释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波斯匿拘娑罗王者，此无奇特。若波斯匿拘娑罗王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世尊者，此甚奇特！”

世尊告曰：“婆私吒，波斯匿拘娑罗王不如是意，而于我身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我：‘沙门瞿昙种族极高，我种族下；沙门瞿昙财宝甚多，我财宝少；沙门瞿昙形色至妙，我色不妙；沙门瞿昙有大威神，我威神小；沙门瞿昙有善智慧，我有恶智。’婆私吒，但波斯匿拘娑罗王爱敬于法，至重供养，为奉事故，而于我身下意爱敬至重，供养奉事于我。”

尔时，世尊告比丘曰：“婆私吒，有时此世皆悉败坏。此世坏时，若有众生生晃昱天，彼于其中妙色意生，一切支节诸根具足，以喜为食，自身光明，升于虚空，净色久住。

“婆私吒，有时此大地满其中水，彼大水上以风吹搅，结构为精，合聚和合，犹如熟酪，以抨抨乳，结构为精，合聚和合。如是，婆私吒，有时此大地满其中水，彼大水上以风吹搅，结构为精，合聚和合，从是生地味，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为味？如蜜丸味。

“婆私吒，有时此世还复成时，若有众生生晃昱天，寿尽、业尽、福尽命终，生此为人。生此间已，妙色意生，一切支节诸根具足，以喜为食，自身光明，升于虚空，净色久住。婆私吒，尔时，世中无有日月，亦无星宿，无有昼夜。无月、半月，无时无岁

。

“婆私吒，当尔之时，无父无母，无男无女，又无大家，复无奴婢，唯等众生。于是，有一众生贪餮不廉，便作是念：‘云何地味？我宁可以指抄此地味尝。’彼时，众生便以指抄此地味尝。如是，众生既知地味，复欲得食。彼时，众生复作是念：‘何故以指食此地味，用自疲劳？我今宁可以手撮此地味食之。’彼时，众生便以手撮此地味食。于彼众生中复有众生，见彼众生各以手撮此地味食，便作是念：‘此实为善！此实为快！我等宁可亦以手撮此地味食。’时，彼众生即以手撮此地味食。若彼众生以手撮此地味食已，如是如是，身生转厚、转重、转坚，若彼本时有清净色，于是便灭，自然生暗。婆私吒，世间之法，自然有是。若生暗者，必生日月；生日月已，便生星宿；生星宿已，便成昼夜；成昼夜已，便有月、半月，有时、有岁。彼食地味，住世久远。

“婆私吒，若有众生食地味多者，便生恶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众生众生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地味便灭。地味灭已，彼众生等便共聚集，极悲啼泣而作是语：‘奈何地味！奈何地味！’犹如今人含消美物，不说本字，虽受持而不知义，此说观义亦复如是。婆私吒，地味灭后，彼众生生地肥，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为味？如蜜丸味。彼食此地肥，住世久远。

“婆私吒，若有众生食地肥多者，便生恶色；食地肥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众生众生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地肥便灭。地肥灭已，彼众生等便共聚集，极悲啼泣而作是语：‘奈何地肥！奈何地肥！’犹如今人为他所责，不说本字，虽受持而不知义，此说观义亦复如是。婆私吒，地肥灭后，彼众生生婆罗，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昙华色。云何为味？如淳蜜丸味。彼食此婆罗，住世久远。

“婆私吒，若有众生食婆罗多者，便生恶色；食婆罗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众生众生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婆罗便灭。婆罗灭已，彼众生等便共聚集，极悲啼泣而作是语：‘奈何婆罗！奈何婆罗！’犹如今人苦法所触，不说本字，虽受持而不知义，此说观义亦复如是。

“婆私吒，婆罗灭后，彼众生生自然粳米，白净无皮，亦无有糠蒿，长四寸，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盐味，无有生气，众生食此自然粳米。如彼众生食此自然粳米已，彼众生等便生若干形，或有众生而生男形，或有众生而生女形。若彼众生生男女形者，彼相见已，便作是语：‘恶众生生！恶众生生！’

“婆私吒，恶众生生者，谓说妇人也。若彼众生生于男形及女形者，彼众生等则更相伺；更相伺已，眼更相视；更相视已，则更相染；更相染已，便有烦热；有烦热已，便相爱著；相爱著已，便行于欲。若见行欲，便以木石，或以杖块而打掷之，便作是语：‘咄！弊恶众生作非法事，云何众生共作是耶？’犹如今人迎新妇时，则以朴华散，或以华鬘垂，作如是言：‘新妇安隐！新妇安隐！’本所可憎，今所可爱。婆私吒，若有众生恶不净法，憎恶羞耻，怀惭愧者，彼便离众一日、二日至六、七日，半月、一月乃至一岁。婆私吒，若有众生欲得行此不净行者，彼便作家而作是说：‘此中作恶！此中作恶！’婆私吒，是谓初因初缘世中起家法，旧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于中有一懒惰众生，便作是念：‘我今何为日日常取自然粳米？我宁可并取一日食直耶？’彼便并取一日食米。于是，有一众生语彼众生曰：‘众生，汝来共行取米耶？’彼则答曰：‘我已并取，汝自取去。’彼众生闻已，便作是念：‘此实为善！此实为快！我亦宁可并取明日所食米耶？’彼便并取明日米来。复有一众生语彼众生曰：‘众生，汝来共行取米耶？’彼则答曰：‘我已并取明日米来，汝自取去。’彼众生闻已，便作是念：‘此实为善！此实为快！我今宁可并取宿日食米来耶？’时，彼众生即便并取七日米来。如彼众生自然粳米极取积聚，彼七粳米便生皮黮，刈至七日亦生皮黮，随所刈处，即不复生。

“于是，彼众生便共聚集，极悲啼泣，作如是语：‘我等生恶不善之法，谓我曹等储畜宿米。所以者何？我等本有妙色意生，一切支节诸根具足，以喜为食，自身光明，升于虚空，净色久住。我等生地味，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为味？如蜜丸味。我等食地味，住世久远。我等若食地味多者，便生恶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地味便灭。地味灭后，我等生地肥，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生酥及熟酥色。云何为味？如蜜丸味。我等食地肥，住世久远。我等若食地肥多者，便生恶色；食地肥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地肥便灭。地肥灭后，我等生婆罗，有色香味。云何为色？犹如昙华色。云何为味？如淳蜜丸味。我等食婆罗，住世久远。我等若食婆罗多者，便生恶色；食婆罗少者，便有妙色。从是知色有胜有如，因色胜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轻慢言：我色胜，汝色不如。因色胜如而生轻慢及恶法故，婆罗便灭。婆罗灭后，我等生自然粳米，白净无皮，亦无有黮蒿，长四寸，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盐味，无有生气，我等食彼自然粳米。如我等自然粳米，极取积聚，彼宿粳米便生皮黮，刈至七日，亦生皮黮，随所刈处，即不复生。我等宁可造作田种，立标榜耶？’

“于是，众生等造作田种，竖立标榜。于中有一众生自有稻谷，而入他田窃取他稻。其主见已，便作是语：‘咄！咄！弊恶众生，云何作是？汝自有稻，而入他田窃取他稻。汝今可去，后莫复作！’然彼众生复至再三窃取他稻，其主亦至再三见已，便以拳叉牵诣众所，语彼众曰：‘此一众生自有稻谷，而入我田窃取我稻。’然彼一众生亦语众曰：‘此一众生以拳叉我牵来诣众。’

“于是，彼诸众生共聚集会，极悲啼泣而作是语：‘我等生恶不善之法，谓守田也。所以者何？因守田故，便共诤讼，有失有尽，有相道说，有拳相叉。我等宁可于其众中举一端正形色，极妙最第一者，立为田主。若可诃者，当令彼诃；若可摈者，当令彼摈。若我曹等所得稻谷，当以如法输送与彼。’于是，彼众生中，若有端正形色，极妙最第一者，众便共举，立为田主。若可诃者，彼便诃责；若可摈者，彼便摈弃。若有稻者，便以如法输送与彼是田主，是田主谓之刹利也，令如法乐众生，守护行戒是王，是王谓之王也。婆私吒，是谓初因初缘世中刹利种，旧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于是，彼异众生以守为病，以守为痈，以守为箭刺，便弃舍守，依于无事，作草叶屋而学禅也。彼从无事，朝朝平旦入村邑王城而行乞食。彼多众生见便施与，恭敬尊重，而作是语：‘此异众生以守为病，以守为痈，以守为箭刺，便弃舍守，依于无事，作草叶屋而学禅也。’此诸尊舍害、恶不善法是梵志，是梵志谓之梵志也。

“彼众生学禅不得禅，学苦行不得苦行，学远离不得远离，学一心不得一心，学精进不得精进，便舍无事，还村邑王城，作四柱屋，造立经书。彼多众生见如是已，便不复施与、恭敬、尊重，而作是语：‘此异众生本以守为病，以守为痈，以守为箭刺，便弃舍守，依于无事，作草叶屋，而学于禅不能得禅，学苦行不得苦行，学远离不得远离，学一心不得一心，学精进不得精进；便舍无事，还村邑王城，作四柱屋，造立经书。’此诸尊等更学博闻，不复学禅是博闻，是博闻谓之博闻。婆私吒，是谓初因初缘世中有梵志种，旧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于是，彼异众生各各诣诸方而作田业，是各各诸方而作田业，是各各诸方而作田业，谓之鞞舍。婆私吒，是谓初因初缘世中有鞞舍种，旧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婆私吒，世中起此三种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门种也。云何世中有此三种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门种耶？于刹利族姓之子，能自诃责恶不善法，自厌憎恶恶不善法，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而作是念：‘我当作沙门行于梵行。’便作沙门行于梵行。如是梵志种族、鞞舍种族族姓之子，亦自诃责恶不善法，自厌憎恶恶不

善法，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亦作是念：‘我当作沙门行于梵行。’便作沙门行于梵行。婆私吒，如是世中起此三种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门种也。

“婆私吒，我今广说此三种姓。云何广有此三种耶？刹利种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坏命终，一向受苦。如是梵志种族、鞞舍种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坏命终，一向受苦。婆私吒，刹利种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彼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如是梵志种族、鞞舍种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彼身坏命终，一向受乐。婆私吒，刹利种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与护行，口、意行二行及与护行，彼身坏命终，受于苦乐。如是梵志种族、鞞舍种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与护行，口、意行二行及与护行，彼身坏命终，受于苦乐。

“婆私吒，刹利种族族姓之子修七觉法，善思善观，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梵志种族、鞞舍种族族姓之子修七觉法，善思善观，彼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婆私吒，如是此三种广分别也。梵天帝主说此偈曰：

“‘刹利二足尊，谓有种族姓，

求学明及行，彼为天人称。’

“婆私吒，梵天帝主善说此偈，非不善也；善歌讽诵，非不善也，善咏语言，非不善也。谓如是说：

“‘刹利二足尊，谓有种族姓，

求学明及行，彼为天人称。’

“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说：刹利二足尊，谓有种族姓，求学明及行，彼为天人称。”

佛说如是，尊者婆私吒、婆罗婆等，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须达哆经第十四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须达哆居士往诣佛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

世尊问曰：“居士家颇行施耶？”

须达哆居士答曰：“唯然，世尊，家行布施，但为至粗，不能好也，糠饭麻羹，姜菜一片。”

世尊告曰：“居士，若施粗食及施妙食，俱得报耳！居士，若行粗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观业果报施者，当观如是受报：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饮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士，当知受报如是。居士，若行粗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观业果报施者，当观如是受报：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饮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当知受报如是。

“居士，若行妙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观业果报施者，当观如是受报：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饮食，不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士，当知受报如是。居士，若行妙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施、观业果报施者，当观如是受报：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得好饮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当知受报如是。

“居士，昔过去时有梵志大长者，名曰随蓝，极大富乐，资财无量，封户食邑多诸珍宝，畜牧产业不可称计，彼行布施其像如是：八万四千金钵盛满碎银，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银钵盛满碎金，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金钵盛满碎金，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银钵盛满碎银，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象，庄校严饰，白络覆上，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马，庄校严饰，白络金合霏那，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牛，衣绳衣覆，构之皆得一斛乳汁，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女，姿容端正，睹者欢悦，众宝璎珞，严饰具足，行如是大施，况复其余食啖含消！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若复有施满阎浮场凡夫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若复有施一须陀洹食者，此于彼施最为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食，若复有施一斯陀含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食，若复有施一阿那含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食，若复有施一阿罗诃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食，若复有施一辟支佛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百辟支佛食，若复有施一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食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百辟支佛食，若有作房舍，施四方比丘众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众，若有欢喜心归命三尊佛、法、比丘众及受戒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众，欢喜心归命三尊佛、法、比丘众及受戒，若有为彼一切众生行于慈心，乃至鞞牛顷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居士，若梵志随蓝行如是大施，及施满阎浮场凡夫人食，施百须陀洹、百斯陀含、百阿那含、百阿罗诃、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众，欢喜心归命三尊佛、法、比丘众及受戒，为一切众生行于慈心，乃至鞞牛顷，若有能观一切诸法无常、苦、空及非神者，此于彼施为最胜也。

“于居士意云何？昔时梵志大长者名随蓝者，谓异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何？当知即是我也。我昔为梵志大长者，名曰随蓝。居士，我于尔时为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悯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尔时说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尔时，不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亦未能得脱一切苦。

“居士，我今出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今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悯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今说法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我今已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今已得脱一切苦。”

佛说如是，须达哆居士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梵波罗延经第十五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拘娑罗国众多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我问耶？”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时，诸梵志问曰：“瞿昙，颇今有梵志学故梵志法，为越故梵志法耶？”

世尊答曰：“今无梵志学故梵志法，梵志久已越故梵志法。”

时，诸梵志问曰：“瞿昙，云何今无梵志学故梵志法，诸梵志等越故梵志法来为几时耶？”

彼时，世尊以偈答曰：

“所谓昔时有，自调御热行，

舍五欲功德，行清净梵行。

梵行及戒行，率至柔软性，

恕亮无害心，忍辱护其意。

昔时有此法，梵志不护此，

梵志不守护；所有钱财谷，

诵习钱财谷，梵志守此藏。

衣色若干种，屋舍及床榻，

丰城及诸国，梵志学如是，

此梵志莫害，率守护诸法。

往到于他门，无有拘制彼，

发家乞求法，随其食时到。

梵志住在家，见者欲为施，

满四十八年，行清净梵行。

求索明行成，昔时梵志行，

彼不偷财物，亦无有恐怖。

爱受摄相应，当以共和合，

不为烦恼故，怨淫相应法。

诸有梵志者，无能行如是，

若有第一行，梵志极坚求。

彼诸淫欲法，不行乃至梦，

彼因此梵行，自称梵我梵。

知彼有此行，慧者当知彼，

床薄衣极单，食酥乳命存。

乞求皆如法，立斋行布施，

斋时无异乞，自于己乞求。

立斋行施时，彼不有杀牛，

如父母兄弟，及余有亲亲。

人牛亦如是，彼因是生乐，

饮食体有力，乘者安隐乐。

知有此义理，莫乐杀于牛，

柔软身极大，精色名称誉。

殷勤自求利，昔时梵志行，

梵志为自利，专事及非事。

彼当来此世，必度脱此世，

彼月过于月，见意趣向彼。

游戏于夜中，严饰诸妇人，

吉牛围绕前，妇女极端正。

人间微妙欲，梵志之常愿，

具足车乘具，善作缝治好。

家居及婚姻，梵志之常愿，

彼造作此缚，我等从彼来。

大王斋行施，莫失其财利，

饶财物米谷，若有余钱财。

大王相应此，梵志及车乘，

象斋及马斋，马斋不障门。

聚集作斋施，财物施梵志，

彼从此得利，爱乐惜财物。

彼以起为欲，数数增长爱，

犹如广池水，及无量财物。

如是人有牛，于生生活具，

彼造作此缚，我等从彼来。

大王斋行施，莫失其财利，

饶财物米谷，若汝多有牛。

大王相应此，梵志及车乘，

无量百千牛，因为斋故杀。

头角无所娆，牛猪昔时等，

往至提牛角，持利刀杀牛。

唤牛及于父，罗刹名曰香，

彼唤呼非法，以刀刺牛时。

此法行于斋，越过最在前，

无有事而杀，远离衰退法。

昔时有三病，欲不用食老，

以憎嫉于牛，起病九十八。

如是此憎诤，故为智所恶，

若人见如是，谁不有憎者？

如是此世行，无智最下贱，

各各为欲憎，若妇诽谤夫。

刹利梵志女，及守护于姓，

若犯于生法，自在由于欲。

“如是，梵志，今无梵志学故梵志法，梵志越故梵志法来尔许时也。”

于是，拘娑罗国众多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彼拘娑罗国众多梵志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 梵志品黄芦园经第十六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鞞兰若，在黄芦园中。

尔时，鞞兰若梵志年耆宿老，寿将欲过，命垂至尽，年百二十，拄杖而行，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当在佛前倚杖而立，白曰：“瞿昙，我闻沙门瞿昙年幼极少，新出家学，若有名德沙门梵志亲自来诣，而不礼敬，亦不尊重，不从座起，不请令坐。瞿昙，此事大为不可。”

世尊告曰：“梵志，我初不见天及魔、梵、沙门、梵志，从人至天，谓自来诣，能令如来礼敬尊重，而从座起，请令坐者。梵志，若有来诣，欲令如来礼敬尊重，而从座起，请令坐者，彼人必当头破七分。”

梵志复白：“瞿昙无味。”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无味，然不如汝言。若有色味、声味、香味、触味者，彼如来断智绝灭拔根终不复生，是谓有事令我无味，然不如汝言。”

梵志复白：“瞿昙无恐怖。”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无恐怖，然不如汝言。若有色恐怖，声、香、味、触恐怖者，彼如来断智绝灭拔根终不复生，是谓有事令我无恐怖，然不如汝言。”

梵志复白：“瞿昙不入胎。”

世尊告曰：“梵志，有事令我不入胎，然不如汝言。若有沙门、梵志当来胎床，断智绝灭拔根终不复生者，我说彼不入胎，如来当来胎床，断智绝灭拔根终不复生，是故令我不入胎，是谓有事令我不入胎，然不如汝言。

“梵志，我于此众生无明来，无明乐、无明覆、无明卵之所裹，我先观法，我于众生为最第一。犹鸡生卵，或十或十二，随时念，随时覆，随时暖，随时拥护，彼于其后，鸡设放逸，于中有鸡子，或以口嘴，或以足爪，啄破其卵，安隐自出，彼于鸡子为最第一。我亦如是，于此众生无明来，无明乐、无明覆、无明卵之所裹，我先观法，我于众生为最第一。

“梵志，我持蒿草住诣觉树，布草树下，敷尼师坛，结跏趺坐，不破正坐，要至漏尽。我不破正坐，要至漏尽，我正坐已，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逮初禅成就游，是谓我尔时获第一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怖，安隐快乐，令升涅槃。

“复次，梵志，我觉观已息，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逮第二禅成就游，是谓我尔时获第二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怖，安隐快乐，令升涅槃。

“复次，梵志，我离于喜欲舍无求游，正念正智而身觉乐，谓圣所说、圣所舍、念、乐住、空，逮第三禅成就游，是谓我尔时获第三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布，安隐快乐，令升涅槃。

“复次，梵志，我乐灭、苦灭，喜、忧本已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逮第四禅成就游，是谓我尔时获第四增上心，即于现法得安乐居，易不难得，乐住无怖，安隐快乐，令升涅槃。

“复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觉忆宿命智通作证，我有行有相貌，忆本无量昔所经历，谓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败劫、无量成败劫，彼众生名某，彼昔更历，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讫。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饮食，如是受苦乐，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寿讫。是谓我尔时初夜得此第一明达，以本无放逸，乐住远离，修行精勤，谓无智灭而智生，暗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谓忆宿命智作证明达。

“复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于生死智通作证。我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妙与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见其如真。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口、意恶行，诽谤圣人，邪见，成就邪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诽谤圣人，正见，成就正见业；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

处，上生天中。是谓我尔时中夜得此第二明达，以本无放逸，乐住远离，修行精勤，谓无智灭而智生，暗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谓生死智作证明达。

“复次，梵志，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无秽无烦，柔软善住，得不动心，学于漏尽智通作证。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灭，知此苦灭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集，知此漏灭，知此漏灭道如真。我如是知，如是见，欲漏心解脱，有漏、无明漏心解脱；解脱已，便知解脱：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更受有，知如真。是谓我尔时后夜得此第三明达，以本无放逸，乐住远离，修行精勤，谓无智灭而智生，暗坏而明成，无明灭而明生，谓漏尽智作证明达。

“复次，梵志，若有正说而说不痴法，众生生世，一切众生最胜，不为苦乐所覆，当知正说者即是我也。所以者何？我说不痴法，众生生世，一切众生最胜，不为苦乐所覆。”

于是，鞞兰若梵志即便舍杖，稽首佛足，白世尊曰：“世尊为第一，世尊为大，世尊为最，世尊为胜，世尊为等，世尊为不等，世尊无与等等，世尊无障，世尊无障人。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鞞兰若梵志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头那经第十七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头那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世尊问曰：“头那，若有问汝是梵志耶？汝梵志汝自称说。”

梵志头那答曰：“瞿昙，若有正称说梵志者，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瞿昙，正称说梵志者，即是我也。所以者何？我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

世尊告曰：“头那，我今问汝，随所解答。头那，于意云何？若昔有梵志寿终命过，诵持经书，流布经书，诵习典经，所谓夜吒、婆摩、婆摩提婆、毗奢蜜哆逻、夜陀捷尼、应疑罗娑、婆私吒、迦葉、娑罗婆、婆和，谓此施设五种梵志，有梵志犹如梵，有梵志似如天，有梵志不越界，有梵志越界，有梵志旃荼罗第五。头那，此五种梵志，汝为似谁？”

头那白曰：“瞿昙略说此义，不广分别，我不能知。惟愿沙门瞿昙善说，令我知义！”

世尊告曰：“头那，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广分别说。”

头那白曰：“唯然，瞿昙。”头那梵志受教而听。

佛言：“头那，云何梵志犹如梵耶？若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彼得经书，诵习典经已，为供养师求乞财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非以刀杖，非王从事。如法求乞，求乞财物供养于师。布施财物已，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头那，如是梵志犹如梵也。

“头那，云何梵志似如天耶？若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彼得经书，诵习典经已，为供养师求乞财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非以刀杖，非王从事。如法求乞，求乞财物供养于师。布施财物已，行身妙行，口、意妙行。行身妙行，口、意妙行已，彼因缘此，身坏命终，必升善处，上生天中。头那，如是梵志似如天也。

“头那，云何梵志不越界耶？若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彼得经书，诵习典经已，为供养师求乞财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非以刀杖，非王从事。如法求乞，求乞财物供养于师。布施财物已，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爱，相摄合会。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非刹利女。不怀妊，不产生。头那，以何等故梵志非趣怀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淫，是故梵志非趣怀妊。头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产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恚，是故梵志不趣产生。头那，彼所趣向，不为财物，不为骄傲，不为庄严，不为校饰，但为子故。彼生子已，若有故梵志要誓处所界障，住彼持彼，不越于彼。头那，如是梵志不越界也。

“头那，云何梵志为越界耶？若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彼得经书，诵习经典

已，为供养师求乞财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非以刀杖，非王从事。如法求乞，求乞财物供养于师。布施财物已，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爱，相摄合会。彼趣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非刹利女。不怀妊，不产生。头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怀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淫，是故梵志不趣怀妊。头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产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恚，是故梵志不趣产生。头那，彼所趣向，不为财物，不为骄傲，不为壮严，不为校饰，但为子故。彼生子已，若有故梵志要誓处所界障，不住止彼，不受持彼，便越于彼。头那，如是梵志名越界也。

“头那，云何梵志梵志旃荼罗？若有梵志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彼四十八年行童子梵行，欲得经书，诵习典经。彼得经书，诵习典经已，为供养师求乞财物，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非田作，非治生，非书，非算，非数，非印，非手笔，非文章，非经，非诗，非以刀杖，非王从事。如法求乞，求乞财物供养于师。布施财物已，为自求妻，如法，非不如法。云何不如法？梵志不如是，意向梵志女，令更相爱，相摄合会。趣彼梵志女，非不梵志女，亦不刹利女。不怀妊，不产生。头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怀妊？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淫，是故梵志不趣怀妊。头那，以何等故梵志不趣产生？莫令彼男及以女人名不净恚，是故梵志不趣产生。头那，彼所趣向，不为财物，不为骄傲，不为庄严，不为校饰，但为子故。彼生子已，作王相应事、贼相应事、邪道相应事，作如是说：‘梵志应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染著，亦不秽污，犹若如火，净亦烧，不净亦烧。梵志不应作一切事，梵志不以此染著，亦不秽污。’头那，如是梵志梵志旃荼罗。头那，此五种梵志，汝为似谁？”

头那白曰：“瞿昙，说此最后梵志旃荼罗者，我尚不及，况复余耶？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头那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阿伽罗诃那经第十八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尔时，阿伽罗诃那梵志中后彷徉，往诣佛所，共相问讯，却坐一面，白曰：“瞿昙，欲有所问，听乃敢陈。”

世尊告曰：“恣汝所问。”

梵志即便问曰：“瞿昙，梵志经典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梵志经典依于人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人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人依稻麦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稻麦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稻麦依地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地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地依水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水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水依风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风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风依空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空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空无所依，但因日月，故有虚空。”

梵志即复间曰：“瞿昙，日月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日月依于四王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四王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四王天依三十三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三十三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三十三天依焰摩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焰摩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焰摩天依兜瑟哆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兜瑟哆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兜瑟哆天依化乐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化乐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化乐天依他化乐天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他化乐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他化乐天依梵世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梵世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梵世依于大梵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大梵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大梵依于忍辱温良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忍辱温良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忍辱温良依涅槃住。”

梵志即复问曰：“瞿昙，涅槃何所依住？”

世尊告曰：“梵志意欲依无穷事，汝今从我受问无边，然涅槃者无所依住，但涅槃灭讫，涅槃为最。梵志，以此义故，从我行梵行。”

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归于佛、法及比丘众，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从今日始，终身自归，乃至命尽。”

佛说如是，阿伽罗诃那梵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梵志品阿兰那经第十九

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尔时，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论如是事：“诸贤，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

彼时，世尊在昼行处，以净天耳出过于人，闻诸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论如是事：“诸贤，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

世尊闻已，则于晡时从宴坐起，住诣讲堂，在比丘众前敷座而坐，问诸比丘：“汝论何事？以何等故集坐讲堂？”

时，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众比丘于中食后集坐讲堂，论如是事：‘诸贤，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世尊，我等共论此事，以此事故集坐讲堂。”

世尊叹曰：“善哉！善哉！比丘，谓汝作是说：‘诸贤，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说：‘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所以者何？乃过去世时，有众生寿八万岁。比丘，人寿八万岁时，此阎浮洲极大丰乐，饶财珍宝，村邑相近，如鸡一飞。比丘，人寿八万岁时，女年五百乃当出嫁。比丘，人寿八万岁时，唯有如是病，谓寒、热、大小便、欲、不食、老，更无余患。

“比丘，人寿八万岁时，有王名拘牢婆，为转轮王，聪明智慧，有四种军，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宝。彼七宝者，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居士宝、主兵臣宝，是谓为七。千子具足，颜貌端正，勇猛无畏，能伏他众，必当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致令，令得安隐。

“比丘，拘牢婆王有梵志，名阿兰那大长者，为父母所举，受生清净，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生生无恶，博闻总持，诵过四典经，深达因、缘、正、文、戏五句说。比丘，梵志阿兰那有无量百千摩纳磨，梵志阿兰那为无量百千摩纳磨住一无事处，教学经书。

“尔时，梵志阿兰那独住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我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于是，梵志阿兰那往至若干国众多摩纳磨所，而语彼曰：‘诸摩纳磨，我独住静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我今宁可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诸摩纳磨，我今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汝等当作何等？’

“彼若干国众多摩纳磨白曰：‘尊师，我等所知，皆蒙师恩。若尊师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者，我等亦当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从彼尊师出家学道。’于是，梵志阿兰那则于后时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学道；彼若干国众多摩纳磨亦剃除须发，著袈裟衣，至信、舍家、无家，从彼尊师梵志阿兰那出家学道，是为尊师阿兰那，是为尊师阿兰那弟子名号生也。

“尔时，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诸摩纳磨，甚寄！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尔时，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诸摩纳磨，甚奇！甚奇！人命极少，要至后

世，应作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然今世人于法行、于义行、于善行、于妙行，无为无求。’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朝露滴在草上，日出则消，暂有不久。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朝露，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大雨时，滴水成泡，或生或灭。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泡，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以杖投著水中，还出至速。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杖，投水出速，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新瓦盂，投水出速，著风热中，干燥至速。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新瓦盂，水渍速燥，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小段肉著大釜水中，下炽燃火，速得消尽。如是，摩纳磨，人命如肉消，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缚贼送至标下杀，随其举足，步步趣死，步步趣命尽。如是，摩纳磨，人命如贼，缚送标下杀，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屠儿牵牛杀之，随其举足，步步趣死，步步趣命尽。如是，摩纳磨，人命如牵牛杀，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摩，犹如机织，随其行纬，近成近讫。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机织讫，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山水，瀑涨流疾，多有所漂，水流速驶，无须臾停。如是，摩纳磨，人寿行速，去无一时住。如是，摩纳磨，人命如驶水流，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犹如夜暗以杖投地，或下头堕地，或上头堕地，或复卧堕，或堕净处，或堕不净处。如是，摩纳磨，众生为无明所覆，为爱所系，或生泥犁，或生畜生，或生饿鬼，或生天上，或生人间。如是，摩纳磨，人命如暗杖投地，甚为难得，至少少味，大苦灾患，灾患甚多。’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我于世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我于贪伺净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我于世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我于疑惑净除其心。摩纳磨，汝等于世亦当断除贪伺，心无有诤，见他财物诸生活具，不起贪伺，欲令我得，汝于贪伺净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掉悔，汝于世断疑度惑，于诸善法无有犹豫。’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摩纳磨，我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摩纳磨，汝等亦当心与慈俱，遍满一方成就游。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与慈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如是悲、喜心与舍俱，无结无怨，无恚无诤，极广甚大，无量善修，遍满一切世间就游。’如是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法。

“复次，尊师阿兰那为弟子说梵世法。若尊师阿兰那为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终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焰摩天，或生兜瑟哆天，或生化乐天，或生他化乐天。若尊师阿兰那为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舍离于欲，彼命终已，得生梵天。尔时，尊师阿兰那而作是念：‘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共生一处。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尊师阿兰那则于后时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尊师阿兰那及诸弟子学道不虚，得大果报。比丘，于意云何？昔时尊师阿兰那者谓异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何？比丘，当知即是我也。我于尔时名尊师阿兰那，我于尔时有无量百千弟子，我于尔时为诸弟子说梵世法。

“我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终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焰摩天，或生兜瑟哆天，或生化乐天，或生他化乐天。我说梵世法时，诸弟子等设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舍离于欲，彼命终已，得生梵天。我于尔时而作是念：‘我不应与弟子等同，俱至后世共生一处。我今宁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我于后时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终得生晃昱天中。我于尔时

及诸弟子学道不虚，得大果报。

“我于尔时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悯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于尔时说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净、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讫。我于尔时不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亦未能得脱一切苦。比丘，我今出世，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我今自饶益，亦饶益他，饶益多人，愍伤世间，为天为人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我今说法得至究竟，究竟白净、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讫，我今已离生老病死、啼哭忧戚，我今已得脱一切苦。

“比丘，若有正说者，人命极少，要至后世，应行善事，应行梵行，生无不死。比丘，今是正说。所以者何？今若有长寿，远至百岁，或复小过者。若有长寿者，命存三百时，春时百、夏时百、冬时百。是命存千二百月，春四百、夏四百、冬四百。命存千二百月者，命存二千四百半月，春八百、夏八百、冬八百。命存二千四百半月者，三万六千昼夜，春万二千、夏万二千、冬万二千。命存三万六千昼夜者，七万二千食，及障碍及母乳。于有障碍，苦不食，瞋不食，病不食，有事不食，行来不食，至王间不食，斋日不食，不得者不食，是谓比丘一百岁命存百岁数、时数、岁时数、月数、半月数、月半月数、昼数、夜数、昼夜数、食数、障碍数、食障碍数。

“比丘，若有尊师所为弟子起大慈哀，怜念愍伤，求义及饶益，求安隐快乐者，我今已作，汝亦当复作，至无事处、山林树下、空安静处，宴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进，莫令后悔！此是我之教敕，是我训诲。”

佛说如是，彼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本经缺字对照（5 种 / 29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馬+毛]	駾	17	Unicode 有此字（U+4B77），即原字，非替换（CB02570）
[麩-夫+黃]	麲	6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0597）
[毯-炎+登]	磴	2	Unicode 有此字（U+23C06），即原字，非替换（CB01070）
[少/兔]	毚	2	Unicode 有此字（U+3779），即原字，非替换（CB00145）
[(殼-一)/牛]	犨	2	Unicode 有此字（U+246D3），即原字，非替换（CB00014）